

辯證唯物論講話

波齊涅爾著
胡明譯

光華出版社 上海
行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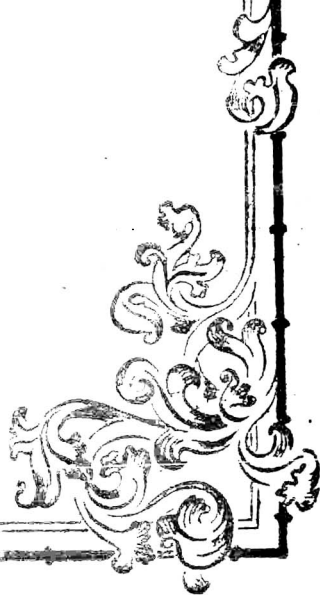


號 2001

基本定價% 9.00

零售實價% 6.2

辯唯論話
證物講



目錄

導論

- 一 資產階級哲學進攻唯物論……………一
 - 二 哲學的兩條路線——唯物論與觀念論……………四
 - 三 迴避哲學根本問題的企圖·懷疑論和不可知論·
休謨和康德的後繼者……………一四
 - 四 馬赫主義者在哲學關係中是什麼東西……………二二
- ## 第一章 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一)……………二六

——作爲意識的低級階段並作爲物體肖像的感覺——

- 一 感覺和牠們的源泉……………二六
- 二 馬赫主義者宣佈感覺是「世界的元素」……………三四
- 三 馬赫主義者遮藏觀念論的企圖·「原理同格」論……………四二

四 自然在人類以前不存在嗎……………四六

五 人是不是用腦子思索……………五二

第二章 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二)……………五七

——世界認識性的問題——

一 不依賴意識的物自體是不是存在……………五七

二 馬赫主義者認定外在世界是「感覺的複合」……………六七

三 客觀真理是不是存在……………七三

四 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七八

五 怎樣檢驗真理·在唯物論的認識論中實踐的準繩……………八五

第三章 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三)……………九六

——物質和意識——

一 什麼是物質……………九六

二 物質和運動·空間和時間……………一〇二

三 物質的發展・物質與意識…………… 一一一

四 論自然中的因果性和必然性…………… 一一三

五 在關於經驗的問題中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一一八

第四章 經驗批判論是觀念論的變種…………… 一二三

一 從左面及從右面對康德主義的批判…………… 一二三

二 經驗批判論的哲學戰友（新實證論・內在學派

及其他）…………… 一二八

三 經驗批判論向什麼地方成長着呢…………… 一三二

四 波格達諾夫的「經驗一元論」是什麼…………… 一三五

五 作為由唯物論退卻的「象徵主義者」或象形主義者

的理論…………… 一四三

六 從左面及從右面對機械唯物論的批判…………… 一四八

第五章 自然科學中的革命和觀念論……………一五三

一 新物理學的危機……………一五七

二 「物質消滅」的表現是意味什麼……………一六〇

三 能不能思想着那種沒有物質的運動……………一六八

四 新物理學中的兩種流派・英國的唯靈論……………一七三

五 物理學中兩種流派的鬥爭與德國的觀念論……………一七八

六 新物理學中兩種流派的鬥爭和法國的信仰論……………一八二

七 「物理學的」觀念論的本質……………一八七

第六章 歷史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九五

一 在反對歷史唯物論的鬥爭中的經驗批判論……………一九八

二 馬赫主義者波格達諾夫曲解馬克斯主義……………二〇一

三 哲學的黨派性・馬赫主義與宗教……………二〇八

導論

一 資產階級哲學進改唯物論

唯物論，或唯物論的哲學，是這樣的世界觀：照牠看來，物質世界或自然，即地球、行星、太陽、星宿和極遠的星的宇宙，都是永恆的和無窮的物質發展的結果。地上的生命、植物和動物、人類社會和那些有着自己的思維能力的人，都不過是物質發展更高級的階段吧了。

唯物論的世界觀，正確地反映客觀世界，並適合實際，因此牠和那些健康人們合理的論據適合，並被生活的實踐所證實；牠作爲人和自然鬥爭中的科學認識的結果而集成並鞏固起來了；牠作爲階級鬥爭的經驗的總括而發展起來了；牠因自然和人類一切實踐中的科學知識不容反駁的確定所證明了。

和唯物論對立，是觀念論，或觀念論的世界觀。照觀念論的世界觀看來，元始的和真正的造物主或宇宙的基礎，這是「精神」或「意識」。物質世界，是被僧侶們和理想家作爲由那種什麼也沒有的非物質的精神或神所創造的成果而表現出來。或是作爲人的意識的單純錯覺而表現出來。

顯然，這兩種世界觀，絲毫也沒有拿來對照比較的必要，因爲，除那些最愚昧的和染有很深的宗

教偏見的人們以外，找不到任何人會去堅決擁護觀念論的學說。然而實際上，事情却不是這樣的。

從哲學最初萌芽的時候起，一直到現在的時候爲止，唯物論和觀念論之間，都進行了不容和解的鬥爭，並且這種鬥爭是階級鬥爭的表現的一種。人類社會自從分成階級的時候以來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並且這種鬥爭，不僅透入了政治和經濟領域，牠而且在人類感覺、傾向、觀念的領域中，在人類關於宇宙及社會的觀念的全部總和中，都發現了自己的反映。所以世界觀時時都有階級性質，並服務一定階級的利益。唯物論的世界觀，在無產階級爭取變革世界的革命鬥爭中，把他們武裝起來了。

把哲學唯物論的主旨擴張到社會生活的研究上，對於無產階級政黨的實踐活動有着巨大的意義，這是「聯共（布）黨史」指教的了。觀念論的世界觀，服務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切望和僧侶們結成同盟，來毒害被榨取者大眾的自覺，來鞏固自己的統治。

在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時候，那時資產階級有能力站在唯物論的立場上，並對觀念論及宗教進行過鬥爭。這是那個時期，當時資產階級是在和舊統治階級、貴族及封建制度鬥爭，也和牠的意識形態、宗教鬥爭。可是歷史却對我們指出了別種情形。

資產階級剛剛得到了政權，牠就對唯物論失去了興趣。而且，牠認定了唯物論對於他們自己的統治權是有危險的，並轉身投在宗教和觀念論哲學的懷裏。

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完成以後，即是從十九世紀的中葉起。資產階級更加斷然拋開了自己以前的

哲學熱心，並更加兇猛地來進攻唯物論了。

列寧說過：「誰從哲學文獻上得到了一點標記，那末就應當知道，即使找一個沒有直接或間接駁難唯物論的哲學（神學也一樣）教授幾乎都找不到。幾百幾千次宣佈唯物論被駁倒了，並且至今還是幾百回第一次，幾千回第一次，來繼續反駁唯物論。」（「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十七頁。）

不難明瞭，資產階級的哲學教授們，尤其是神學教授們，他們在反駁唯物論的事件中的這種熱心，是在說明什麼事情。他們的使命，正是「忠心而且真誠」地服務於資產階級的制度、榨取制度，辯護宗教，以便約束榨取者大眾服從，保衛資產階級社會的全部基礎。

附和資產階級對唯物論反駁者的這種合唱，一切修正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都加入了自己的喊聲。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們在工人運動中的反叛作用，是在於運用資產階級的觀念來毒害無產階級革命的自覺，並朦混無產階級唯物論的世界觀。

可是這些由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陣營中來的對唯物論的攻擊，和資產階級觀念論者對唯物論的公然攻擊不同，是在於他們對唯物論進行隱蔽的和偽裝的鬥爭。代替那種對唯物論直接的和公開的否定，改良主義者們寧願說他們不過是出面反對唯物論的「形而上學」吧了。

他們是在這裏面來責難唯物論：說牠「重複了」世界，因為除直接的感覺以外，牠還承認那些獨立並且不依賴感覺而存在的物體和對象。在這下面，他們大家都努力證明：攻擊唯物論，是因為唯物

論似乎不能答覆科學的質問，「他們以『最新的』和『現代的』實證主義、自然科學及其他等等的觀點駁倒了唯物論。」（「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十七頁。）在這種關係中，判明了孟塞維克派、召還主義者、社會——革命黨員（巴柴羅夫、波格達諾夫、尤世克維契、華倫梯諾夫、契爾諾夫等人）結成了一個陣營，——結成了一個名稱叫做經驗批判論或馬赫主義者的陣營，這個名稱是根據維也納的物理學家和哲學家馬赫的名字而來的，馬赫是經驗批判論哲學最著名的代表。

這一切現身在知識者羣思想上四分五裂的地帶上的著作家，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以後，是馬克斯主義哲學唯物論直接公開的或隱秘的敵人。

波格達諾夫、巴柴羅夫、盧那察爾斯基（一九〇五年曾經加入布爾塞維克）、尤世克維契、華倫梯諾夫（孟塞維克），雖然他們都自認是馬克斯主義者，可是無論什麼時候都沒有堅定地站在馬克斯主義的立場上。

二 哲學的兩條路線——唯物論與觀念論

爲着剖明經驗批判論的觀念論性質，就要充分地提出這個問題：物體或對象是不是在理智以外，不依賴人的感覺而存在呢？並且因爲經驗批判論答覆這個問題是否定的，即認爲物體是「感覺的複

合」，那麼牠就跟着承認了觀念論，而且是主觀觀念論，正因為牠把物體或對象認為是人或主體的「感覺複合」。在關於物質的問題中，在關於物質的物體的問題中，可能的只有兩種基本的觀點，這兩種觀點規定着哲學中的兩條基本路線。還遠在經驗批判論者很久以前，這些路線就被他們的老前輩和靈感者英國主教巴克利按上了標誌，巴克利和那種承認「感覺的對象本身絕對存在……或在理智以外存在」（「唯物論和經驗批判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十頁）的唯物論猛烈地進行了鬥爭。列寧說過：「哲學見解的兩條基本路線，在這裏是那樣直率地、明白地、準確地按上了標誌，牠把哲學的古典作家和我們這個時期的『新體系的著作家』分別出來了。唯物論承認客體『本身』或在理智以外存在；觀念和感覺是這些客體的考貝或反映。相反的學說（觀念論）認為：客體不是在理智以外存在；客體是『感覺的複合』。」（「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十頁。）在這裏，接着就要說到，在這種定義下，能夠引述別一種觀念論和哲學的變種、所謂的客觀觀念論。一眼就可以看出來，客觀觀念論和主觀觀念論有着重大的區別，因為牠把那種不依賴人而獨立存在的觀念或精神奠做自己的哲學基礎。自然，由於這種事實，就本質說來却沒有變更，因為觀念不能在人的意識以外存在，所以客觀觀念論是按更抽象的形式把人的意識拿來做基礎。

因此列寧十分明白地證明了：澈底的觀念論者是「站在那種觀點上，即整個的世界都是我們的感覺或我們的表象及其他」。（「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一八頁。）至於說到客觀觀念論者，那末他也是把人類意識的產物——觀念或表象——奠做基礎，却認為牠們是

「客觀的」，即是不是任何人的：「如果採取『不是任何人的』感覺或表象，——列寧說，——那末因此不過改變了哲學觀念論的模式，可是沒有改變牠的實質」。——「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一八頁。）

就關於物質或意識誰是基本的或初次的東西的問題，觀念論與唯物論之間的對立，「聯共黨史簡明教程」用下述的幾句話明白地標示出來了：

「和確認只有我們的意識才真實存在，確認物質世界、生活、自然只有我們的意識中，只在我們的感覺、表象、概念中才存在的觀念論相反，馬克斯主義的哲學唯物論是由這點出發：物質、自然、存在是客觀的實在性，牠是在意識以外並且不依賴意識而存在，物質是初次的東西，因為牠是感覺、表象、意識的源泉，意識却是第二次的東西，是派生出來的，因為牠是物質的表現、存在的表現，……」（「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一〇六——一〇七頁。）

像這樣，總括各種觀念論的見解，能夠說，唯物論和觀念論根本上不同，是關聯到對這個問題的答覆：物質或意識那一樣是初次的東西呢？那些認為物質是初次的東西，認為意識是物質的產物、表象、素質的哲學家們，屬於唯物論者的陣營；那些採取意識（人的感覺，人的意識，或「一般的」感覺和意識，「不是任何人的意識」）是初次的東西的哲學家們，結成了觀念論的陣營。

科學共產主義的奠基者之一，馬克斯的朋友和戰伴——恩格斯，實行把哲學家分為這樣的兩大陣營。

恩格斯說過：「一切哲學，尤其最新的哲學，根本的大問題，是關於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的關係的問題……是精神先行於自然呢？或是自然先行於精神呢？……按照他們怎樣答覆這個問題，哲學家分成了兩大陣營。那些斷定精神先於自然存在的人們，所以也就是這樣或那樣承認開天闢地的人們，……結成了觀念論的陣營。那些認為自然是根本基礎的人們，加入了各種唯物論的學派。」（「卡爾·馬克斯」，「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九頁引文。）

在人類全部歷史期間，從發生了階級社會和階級意識形態的時候起，這兩個陣營之間就進行了不容妥協的鬥爭，其間，唯物論時常是代表無神論，並和宗教進行鬥爭，同時，觀念論時常和宗教勾結，並直接或間接辯護宗教的鬼話。

這兩條哲學路線，被十八世紀的兩位哲學家表現得特別鮮明——這是唯物論者狄德羅，他是法國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者，這個階級是和王權的專制政體及牠的意識形態支柱——宗教進行了鬥爭的；還有一位哲學家是主觀觀念論者、英國主教巴克利，他表現了英國資產階級中極反動的社層的關心，他們和封建制度妥協，並轉身投向宗教，是為着對革命的唯物論的世界觀進行鬥爭。

狄德羅，和巴克利的見解辯駁的時候說過：「這樣的哲學家叫做觀念論者，著名的是他們只承認自己的存在和我們內部更替的感覺的存在，不容許任何別的東西。」（「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十八頁。）

狄德羅把這些見解叫做妄誕的，同時指摘說：這些見解對人類理智的恥辱，對哲學的恥辱，比什

麼都更難辯駁。列寧解釋說，這是因爲那樣發生的，因爲事情不是僅僅在於理論上的論據，而是在於理論經人類實踐的檢驗。狄德羅證明了：物質本身所固有的感覺能力和對自然現象的觀察，駁倒了超自然的意識起源的一切鬼話。他說過：「可是拿過一個蛋來，這就推翻了一切神學的學說和地上的一切聖堂」。（「狄德羅選集」，第一卷，第一四七頁。）

事實上，蛋是什麼呢？——狄德羅討論着，——蛋是沒有感覺的東西。可是在暖氣的影響下，蛋裏面就發生了發屏的過程，結果，由蛋孵化出來了動物，牠運動着、興奮着、啼叫着，即是也和人所固有的一樣感受到激情並完成着動作。生命和意識是由什麼地方出現呢？——狄德羅問。如果像笛卡兒對這事所做的一樣，否定動物有「靈魂」或精神生活，並把牠們叫做沒有感覺的機械或「機器」，那末「小孩子都要對你們哄然大笑了，——狄德羅說，——可是哲學家就會回答你們說，如果這是機器，那末你們也就是機器呵。」（「狄德羅選集」，第一卷，第一四七頁。）狄德羅說：因此得到了唯一正確的結論，正是「由不活動的，按一定的樣式組織的物質，在別種不活動的物質的影響下，因爲暖氣和運動，而取得了感覺、生命、記憶、情緒、思維的能力。」（全書全頁）。狄德羅更證明了：爲了說明生命只有兩種道路：或是承認某種不知道由什麼地方鑽進了蛋裏面的「隱秘的要素」，牠引到了矛盾和荒誕；或是站在唯一正確的道路上：作一個「普通的假設，用這個假設說明一切，即感覺能力是物質的普通屬性或物質組織的產物」。

狄德羅並且引用唯物論這種出發的觀點，來回答關於人的感覺源泉的問題。外部的對象對人的感

覺器官的影響，惹起了人的感覺源泉，狄德羅以樂器賦予感覺和記憶的能力的樣式，生動地把牠表現出來了。他說：「……假定洋琴具有感覺和記憶的能力，您說牠那時難道不是自己在重複您在牠的音鍵上所彈出的歌曲嗎？我們就是賦有感覺和記憶能力的樂器。我們的感覺就是音鍵，我們四周的自然在敲打這些音鍵，這些音鍵也常常在自己敲打自己」。（「狄德羅著作選集」，第一卷，一四六頁。）

狄德羅把自己的唯物論的觀點來和主觀觀念論者的見解對立，主觀觀念論者會把整個世界歸着到主體的感覺並局限在這種外壳裏，「有過瘋狂的時候，——狄德羅因為這些見解而銳敏地指摘說，——當時有感覺的洋琴想像到：牠是世界上唯一有感覺的洋琴，一切和聲都是由牠身上感覺出來的。」（同書一四七頁）。

狄德羅把自己正確的打擊所反對的主觀觀念論，是英國神學者巴克利主教的學說，巴克利的任務，是要用哲學的證據來打倒唯物論。考察這種哲學詭計是必要的，因為，如同列寧以不容反駁的確信所證明的，現代經驗批評論者——馬赫主義的一切杜撰以及他們對唯物論的「反駁」，就實質說來，沒有說出任何新的東西，却有時按字按句的重複說着那位研究哲學的僧侶的證據，他出面進攻唯物論，是在現今的經驗批判論者兩百年以前，是在十八世紀的初葉。

巴克利的哲學體系，和唯物論完全相反，這種哲學體系是唯靈論，因為牠把物體或對象拿來和人的「靈魂」或感覺等量齊觀。巴克利否定物質的存在：在他看來，一切物體都不外是人的感覺的複

合，他企圖用下述的詭辯來證明自己這種奇怪的認斷。他說：我前面有着某種什麼物體，例如是蘋果吧。我關於蘋果所能說的一切，就要歸結到列舉各種感覺了：蘋果的大小、樣子、顏色、氣味及其他，並且超過了這些感覺的範圍以外，就已經不能再說什麼了。

不難指出來，巴利克一切狡猾的論證，都是環繞着這個問題：由什麼地方取得感覺？什麼是感覺的源泉？這種源泉能夠僅僅是客觀存在的並影響着人的器官的物體嗎？

巴利克避開關於感覺源泉的問題，而更進一步斷定說：意識的一切內容都歸着到感覺，並歸着到頭腦的動作，歸着到記憶的情緒、想像。

他說：「對於一切考察着人所認識的對象的人們都是明明白白的，牠們或是由實際被感覺所覺出來的……觀念（巴利克在這裏是把經過感覺器官所取得的感覺叫做觀念）而提示出來，或是由我們考察頭腦的動作和情緒的時候，我們所取得的東西而提示出來，末了，或是由記憶和想像的幫助下所形成的觀念而提示出來。」（巴利克：「關於人類知識起源的論文集」，第六十頁。）因此巴利克繼續討論什麼叫做物體或對象，物體或對象不外就是感覺的複合，顏色、樣子、大小、堅硬等等感覺的複合。他由這裏作出了結論：「存在物就意味着被我們感覺的東西。」「奇怪的是在人們中間是這種意見佔優勢，——他和唯物論者辯駁着，——說什麼房屋、山川，一句話，感覺出來的物體有着存在，自然的或實在的存在，和那些被理智所理會出來的東西是不同的。」這種見解對巴利克表現了鮮明的矛盾：「因為，這些上述的對象是什麼呢？我們經過感覺所理會出來的東西是不是物體呢？而且

我們所理會出來的東西怎麼沒有自己屬有的觀念或感覺……呢？難道這簡直就那樣不合理：某種觀念或感覺或牠們的複合不能存在嗎？我們所理會出來的東西會不會有呢？」（見「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十九頁引句）。

並且在這裏，也和在上面一樣，巴克利的論證是詭辯，即是謬論，這種詭辯的目的是要蒙蔽真理。當然，觀念、感覺或牠們的複合不能存在，我們所理會出來的東西不會有，即是不能在人的意識以外存在。可是惹起這些感覺和感覺複合的物體，却在人的意識以外並且不依賴人的意識而存在。

巴克利反對唯物論的第二個論據，是他對唯物論的反映論的反駁：「你們說，——他說，——觀念能夠是物體……的考貝或反映，這種物體是在頭腦以外存在於不會思考的實體中的。我回答說，觀念除像觀念以外，不能像任何其他東西；顏色或輪廓除像別的顏色、別的輪廓以外，不能像任何其他東西。」（同書十九頁——二十頁，引句。）

巴克利的這種論據，也有着那種謬論的性質。如果我們的觀念，即在現有的情況中的感覺和表象，不是對象實質的表現的話，那末牠們也許就不能做我們認識對象並變更對象的工具。

巴克利打算用這種論據來動搖一切健康人們的確信，同時設法辯護對於主觀觀念論和獨在論的責難；照列寧的說法來講，巴克利是在努力掩蔽着他自己哲學的觀念論的裸體，把他表現成了是由不合理性下解放了的並接受了「健全思考」的：「我，——巴克利說，——完全不反駁那些我們能夠運用感覺和思索而認識的任何物體的存在。我用我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用自己的手所觸到的某種物體是

存在着，是實實在在存在着，對於這一點我毫不懷疑。我們否定牠的存在的唯一物體，是那種被哲學家（巴克利把『哲學家』這個字寫成斜體）叫做物質或有形實體的東西。」（「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十二至二十三頁，引句。）

換句話說，巴克利理解了，他的觀點引到了對現實世界、物質世界的歪曲，引到了幻覺裏。爲着避免這種結論，他聲明物體是「實實在在」存在着，而這種實在性，在他那裏，却意味着物體不是個別人的感覺的複合，而是全體人的感覺的複合。巴克利用這樣的方法，來建立一方面是想像和幻覺的產物，和另一方面是實在物體的觀念，這兩者之間的差異。第一類的觀念，照巴克利說，是不明顯的和紛亂的，作爲實在物體的觀念的時候，就是鮮明的、明確的和瞭然的：在這種空想的觀念——個人的獲得物——下，那時作爲實在物體的觀念，例如屋前面長着的樹，就是一切看見或能夠看見這株樹的一切人的感覺的複合。像這樣，巴克利是在人們知覺的同意中看出了物體實在性的規範或證據。

可是在這裏當然不可避免發生問題：人們自身又是什麼東西呢？要曉得，如果我能夠知道的一切對象本身，都不外是我的感覺的複合，那末一切其他的人也就都不外是我的感覺的複合了，在這種情況中，世界上除我自己以外什麼也沒有，並且整個世界都不外是我的幻覺。巴克利討論的全部過程，當然會把牠引到獨在論和迷妄論（即是引到承認世界是主觀的幻覺。）可是用這種方法來創立宗教却是不可能的。因此巴克利宣佈退却，並聲明他的論旨是意味着：在知覺中僅僅關於『不會思考的物體有力量；至於說到人或靈魂，那末這是特種的對象，這是會思考的靈魂』，具有感覺者，其間，這些

有限的或有極的靈魂，是創造他們的無限的或無極的靈魂或神們的創造物。

像這樣我們看出來了，巴克利避免陷入獨在論，而投轉到了客觀觀念論的立場上，斷定一切觀念連同理會牠們的靈魂或主體，都是最高精神起因的創造產物：「我也和你們（唯物論者們）一樣斷定說，——他說，——某種外在的東西對我們一顯作用，那末我們就應當承認那種處在（我們）以外的力量，屬於和我們不同的實體的力量存在。可是在這裏碰着了這樣的問題：這是一種怎樣的強大的實體呢？我斷定這是精神，你們斷定這是物質」。（「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十五頁，引句。）

這一切對唯物論的攻擊，根本在於希望推翻無神論並擁護宗教，巴克利也和他現代的哲學後嗣和繼承者——馬赫主義者——一樣，對這一點不想加以隱蔽。他反而極露骨地對全世界宣佈他自己對唯物論進行哲學鬥爭的真實動機：「在關於物質或具體的實體學說的基礎上，——他說，——建立起來了無神的無神論的構造和對宗教的否定，……不必說，其他偉大的無神論者在一切時期都是如何需要物質的實體。他們全部奇奇怪怪的體系是那樣顯然，那樣必須依存着牠，一下抽掉這塊奠基石，全部建築物也就不避免地會倒掉」。（巴克利：「關於人類知識起源的論文集」，第九十二節，一二九頁。）

在以後我們會看出來，主觀觀念論時時都伴隨着宗教並和宗教結合，（也和一切觀念論一樣），可是現在必須留心觀察一下那種哲學理論，牠是企圖迴避一切哲學的根本問題，超立在唯物論與觀念

論以上，結果却時常不可避免地落入觀念論的。

三 迴避哲學根本問題的企圖·懷疑論和不可知論·休謨和康德的後繼者

上面引述的十八世紀唯物論者狄德羅和觀念論者巴克利的見解，把哲學中兩條基本路線的特質表現得明明白白。在全部哲學史上，能夠十分明白地顯露出來這兩種相互間不容妥協的流派。然而却不能由這裏引伸說哲學史上沒有這些企圖：迴避哲學基本問題，描述超立在唯物論與觀念論以上的哲學，或用「純粹的」、「積極的」科學，用由任何一種世界觀的聯繫下解放出來了的，所以是和唯物論及觀念論都沒有聯繫的「科學方法」來代替哲學。

當然，在這些企圖的基礎中，時時是放着階級的利害關係，這種利害關係鼓動哲學家求助於觀念論的偽裝，站在對敵意流派假意調解的立場上。現在不停留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來看一看，英國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者哲學家休謨和德國的哲學家康德，到十八世紀末葉止，對這些企圖採取怎樣的方式。

我們看出來了，巴克利所提出的任務——用哲學的論據來駁倒唯物論——是以失敗來結束了。正是巴克利證明了，在感覺的範圍以外，無論什麼都找不出來，甚至任何的實在性都不能想像。然而，

他爲了避免陷入獨在論，却不得不放棄所選擇的道路，並承認感覺以外神或無極靈魂的實在性，這種無極靈魂創造着「有極靈魂」以及他們感覺的一切複合。像這樣，巴克利被表現出來了是自相矛盾的；他由主觀觀念論的立場跳到了客觀觀念論的立場上，這就是說：就事件的本質講，是放棄了自己那種僭稱完全科學性的方法，即是對於人的「經驗」所提供給人的東西的研究。所以休謨——巴克利的後繼者和延續者——的目的，是要使巴克利的學說免除矛盾，並把哲學專門建立在這種「經驗」上。

不涉及英國在這個時代社會——政治變化的問題，這種社會——政治變化，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哲學形式變化的實際和深刻原因，我們來看一看，休謨用怎樣的哲學論據，企圖修正他自己的先驅者的矛盾。

休謨在自己重要的哲學著作「人的理解研究」中，這部書的第一版是一七四八年發行的，規定了自己的任務，是研究在嚴格經驗基礎上的認識的問題。休謨把這種功績歸於自己：他在專門從事研究人的經驗直接提供人的東西，並把那些超出了經驗範圍以外的試圖叫做「形而上學」。我們走近去察看一下，休謨把「經驗」這個字理解做什麼。瞧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休謨也和唯物論者一樣討論了，雖然是不十分澈底的，因爲他斷定：「一切思維資料，都是被我們內在和外在的感覺所供給。」（休謨：「人的理解研究」，一九〇二年版，十八頁。）由哲學史中大家都知道，英國哲學家洛克正是提供了那樣的公式。洛克，就基本上說來，是一個唯物論者。洛克的不澈底性，是在於他和承認物質對象影響我們的感覺器官所惹起的感覺同時，還把靈魂自己所固有的「反省」、自我考察的能力認

做是第二個認識源泉。事件的本質是包括在這裏面：「靈魂的自我考察」不是獨立的認識源泉。事情是在於靈魂或理智是由外在世界取得自己的一切內容，理智能力本身是人類認識歷史漸進發展的結果，是實踐的結果，即是人和外在世界交互影響的結果。

可是休謨的主要缺點却不包括在這裏面。在他看來，外在世界不存在，因此當他說到外在和內在感覺的時候，他不過是對習慣的用字法讓步吧了。照休謨說，一切認識資料都是人按準備好了的樣式所提供的，並且在感覺以外找不着產生牠們的物質對象。像這樣，在他那裏，把「經驗」率直地歸着到感覺的複合，並且休謨僅在對這些感覺或印象分類的事件中，才看出了自己的全部任務，他把這些感覺或印象，按照更顯明的、更生動的和更有力的，以及按照更暗淡的、更不生動的來加以細分。他把外在感覺的感覺歸屬第一類的「印象」，也把愛、嫌、怒等等各種感覺歸屬第一類的「印象」。休謨把思維或觀念歸屬第二類的「印象」：「在印象這個術語下，——他說，——我是用來表示當我們聽着、看着、感覺着、愛着、嫌着、希望着、盼想着……的時候，我們一切最生動的表象。」「把那些當我們思索上述的感覺或靈魂的活動中的什麼東西而被我們所創造的不大生動的表象叫做觀念。」

和把感覺分類同時，休謨還在闡明人的理智怎樣結合和綜合自己的印象的問題中，看出了哲學家的任務。

不能說休謨完全沒有涉及感覺源泉或起因的問題，可是解決這種問題他承認自己是無力的：「怎樣的證據，——他問，——能夠證明我們理智中的知覺應當是被外在的對象所惹起，……而不是或由

理智本身的力量，或由某種不可見的和不可知的靈魂的影響或由某種別的我們還不知道的原因而發生呢？」（休謨：「人的理解研究」，第十六—十七頁。）

像這樣，休謨提出了關於感覺源泉的問題，承認這種問題是我們不能解決的。只要能夠想得到的關於感覺源泉的任何一種假設，照休謨的意見，都不能證明。休謨走直路達到了不可知論，即是達到關於物體不可知性的學說，如果這些物體在實際上也存在的話，並且達到了懷疑論，即是達到了對於那些在人的感覺範圍以外的客觀物體的存在懷疑。別一個重要的哲學問題——物體相互間及對我們的感覺器官的因果性或影響，照休謨的因果法則說，也不承認能夠解決：他不承認那種不依賴人而客觀地起作用的因果性。照休謨看來，因果性，這不過是人的理智怎樣把一個觀念和別個觀念結合起來的方法，因果性的觀念是人類習慣的結果。所以，照休謨看來，因果性是主體特有的資產。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休謨從自己的立場，解決那種主體的問題，即是那種藉自己的實踐來認識和變更世界的實體的問題，達到了怎樣的程度。對這個問題，唯物論的解決是這樣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這對於作爲一個懷疑論者的休謨是礙難接受的；可是巴克利那種唯神論的解決，說主體是神所創造的有限的靈魂，這種說法在休謨看來也是礙難接受的。假設什麼呢？所以休謨也就沒有力量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就關於主體的問題這樣說過：「關於一切人，我能夠決斷說，他們不外就是一束或一堆各種的知覺吧了，這些知覺是以想不到的迅速一個跟續一個的，並且是處在不斷的經過和運動中的。」（休謨：「論人的天性」，二三二頁。）對這種答覆不滿意，休謨自己也是明明白白的。事實

上，由這種答覆中，對於由什麼地方取得感覺、牠們因為什麼在空間的各點中集成「一束知覺」，牠們因為什麼「以想不到的速度一個跟續一個」，對這些事情一點也不能理解。因此休謨自己承認不會解決這個問題，而只是糾纏在這裏面。關於這件事，他寫過下述的幾句話：「在更詳細考察關於人的同一性的一章以後，我看出來了自己糾纏在那種迷途中，應當承認，我一點也不知道要怎樣改正自己以前的意見，一點也不知道要怎樣使牠們彼此調和起來。」（全書二五六頁。）

休謨的哲學的可悲總結就是這樣的。「完全的自然哲學本身，——他聲明說，——不過把我們不知的界限稍稍向前移動了一點，……像這樣，對於人類盲目和虛弱的確信，這是哲學的結果。」（休謨：「人的理解研究」，三十一頁。）

當然，這樣的哲學總結，不能成為對世界的科學認識的堅固基礎。因此資產階級推舉出來了別一位思想代表者，他把懷疑論哲學的結果，叫做「對哲學及全人類理性的瞎鬧。」這位哲學家就是康德，他對休謨指名輕蔑地說：「他只曉得爲了安全而把自己的大船停在懷疑論的沙洲上，牠也就停在那裏朽腐，那時作爲我的事情的，就是對這條大船供給船夫，他們憑藉航海技術的確實原理，……也許就能夠使大船安全地達到目的地。」（康德：「對於一切在科學意義中可能發生的形而上學的序論」，一九〇五年版，十一頁。）現在我們來看一看，康德的哲學有着怎樣的出發的立場，批判方法的本質是在什麼裏面，他所有的哲學「批判觀念論」達到了怎樣的結果。

康德對休謨完全同意，認爲經驗的認識不能提供無條件的、普遍的、無疑的真理。照康德看來，

經驗的知識只能提供窄狹的、有限的結果。經驗提供了什麼，那末明天又會被別的經驗所推翻，他和休謨一樣地討論了。因此康德在搜尋固定真理的源泉的事件中，而轉到了理智本身及牠的能力上，即是根本附和理性論的路線。

可是康德也不希望被算入觀念論者中，他企圖和觀念論隔離，首先是和巴克利的主觀觀念論隔離，把牠叫做「空想的觀念論」，因為就事件的本質說來，他「把整個世界變成了人類的幻覺」。康德斷定說：對於他，「就是在頭腦裏也沒有發生過懷疑物體的實際存在。」他不僅和巴克利隔離，而且不希望他的立場和笛卡兒或休謨的立場混同。他把自己的學說，叫做對觀念論的直接對立物。（康德：「對於一切在科學意義中可能發生的形而上學的序論」，五十一頁。）他斷定說：「只有一種」，即是牠們本身存在着的物體，或用哲學的話來說，就是「物自體」的物體，是我們不能認識的。在那種情況中我們認識什麼呢？對這點康德答覆說：只是認識「現象」世界，即是那些「物自體」影響人的感覺器官的結果而在人那裏發生的印象的世界。對這種現象世界的認識，是倚賴理智（悟性和理性）本身的觀念來完成，其間，這些概念是被理性所產生的，並且不是由經驗而取得的。牠們是比一切經驗更早就在理性中存在著，是「跡先的」。

田康德那裏得到了一些什麼呢？他企圖使用承認不依賴人的意識的物體的存在，來和觀念論隔離，而把人的一切認識都歸於理智的工作：一切認識資料都是由感覺中汲取出來，一切認識的方式和法則都在人的理性中有自己的基礎。像這樣，康德也走到了他自己那樣堅決反對的那種主觀觀念論，

僅有的區別，是巴克利把一切都歸於感覺，而康德不過對牠再加上了理性的概念吧了。

我們由這裏看出來了，康德的學說遭到沒有出路的二元論的損害。統一的物質世界分成了兩半，分成了不能認識的「物自體」世界和能夠認識的現象世界。可是這種認識，就事件的本質說來，不過是那些不倚賴一切經驗的理智本身所固有的事物的公開吧了。像這樣，照康德看來，空間和時間，這不是物質本身存在的形態，而僅是「純粹的感覺形態」，理智本身所固有的對現象觀察的形態。因果性不是真實的客觀存在的相互影響的物體的聯繫，而是「跡先的」悟性範疇。因此理性所發現的真理或法則不是真實的「物自體」世界的法則，而是指揮「現象世界」的理性本身的法則。

這一切表示出來了：康德的不可知論，他對於「物自體」不能認識的斷定，把他引到了主觀觀念論。

這樣結束了康德「調和」唯物論與觀念論的企圖。

康德的企圖註定了失敗，是因為在認識世界的問題中，唯物論與觀念論站在不容妥協地對立的立場上。

這種對立，在「聯共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第二部分中，十分明白地暴露出來了。「和反駁世界及其法則認識的可能性，不信我們知識的確實性，不承認客觀的真理，認定全部「物自體」世界，無論什麼時候都是不能被科學所認識的觀念論相反，馬克斯主義的哲學唯物論是由這裏出發：世界及其法則是充分可以認識的，經驗和實踐所檢驗的我們關於自然法則的知識是有着客觀真理意義的確實的知

識，世界上沒有不能認識的物體，而僅有還不認識的物體，這些還不認識的物體將來因科學和實踐的力量是會發現和認識的。」（「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一〇八頁，俄文版。）

康德的哲學和休謨的哲學，是不可知論接近的形態，其間，如我們所確認，不可知論是觀念論的隱蔽形態。休謨當說到自己的全部懷疑論時，就有擁護宗教的必要。康德更加露骨地聲明，他自己所提出的任務，是限制理性的權利要求，以便給信仰以地位。康德調和唯物論和觀念論的企圖，關於這種企圖我們以後還會說到，並沒有變更事實，因為他的哲學的重大特色是觀念論，是的，他自己也把自己的哲學叫做「批判的觀念論」。現代康德的後繼者，新康德主義者，完全拋棄了康德學說中唯物論的成份，完全拋棄了「物自體」，而是終極的觀念論者。

在這裏，也跟着就要說到不可知論者的類型，恩格斯把他們叫做「羞澀的唯物論者」。這是那一類的自然科學家（恩格斯特別注意英國的生物學家赫克斯爾），他們是站在自然——唯物論的立場上，可是又用不可知論掩蔽着，是爲了要避免僧侶及資產階級政府方面控訴他們主張無神論。不可知論者和新康德主義的這種傾向，使休謨的見解復活了，這種見解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早就被推翻了，恩格斯把他們這種運動叫做科學意義中後退的運動，即是復古的運動，「而在實踐上，——他說，——却對這些羞澀的人們提供了有經過後門而進入真正唯物論的可能性，這種唯物論是在公眾的眼前被驅逐了的。」（恩格斯：「費爾巴哈論」，二十頁。）

像這樣，不可知論是觀念論，有時不過是自然唯物論的惡劣掩蔽，時常最後的結果還是歸着到觀

「羞澀的唯物論者」和卑怯的觀念論者蒙蔽哲學兩條基本路線不可調和的對立性的一切企圖，列寧把他們作爲俗物根性、愚昧的紛亂，作爲用口頭的廢話來隱蔽哲學不一致的希望，而毫不留情地鞭撻了：「在一堆新術語的詭計後面，在假學術的煩瑣哲學的塵屑後面，常常，沒有例外地，我們發見了解決哲學問題的兩條基本路線，兩種基本傾向。拿不拿自然、物體、物質——外在世界作爲初次的東西，並且把意識、精神、感覺、……以及這一類心理的現象認爲是第二次的東西，這就是那種根本問題，牠事實上繼續把哲學家分成兩大陣營。在這個領域中成千成萬的錯誤和紛亂的源泉，正是在這裏面：在術語、定義、煩瑣哲學的狂想、口頭的詭計的外表後面，來考察這兩種基本傾向。」（「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七四頁。）

使問題紛亂，蒙蔽唯物論與觀念論之間的對立性的企圖，成了馬赫主義者的基本手法。

四 馬赫主義者在哲學關係中是什麼東西

現在如果來考察一下，經驗批判論者從怎樣的陣地上計劃自己反唯物論的進軍，那末就不難斷定 他們大家就實質說來沒有做出一點什麼新的發見，而是率直地由哲學檔案中抽取反唯物論的論據，這種論據是歷史上很古就有了的。

事實上，當波格達諾夫會同巴柴羅夫及尤世克維契這樣非難唯物論的時候：「他們承認某種什麼不可思議的和不可認識的東西，某種什麼處在「經驗」範圍以外的東西——物質」，——那末他們就率直地在逐字逐句重複着上面所引用的巴克利主教的論據來反對唯物論了。「馬赫主義者的『新』發見，——列寧說，——是他們對於哲學基本傾向的歷史顯明無學識的結果。」（全書二十頁。）他們別一種新的意見，是包含在這裏面：物質或實體的概念，是舊的「非批判的」觀察的殘餘，也就是對巴克利逐字逐句的重複。「這些滑稽家（波格達諾夫也在內），——列寧用厭惡的口氣說，——這樣說服着讀者：正是新哲學闡明了那種永遠被我們所駁倒的唯物論者的學說中的『世界二重性』的錯誤，這些唯物論者說着人的意識是對於存在人的意識以外的物體的某種什麼樣子的『反映』……。因為忘記了或因爲沒有學識，他們沒有加上一句：這些新發見是早在一七一〇年就發見了的。」（全書二十一頁。）事實上，要把馬赫主義者的這些斷言和巴克利寫的這幾句話來充分對照一下：「我們對牠們（觀念或物體）的認識會異常朦朧的、紛亂的、引到對那種關於感覺對象二重……存在的假設發生最危險的誤解，即是：一種是悟性的存在或理智中的存在，別一種是實際的、理智以外（即是意識以外）的存在。」（全書二十一頁，引句。）

像這樣，馬赫主義者也和巴克利一樣，把唯物論的學說叫做「世界二重性」，因爲唯物論者承認物體的實際存在，即是在人的意識以外存在，以及承認物體在人的意識中的反映。十分明白，排除這種「二重性」，馬赫主義者會同巴克利，就把整個實際世界變成了感覺的複合。

巴克利更進一步露骨地說：從排除物質的時候起，宗教就勝利了。馬赫主義者努力用「科學的」和現代的方法，做着同樣的工作。

即是他們在這樣的藉口下來排除物質：用那種方法把人類關於世界的思維作成了更加「經濟的」，因為把世界歸着到了唯一的本源，歸着到了感覺。列寧譏笑馬赫主義的這種手法說：

「在我們的時期，那種關於由哲學中排除『物質』的『經濟的』思想，形式上賦予了巧妙地更狡猾的和更混亂的『新』術語，是爲着把這些思想在天真的人們面前算做『最新的』哲學！」（全書二十二頁。）在這種關係中，馬赫主義者不是怎樣新奇的，幾乎他們每一種「最新」的發見，在最近的觀察下，都判明了是舊的主觀觀念論那些議論的重複和轉播。經驗批判論的變種——馬赫主義者尤世克維契的「經驗象徵論」，就是屬於這一類的「新」發見，尤世克維契是在再度製造巴克利所愛好的理論——「普遍自然象徵論」。

像這樣，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的導論中所提供的歷史調查，不可反駁地證明了：馬赫主義，其中也有俄羅斯的馬赫主義，是早就通過的哲學思維階段的再度發作。列寧說過：「最新的馬赫主義者反對唯物論者，沒有引來任何一點、的確沒有引來任何一點在巴克利主教那裏沒有過的證據。」（「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三十頁。）

然而這一切却沒有解除對馬赫主義的理論詳細解剖的必要，尤其是因爲他們企圖利用最新的自然科學的發見而把這種理論創立起來。

在這種關係中的第一種任務，是考察他們對於認識論的根本問題的答覆，列寧因此達到了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創立，就清晰性和明瞭性說來是非凡的。

對這種問題，首先就關涉到恩格斯所規定的思維對存在的問題，關涉到作爲對物體認識的第一階段的感覺的問題，以後更關涉到感覺對於物體有着怎樣的關係的問題，物體對感覺的影響又惹起了這些問題：關於物質、空間、時間及運動的問題，關於實踐在對世界認識中的作用的問題，末了是關於物質世界所固有的客觀法則性的問題，這種法則性的認識提供了人類對自然力量的權威。

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列寧同時揭發了馬赫主義者——波格達諾夫、尤世克維契及其他等人的一切詭計，他們企圖隱蔽自己的主觀觀念論。

同時，列寧充實了辯證唯物論的哲學，把這種哲學提昇到了更高的階段上。

第一章 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一)

——作為意識的低級階段並作為物體的肖像的感覺——

一 感覺和牠們的源泉

唯物論的哲學，是在這種意義中來解決意識對存在、思維對物質的關係的問題：存在，自然，物質是第一次的東西，而意識、靈魂、思維却是第二次的東西，是派生出來的東西。這對唯物論本身提供了鎖鑰以及對於認識源泉的問題、最單純的意識能力的問題的答覆，那些複雜的精神生活是和這種最單純的意識能力結合着的，並且這種最單純的意識能力充當着複雜的精神生活的基礎。外在的對象影響人的感覺器官的結果而發生的感覺，就是這種最單純的意識形態。當我們看一株樹的時候，我們覺出樹葉子的綠色，嗅出花的香氣，觸出樹皮的堅硬性和粗糙性，聽出被風所吹動的葉子的騾聲，我們得到了各種的感覺，這種感覺對我們提供了關於那種立在我們面前的對象的特性的表象。

人所經驗的某些內在的能力、感覺，是外在對象影響人的感覺器官的第一結果。一切更複雜的意

識形態——感覺、表象和思維，都是從人和外在世界相互影響而取得的感覺所發生出來的。

一切唯物論的哲學，從古時候起，就以某種形態保持這種見解。感覺是一切複雜的精神生活的初源，感覺本身却又在外部、在人以外存在的對象中有自己的源泉。「唯物論者恩格斯……，——列寧說，——經常並且毫無例外地在自己的著作中說到物體及牠們思維的表現……，其間，是自然明白的，這些思維的表現不外是由感覺所發生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三十三頁。）

不僅感覺，而且最發展的思維形態，都有自己的源泉，這是外在對象、外在世界的影響，或更確實說，是社會的人和這些外在世界的相互影響，就廣義說來，要把外在世界理解做外在對象和社會關係的總和，這些外在對象和社會關係是不依賴人的意志和意識而組立起來的。相反的觀點正是這樣的：認為人本身的意識、理智或精神是一切認識的初源，這是觀念論。

恩格斯反駁那位常常迷失在觀念論立場上的不徹底的唯物論者杜林的時候，同時證明了思維不能由自己本身吸取自己的原理：「對思維的存在形態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從思維本身汲取並引導出來，而僅能從外在世界汲取並引導出來，——原理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研究的最後結果；這些原理不去適應自然也不去適應人類歷史，而是由牠們裏面抽取出來；不是自然也不是人類去順應原理，而是相反，實在的原理僅僅因為牠們適合自然和歷史。這就是對於對象唯一的唯物論的見解，而杜林的相反的見解，是觀念論的見解，這種觀念論見解顛倒着實際的相互關係，由思維中來創造實際世

界。」（恩格斯：「反杜林」，第三五—三六頁。）

上述的唯物論哲學的見解，同時也就是健康人的理智的見解。那種情形「人們都習慣」站在唯物論的觀點上，認為感覺是物體、自然影響我們的感覺器官的結果。（全書三十四頁。）觀念論的哲學家，尤其馬赫，對這種情形非常不高興，關於這件事，以後會說到。自然科學不僅採取了這種見解，而且前進得更遠，並提出了感覺和那種器官，牠也是人的意識器官，即是腦子的聯繫的問題。在這種關係中，一切自然科學，因為牠是站在自然——唯物論的觀點上，都抱着這種見解。是的，馬赫自己，他作為自然科學家記述感覺過程的時候，也不能不承認這種事實。他說過「如果，在我感覺着什麼東西的時候，我自己或某一個別人能夠運用一切可能的物理的和化學的手段，來觀察我的腦子的話，那末就能夠判定，一定種類的感覺和有機體中發生的怎樣的過程有聯繫。」（「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三十五頁引句）。列寧說，從自然科學的觀點看來，也就巧妙地否定了這種論旨，因此留下了不可動搖的結論：「我們的感覺，是和一般有機體中，尤其是我們的腦子中所發生的一定的過程有聯繫。」（全書全頁。）

可是自然科學不能也不應當限於觀察人的有機體。人本身是由高級動物而發生，這種高級動物是人和類人猿的共同祖先，而高級動物就自己的起原說却是和一切動物及植物界密切地聯繫着的。自然科學因此提出問題：如果沿着生物的梯子向下走，那末感覺的能力究竟達得怎樣遠呢？不發生絲毫疑惑，凡是具有神經機構的一切生物都能感覺；這就是說，不只高級動物會感覺，而且低級動物也會感

覺，以至最低形態的脊椎動物也會感覺。自然科學却毫不遲疑地斷定說：一切生物，直到最簡單的、單細胞的、眼睛看不見的細微的形態，和具有獨立運動及營養能力同時，也具有感覺性。這些判斷也應當關涉到植物界。恩格斯在自己對杜林的反駁中提出了這個問題：「有感覺性的植物不是在輕輕一觸的時候會捲縮自己的葉子或收閉自己的花朵嗎？食蟲的植物難道喪失了感覺的一切痕跡，甚至喪失了感覺的一切能力嗎？」（「反杜林」，七十九頁）。自然，對於這個問題，自然科學是以肯定的意義來答覆，即是斷定說：感覺能力是一切「生物」，即高度有機組織的物體所固有的。恩格斯說過：「感覺，必然和某些到現在還沒有確實規定的蛋白體聯繫着。」（「反杜林」，八十頁。）

像這樣，一切自然科學都是自然而然站在唯物論的觀點上，並且直接提出了怎樣在這種關係中接近無機物的問題。對於解決這種問題，自然科學還沒有積聚充分數量的觀察和事實，這是自然科學家向觀念論方面動搖的原因之一，這對觀念論的哲學家給了自己觀念論的混亂帶進頭腦中的可能性。列寧說過：「歸罪唯物論是不合理的，」問題的不得解決，是在於感覺由什麼地方「發生」，……難道別種什麼哲學觀點「解決了」問題嗎？對於解決這種問題，積聚的資料還不充分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三六—三七頁）。唯物論哲學的功績，是在於他對自然科學指示了道路和方向，爲着解決問題，應當在這種道路和方向中來實行探索。列寧說過：「唯物論明白地提出了還沒有解決的問題，並向着牠的解決推進，向着更加前進的實驗研究推進。」（「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三十七頁。）

所以，「還要研究和研究，那種完全沒有感覺的物體，和由那些同樣的分子所構成並且同時具有明白表現的感覺能力的物體，是怎樣聯繫着。」（全書三十七頁。）

唯物論的哲學，在解決哲學根本問題的同時，並對這種情況提供了解決的鎖鑰。從遠古的時候起以至現代止，唯物論的哲學都斷定說，意識不是從外面鑽進物體中，而是物體本身的特性。在感覺和意識的形態中，這種特性是物質世界長期發展的成果，並且是在有機物體中和生物發生的時候的那種階段才出現。然而，一切物體，也就是說無機物體，由這種無機物體使用辯證法的發展而發生有機物體，他們是以怎樣的形態具有和感覺類似的特性呢？列寧說過：「唯物論完全同意自然科學，把物質作為第一次的資料，同時認為意識、思維、感覺是第二次的資料，因為在明白表現的形態中，感覺僅僅和最高形態的物質（有機物質）聯繫着，並且，物體建築物本身的基礎中，只能假定那種類似感覺的能力存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三十七頁。）

列寧就這種問題引述了自然科學家、自然唯物論者（赫克斯爾）及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狄德羅的見解，同時提供了自己對這個問題獨立的解決，這是唯物論的認識論的奠基石。列寧反駁一個馬赫主義者，這個馬赫主義者說：「斷定一切物體都有意識是不合理的」，列寧加以說明：斷定一切物體都有意識自然是不可信的，「可是假設一切物體都具有那種實質上和感覺同類的特性，反映的特性，却是合理的。」（全書七十五頁。）

一切實質的物體，牠遭到機械的影響，就會表現抵抗，在機械學中，這種現象取得了作用與反作

用均衡法則的名稱。在對某種物體起着一切化學作用的時候，輪到這種物體，就會對那種起作用的物體起作用，或對作用「起反應」。對於生物，對於活的原形質，物理——化學的作用，就會惹起充分確實的反動。這一切證明了各種物體固有的這種能力的普遍性質。

列寧的意見，是對於一個最困難的問題異常明白和清晰解決的模範。這種見解和俗流唯物論的見解根本不同。俗流唯物論者，不懂應用辯證法來解決這種問題，率直地把意識歸於物體的機械運動，把物體本身的意識或物體各小部分機械運動的意識等量齊觀。我們在以後會看出來，那種觀點（牠不理解物體的發展，新質的發生）規定了他們的不徹底性及滑向觀念論的立場上。所以列寧堅決地竭力指出辯證唯物論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和俗流唯物論者的見解不同。列寧說：「這些見解不是在於由物體的運動中引出感覺或把感覺歸於物體的運動，而是在於承認感覺是運動着的物體的特性之一，……恩格斯和『俗流』唯物論者伏赫特，畢涅爾及莫勒索特隔離，其間，正是因為他們迷在這種見解上：好像腦子分泌思想也和肝臟分泌膽汁一樣。」（「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三十八頁。）

現代的機械論者（斯克伏爾卓夫——斯特巴諾夫、第米那謝夫、華利耶西、亞克塞爾羅得）對於這個問題，完完全全重複着十八世紀機械唯物論虛弱的方面，並且再產生着俗流唯物論者的見解。例如斯克伏爾卓夫——斯特巴諾夫提議修正恩格斯對這個問題的見解，恩格斯指出了，因為意識和感覺是不能率直地拿來和物體的機械運動視同一律的。恩格斯說過，在自然科學者那裏，時常把運動理解

作各種的機械運動、簡單的移動，其間，就對物體的關係說，在運動這個術語下，應當理解做一般的變化。因此自然科學家把種種運動都歸屬於各小部分的機械移動的那種努力，抹殺了每種運動形態的特殊性。當然，一切高級的運動形態，「時常都是必須和實際機械的（外部的或分子的）運動聯繫着的」。（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十六頁。）可是由這裏不能引說高級運動形態沒有自己的特殊性，不能說能夠把牠簡直拿來和低級運動形態視同一律。恩格斯說：「我們無疑地某時候會用實驗的方法把思維『歸屬』腦子中分子的和化學的運動，然而這是不是把思維的本質完全包括無遺呢？」（「自然辯證法」，十六頁。）自然，對這個問題的答覆，如同全部討論過程所指出的，應當是否定的。換句話說，那種思維和牠有必要聯繫的腦子的分子運動及腦子中的化學變化，沒有把思維的本質包括無遺。此外還應當規定思維的本質是什麼，首先是這種事實：牠不是外部的機械的、物理的運動，而是高級有機體和生理過程有聯繫的、內部的能力，即是特種運動；第二是這種事實：思維是外物質世界的過程和變化的那種反映或肖像。

機械論者對這不理解，他們提議拒絕恩格斯對思維本質的見解。

我們由這裏看出來了，列寧和俗流唯物論堅決隔離，對我們提供了克服現在機械論者的錯誤見解的武器。在這裏，接着要指出來，被列寧所發展的見解，也剖明了孟塞維克化的觀念論立場（德波林）的錯誤，他們承認普列哈諾夫和狄德羅關於物體的一般生命力的見解是和辯證唯物論的立場符合的。

列寧關於這個問題的學說，完全符合恩格斯的見解，對關於意識的問題提供了辯證法的解決：牠說到一切物體的一般屬性——反映，同時也說到感覺和意識因物質發展的結果而發生。

辯證唯物論關於感覺的學說的總結是怎樣的呢？

能夠把牠們用下述的定義簡單總括起來：

(一) 感覺是外在對象影響人的感覺器官的結果，是人和外在世界相互影響的結果；牠是「外在的刺激力變成意識的事實。」(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全集」，第十三卷，第四十一頁。)

(二) 感覺是最初的和最簡單的意識形態。

(三) 感覺時常是和腦子中物質的物理——化學的變化聯繫着的，(是說人和高級動物)，並且是以最簡單的形態時常和蛋白質的物理——化學的變化聯繫着的(是說一般動物有機體)。

(四) 感覺，在明白表現的形態中，是僅僅有機物體才固有的；至於說到無機物，「物體建築根本的基礎」，那末牠就固有着類似感覺的屬性，即是反映的能力。

(五) 感覺是外在對象的肖像，牠近於真實地反映或表現外在對象，再生產外在對象，提供這些對象的考貝。

(六) 感覺是意識和外在世界的直接聯繫。

(七) 這種認識的正確性，被人的實踐所檢驗。

二 馬赫主義者宣佈感覺是「世界的元素」

觀念論出面反對整個唯物論，反對唯物論關於感覺的學說，發動了純粹的哲學家，也發動了哲學化的自然科學家，來實行這種進攻。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在馬赫和亞溫拉利烏斯的著作發表以前，觀念論主要是用新康德主義的論據而與唯物論進行了鬥爭。照康德的學說講，思維是具有既成的形態、原理和法則，牠們是不依賴經驗的。

這種論據很難說服自然科學家，他們每天進行的事情就是觀察、體驗、實驗。爲着把他們的思想引上觀念論的道路，就必須由自然科學本身的領域中引出論據，就必須倚靠自然科學的經驗來試一試。以後我們會看到，因爲什麼，自然科學本身的發展及新事實的發見，有力量惹起自然科學家在唯物論與觀念論之間發生動搖。

馬赫主義，也就是利用自然科學家的這種動搖，而把他們轉上觀念論道路去的企圖。

馬赫是從這一點開始：規定物理學家的物體是研究各種感覺之間的聯繫，而不是研究各種物體之間的聯繫。爲着建立這種違反健全思想的斷定，馬赫提出了這種論調：「物體」是那些具有相對固定性的全體感覺的想像的象徵。不是物體，而是顏色、聲響、壓力、空間、時間（那些我們習慣上叫做感覺的東西），才是真正的世界元素」。（馬赫：「機械學」，四〇四頁）。爲着證明這種斷定，馬

赫（在別一部著作中）以如下的樣式討論了。如果我們面前有一件尖的物件，例如針，那末我們觀看牠，就不能體驗出來別種感覺，可是把針頭向皮膚上一扎，我們也就覺得刺痛。這就是說，刺痛也能沒有，而針却當作我們知覺的固定實質留存下來了。因為這一類的觀察經常地重複，所以人們習慣着把物體的一切特性看做對象對我們的身體所發生的作用。而且，馬赫達到自己的結論，就事實的本質說來，我們却時常和我們的感覺發生關係。「那是實在的，——他說，——世界僅是由於我們的感覺所構成。而且我們那時也僅僅知道我們的感覺，並且，容許那種核心，作為牠們之間的相互影響，牠也僅是感覺的成果，是完全無用的和多餘的。」（馬赫：「機械學」。）

只要停住想一想。主觀觀念論者巴克利主教，在馬赫以前兩百年，就怎樣討論過，好使人確信馬赫的「發見」是由巴克利那裏來的簡直的抄寫、剽竊。列寧說過：「任何的詭計，任何的詭辯（牠們是我們碰見很多很多的），都沒有排除這種鮮明的和不容爭辯的事實：馬赫關於物體是感覺複合的學說，這是主觀觀念論，這是巴克利見解的簡直反芻。」（「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三十四頁。）

馬赫立場的破產，已經在這裏面顯示出來了：在由他自己的出發的觀點而來的一貫結論下，他不可避免會達到獨在論，即是達到這種斷定：整個世界都不過是我的表象，除我的「我」以外，任何的物體和任何的人都不存在。「如果容許外在世界是無用的，——列寧作出必要的結論說，——容許那種不依賴我們而存在的針以及我的身體和針尖之間發生相互影響是無用的，如果這一切容許都

是實實在在無用的和多餘的，那末，首先容許別人的存在就是無用的和多餘的。只有我存在，而一切別的人，也如同整個外界一樣，都陷入了無用的『核心』的類別裏」。(全書三十五頁。)

這種對於馬赫主義致命的結論，逼迫他去尋找各種方法來避免獨在論，所以馬赫主義的一切企圖，都是要掩蔽獨在論，而把自己的哲學表現為可憐的遁辭、折衷和詭辯。馬赫主義者關於「元素」的學說，就是這種折衷和詭辯的實例，即是把唯物論和觀念論無原則混合的實例。例如詭辯，即虛偽的推理，目的是要使問題混亂和模糊，這就是馬赫的戰友亞溫拉利烏斯對唯物論想像的駁倒。亞溫拉利烏斯在這下面是以如下的形式討論着：第一，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直接觀察外在的刺激怎樣在腦子裏變成感覺；第二，不能證明這種感覺——雖然是萌芽的形態——預先在腦子裏不存在。而這就是說，比一切都更簡單，他作成了結論，承認只有感覺才是存在的。亞溫拉利烏斯的詭辯，是在這裏面：他避開了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外在的刺激力變成意識的事實。這種變化，——列寧說，——每一個人和幾百萬次真正在每一步上都觀察過及觀察着。」(「列寧全集」，第十三卷，四十二頁)。因為我們不知道這種過程的全部詳情，所以亞溫拉利烏斯提議使感覺和刺激並和外在世界斷絕關係。在唯物論者把感覺作為意識和外在世界的聯繫的同時，亞溫拉利烏斯却相反地把感覺作為使意識和外在世界分離開來的障礙、牆壁。像這樣，感覺變成了「唯一存在物」。在這裏，我們又一次碰到了亞溫拉利烏斯典型的詭辯方法，這種詭辯方法是彼列寧完全揭穿了的：「因為我們還不知道我們每分鐘所觀察的某一定形態組織起來的物質的一切條件，那末因此我們就要承認只有感覺才是唯一存在

的，——這就是亞溫拉利烏斯的詭辯歸結到了什麼。」（全書四十二頁。）

這就是「駁倒」唯物論的方法。可是，和這同時，馬赫主義却不願承認自己的觀念論，反而努力把牠隱藏着。馬赫主義聲明，牠是站在唯物論和觀念論以上，牠的學說和任何哲學都完全絕緣，是專門以「純經驗」為基礎。那就是馬赫怎樣運用關於元素的學說企圖避開哲學的根本問題。他說：「一切自然科學，都只能表現……那些元素的合成物，這些元素我們習慣上叫做感覺。來說一下這些元素的聯繫。A（溫暖）和B（火）之間的聯繫屬於物理學，A和P（神經）之間的聯繫屬於生理學。無論前一種聯繫或後一種聯繫都不是各別存在，這些聯繫是共同存在。我們只能暫時把這一種或那一種抽取出來。顯而易見，像那樣看來，甚至純機械學的過程也時常是生理學的過程。」（馬赫：「機械學」，四二七頁。）這裏還有一個例子，馬赫用這個例子努力說明他自己的關於元素的學說的意義。如果我們，當討論某種物體的顏色的時候，注意到牠對光的源泉，對物體的溫度、表面的特性及其他等等的依存性，那時在我們前面的就是物理學的對象。如果我們注意到牠對眼睛網膜的依存性，那時在我們前面的就是心理學的對象，或說是感覺。

這種關於元素的學說的要點是在什麼裏面呢？如同我們在前面看見過的，馬赫親自說過，我們把各種元素（色、聲、重壓等等）叫做感覺。這就是說，一切存在的東西都歸結到感覺。然而馬赫對這一點都不願說得直截了當。正是那時一切都成了明明白白的，他的學說是很早就人所週知的巴克利型的主觀觀念論。因此他寧肯在這種意義中用元素這個字來粉飾欺騙：說元素既不是物理學的，也不是

心理學的。一切都依觀點而定。如果把元素離開人的神經來研究，那時這就是物理學的現象；如果把它們放在和人的神經系的聯繫中來加以研究，那時在我們前面的就是心理學的現象。

馬赫以爲他用這樣的方法就克服了唯物論，也克服了觀念論。他的理論實際上是代表什麼呢？不難認定，如同列寧光輝地指示出來了的，「牠是最無聯系的、紛亂的、對立的哲學觀點。」（「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四十四頁。）事實上，如果把元素理解作感覺，那時馬赫的理論就是觀念論。列寧說過：「因爲如果元素是感覺，那末你就一秒鐘也無權受理那些在依存我們的神經、我們的意識以外的『元素』的存在。如果容許那些不依賴感覺的、而且是惹起感覺及對人的感覺器官起作用的物理學的對象的存在，那時這就意味着轉到了唯物論的立場上。結果得到了什麼呢？那種站在觀念論和唯物論以上的企圖，僅僅引到了不統一的觀點的無原則的混亂，經驗批判論的哲學家們，希望用他們自己所捏造的『元素』這個術語來遮蔽那種無原則的混亂。列寧說過：「事實上，自然，隨同『元素』這個術語而來的詭計，就是最可憐的詭辯，因爲唯物論讀了馬赫和亞溫拉利烏斯的東西的時候，馬上就提出了一項問題：什麼是那樣的『元素』呢？事實上，以爲這個捏造的新術語能迴避開哲學的基本流派，那是騙孩子的玩意兒。因爲『元素』是感覺，像一切經驗批判論者所說的，——先生們，那時你們的哲學就是觀念論，企圖用更『客觀的』術語的裝飾品來遮蔽自己的獨在論的裸體是徒勞無益的。如果『元素』不是感覺，並且那時和你們的『新』術語沒有任何意義的恰當聯繫，那時這就簡直是虛張聲勢。」（「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四

十五頁。）

從這裏明明白白，一切真正希望避免主觀論和獨在論的思想家，就應當拋棄從「元素」這個字而來的種種玩意，並在自己前面提出從什麼進行問題：由感覺到外在世界，或是由外在的、客觀存在的世界到感覺。在第一種情況中，他就落入了觀念論的陣營裏；在第二種情況中，他就站在唯物論的道路上，大多數的自然科學家是自然而然地站在唯物論的道路上。

觀念論的「關於元素的學說」，成了西歐的孟塞維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們選取的手法，他們企圖用馬赫主義來暗中代替馬克斯主義的哲學唯物論。社會民主黨「左」翼的代表們，或是直接站在馬赫主義的立場上（F·亞德列爾），或是馬赫主義和新康德主義的混合物的擁護者（M·亞德列爾 I·巴哀爾），以及其他。

波格達諾夫也是沿着那種道路前進了，他起初是自然——科學的唯物論者。

波格達諾夫在自己的早期著作中，發展了唯物論的見解，還在一八九九年，就關於意識的問題這樣寫過：「在意識本身中所取得的外在或內在世界的現象的肖像，屬於第一羣（意識的元素，即是感覺——波濟涅爾註）……那種肖像叫做『感覺』，如果牠是因適合牠的外在現象經過外在感覺器官而直接惹起的。」（波格達諾夫：「對自然的歷史見解的基本元素」，「列寧全集」，第十三卷，四十一頁引文）。可是波格達諾夫在這個時代也不是澈底的辯證唯物論者，而是如同列寧所說的，是半「自然——歷史唯物論者」（即是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擁護者，現代絕大多數的自然科學家都是自然而

然地站在這種立場上)。(「列寧全集」，第十三卷，四十一頁)。這種情形也就是下述這事的原因：波格達諾夫很容易就落到了「最偉大的化學家和最混亂的哲學家」奧斯特華里以及馬赫的動力學的影響下。波格達諾夫曾經抗議把他的立場叫做馬赫主義者的立場，因為他說過：「在總的哲學概念中，我不過由馬赫那裏取來了一點，這就對『物理學的和心理學的』元素的關係說來，經驗的元素的『中立性的觀念。』」(全書四十七頁)。波格達諾夫的這些聲明，被列寧毫不留情地加以譏笑了。列寧說：「這是完全一樣的，好像，如果有一個信仰宗教的人說：我不能承認是宗教的擁護者，因為我『不過』由這些擁護者那裏取來了一點——對上帝的信仰。(全書四十七頁)。那種被波格達諾夫由馬赫那裏取來的東西，也就是馬赫主義的根本錯誤，也就是他的哲學路線的基本謬論。波格達諾夫在自己的「經驗一元論」中(一九〇六年出版)，抗議把他的哲學叫做觀念論的哲學，因為牠限於僅僅承認「物理學的經驗……與心理學的經驗或元素感覺的同一性。波格達諾夫不能也不願去理解，他把物理學的經驗和心理學的經驗等量齊觀的時候，他就完完全全站在觀念論的立場上了，因為，列寧說過：他除去一切觀念論者所選取的論據——「我僅僅感覺着自己的感覺」——以外，對於這種「同一性」再也不能引出任何的證據。

馬赫主義用來蒙混「自然——科學的唯物論者」的手法之一，是在於牠把唯物論非法地拖進自己的觀念論的體系中。亞溫拉利烏斯關於「獨立生活體系」的學說，就是那樣的把唯物論不澈底滲進觀念論中，這種學說也轟惑了波格達諾夫。波格達諾夫寫過：「因為既知的經驗，是依賴既知的神經

系的能力而出現，所以牠們形成這個既知的個人的心理學的世界；因為既知的經驗被拋在這樣的依賴以外，所以在我們前面的就是物理學的世界。因此亞溫拉利烏斯把這兩種經驗的領域，叫做依賴的經驗體系和獨立的經驗體系。」（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四十八頁引文）。亞溫拉利烏斯也的確是爲了假裝做唯物論或「調和」觀念論和唯物論，而提出了自己的「獨立生活體系」的學說，但這不過證明了他不能在不和自然科學澈底分裂的同時而澈底採用自己的觀念論的觀點。結果，他的哲學，照澈底觀念論者蓬德的正確表現說來，是斑雜的混合物，牠裏面「各種的構成部分是彼此完全沒有聯繫的。」（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五十一頁。）

像這樣，當馬赫主義每次企圖由那種關於元素——感覺的口頭玩意，轉到關於怎樣使現象在不依賴人的外在世界中通過的時候，就不得不借用唯物論了。可是這樣的對立元素的結合，是各種原理的混合、折衷、紛亂，這是被列寧澈底揭發了的。列寧說過：「如果由這點——一切存在的東西都是感覺，或物體是感覺的複合——出發，那末你們在不破壞一切自己的基本前提、一切「自己的」哲學的時候，就不能達到這一點：物理學的東西是不依賴我們的意識存在着，以及感覺是這些按一定形態組織着的物體的機能。馬赫和亞溫拉利烏斯在他們自己的哲學中混合了觀念論的基本前提和個別的唯一論的結論，正因爲他們的理論是那種「折衷主義的貧乏的雜餚」的典型，關於牠，恩格斯以那樣值得注意的輕蔑態度說過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五十一頁）

這是自然明白的，那種動搖的立場是對於經驗批判論者更大的「缺憾」。如果放棄由唯物論那

裏借來的東西，放棄「唯物論的碎片」，那時就不得不承認物體是感覺的「複合」，即是陷入了絕對的迷妄論或獨在論，「因為以這種觀點看來，整個世界不外是我的幻覺」。（「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五十三頁）。可是在這種情況中，一切自然科學家、自然唯物論者都避開了這種哲學。如果保持「樸實的實在論」或自然唯物論的觀點，這就是說，對自己惹來了觀念論哲學的砲擊。爲了遮藏各種元素的混淆，經驗批判論的奠基者之一——亞溫拉利烏斯，想出了一種這樣的新理論，他把這種理論叫做「原理的同格」。

列寧對亞溫拉利烏斯的「新理論」所實行的光輝的分析，指出了亞溫拉利烏斯這一次超立在唯物論和觀念論以上的企圖遭到了破產，而他的「新理論」被判明了是用別種說法來把很早就大家知道的和很早就被揭發了的觀念論的理論加以翻造吧了。

三 馬赫主義者遮藏觀念論的企圖·「原理同格論」

經驗批判論在世界「元素」學說的幫助下沒有獲得適當的結果，即是在自己克服唯物論和觀念論的企圖中遭到了破滅，他就選擇了新的道路，並採取了新的手法。如果早先他企圖把意識的資料——感覺——和那些在人的意識以外存在着的物體等量齊觀，把這些物體叫做感覺的複合，那末現在，經驗批判論就從別方面來接近這種任務了。即是現在他企圖規定主體和客體、我和外界或「我」和環境

的同一性。亞溫拉利烏斯也就把這種「我」和環境不可分性的學說叫做「原理同格」學說。「我」和環境，或像他所表現的，「我們的我……和環境不可分的……同格（即是相互的聯繫）」（「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五十四頁引文）。這樣看來，這種學說的意義，是在於：當說到某種現象或事件的敘述的時候，我們也就要說到四周的環境和觀察着、感覺着這一事件的人，或思考着和談論着這一事件的人。亞溫拉利烏斯說：「現在的（或被我們所發見的）事件的任何完全記載，不能包含缺少若干『我』的環境……這種環境是誰的環境，——就最低限度說，那是我，我在記述這種發見的事件（或現有的事件）……」（亞溫拉利烏斯：「人關於世界的概念」）。在最初一瞥下表現出來了，這種觀點和常識或「樸實的實在論」的觀點一致。亞溫拉利烏斯和馬赫加緊努力證明：他們的理論，和「樸實的實在論」的見解，即是和一切人普通的、非哲學的、天真的見解完全一致，這一切人對於他們本身是否存在以及環境、外界是否存在都沒有加以深思熟慮。（亞溫拉利烏斯：「人關於世界的概念」）。樸實的實在論不懷疑外界在意識以外的存在。爲了揭穿這種在樸實的實在論下面的偽造，列寧提議來考察一下一位觀念論者的議論，這位觀念論者在亞溫拉利烏斯和馬赫很久以前也同樣證明了：從「單純的常識」的觀點看來，「我」和物，主體和客體，是到處彼此互相不可分裂地聯繫着的。這種議論是這樣的：「不要去熱望逃出自身以外，去握取比你所能握取的更多的東西，即是：意識和物體，物體和意識；或說得更正確些：無論這種或那種都絕對不是處在隔別中，而不過是後來才分成了這一種和別一種，而無條件地是這樣的：主體是客觀的，客體是主體的。」（見「列寧全集」，

第十三卷，五十五頁，引文）。自然，在這種議論下，亞溫拉利烏斯和馬赫是可以完全簽字的。在這裏，可是這種議論，正是由亞溫拉利烏斯和馬赫的「發見」以前七十五年著名的主觀觀念論和哲學家費黑特所發表的著作中引述出來的。這樣看來，經驗批判論者希望避開主觀觀念論者巴克利，却又投到了別一個主觀觀念論者——費黑特的懷抱裏。巴克利和費黑特之間在這種關係中的全部不同，僅僅是在於巴克利把一切實際都歸着到感覺，那時費黑特却把牠歸着到主體的意識，歸着到「我」。經驗批判論者這種在樸實實在論下偽造的企圖也沒有得到成功。沒有訪問過瘋人院或觀念論哲學家的科學的一切健康人的樸實實在論，——列寧解釋說，——是包括在這裏面：物體、環境、世界是不依賴我們的感覺、不依賴我們的意識、不依賴我們的「我」、不依賴一般的人而存在着……。我們的感覺，我們的意識不過是外界的肖像，並且是自然明白的，如果沒有被表現者，表現就不能存在，可是，被表現者却不依賴表現而存在着。人類「樸實的」信念，是自覺地把唯物論奠做他的認識論的基礎。〔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五十六頁〕。

在亞溫拉利烏斯那裏，把「經驗」這個術語曖昧地應用，是他對觀念論偽裝的方法中的一種。當他必須創立他所選定的經驗批判論關於物體是感覺複合的思想的時候，那時他就在主觀的思想中來應用「經驗」這個術語，把經驗僅僅理解做主體的感覺。當不得不說到那些不依賴人的感覺而存在的物體的時候，牠是在他的專門用語下，說到「獨立的生活體系」的時候，那時他就把「經驗」的內容理解做被主體所感覺出來的外在世界。在這裏，也和我們在上面所觀察過的一樣，又把觀念論與唯物論

混合了。對「經驗」這個術語的解釋中的二重意義，當次次提出不是也不能是人的經驗對象的物體的
問題時，例如提出在生物和人出現以前的土地問題時，那就完全消失了。那時一下就把亞溫拉利烏斯
的觀念論暴露出來了，由他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明白：在這種情況中，他回答說，「思維的經驗」或
關於牠的思考「環境」的補充是必要的，而且他把這種補充也叫做「經驗」。可是這使他自己完全倒
到了主觀觀念論的懷抱裏，主觀觀念論很早就斷定說：思維和實在世界是彼此分不開的。以亞溫拉利
烏斯的這一切捏造為動因，有一篇對他的批評曾經公正地說：「所以，不是某種什麼實在論獨創的和
深奧的恢復，而是主觀觀念論以最雜亂的……形態率直的恢復，——這就是亞溫拉利烏斯積極討論的
最終結果。」（引自英國哲學家諾爾曼·史密特的論文）。

跟着就要指出，亞溫拉利烏斯的哲學的觀念論性質，對於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無論對於他
的敵人或對於他的友人都是明明白白的，更澈底的觀念論者（例如蓬德）批評他不澈底；他讚美那種
詭辯觀念論者、如所謂內在哲學代表者們的觀念論。列寧說：「對唯物論有種種難理解的偏見的，甚
至是對牠厭惡的以及在某種觀念論體系中採用牠的哲學的專家們，對這一點都同意：亞溫拉利烏斯等
等的原理同格，是主觀觀念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五十六頁）。

亞溫拉利烏斯「調和」觀念論與唯物論的企圖，就是這樣可恥地結束了。當他說到「獨立生命體
系」或原理同格的「對立成員」（即「我」和「環境的」）獨立性的時候，這就是說，他承認外在世
界、自然是不依賴人的意識的，這却就是唯物論。當他說到主體和客體、對象和人的感覺的聯繫的不

可分性的時候，這就是表示落到了觀念論。

當亞溫拉利烏斯每次不得不答覆具體的、一定的問題的時候，如同我們在上面關於這一點說過的，更特別鮮明地暴露了遮蓋觀念論的企圖的破產。對於馬赫和亞溫拉利烏斯的哲學特別有害的那種問題之一，是自然在人類以前是否存在的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一方面有唯物論對牠的答覆，別方面有經驗批判論的哲學的紛亂，下面跟着就要更詳細地討論了。

四 自然在人類以前不存在嗎

一切健全論斷的人都不會設想肯定地答覆這個問題。自然科學確定了，地球離開中央的行星發光體系漸漸地冷卻以後，經過了好幾百萬年（大約是在十幾萬萬年以上），地球形成了硬壳，並創造了適於發生生命的條件。「有機物體是很久以後的現象，是繼續發展的結果」。（「列寧全集」，第十三卷，六十一頁）。這就是說，在地球發展早期的階段上沒有主體、人，沒有一般任何感覺的實體，也沒有有機物體。所以沒有任何什麼「感覺的複合」，沒有任何什麼「我」，這種「感覺的複合」或「我」，照亞溫拉利烏斯的理論說，是和環境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的。從自然科學的結論說，和唯物論哲學的立場完全一致：「物質是初次的，——思維、意識、感覺是極高發展的成果。」（「列寧全

集」第十三卷，六十一頁）。

亞溫拉利烏斯關於「我」和環境不可分性的理論，對自然科學的這種結論，站在那樣顯明的矛盾中，使經驗批判論者不能不注意這種矛盾，不能那樣一聲不響地避開牠。我們來看一看，經驗批判論者希望用怎樣的方法來消除這種矛盾。

關於亞溫拉利烏斯的第一種方法。他就這個問題的議論，是詭辯的新典型。誠然，他說過，地球在很早的時期存在着，而人却還沒有。可是當我們說到這個很早的時期的時候，我們是以地球發展早期階段的觀察者來設想，換句話說，我們設想對這個時代的觀察者。由這裏，亞溫拉利烏斯作出了結論，說這個時代地球是實際存在，而觀察者或感覺的主體是「可能」存在、潛在。他用他自己「哲學」的話來表現這種思想，說人是「潛在的中心成員」。（照亞溫拉利烏斯的理論說，環境和「我」是對立的成員，而且「我」是同格的「中心」成員）。

這種議論的反動性和愚蒙主義，以最鮮明的樣式剖發出來了。愚蒙主義者能夠「設想」人以及他的出生以前和他的死後，「設想」非存在的觀察者、非存在的地獄以及這一類的捏造。列寧對這些愚蒙主義者譏諷說：「人們能夠『自己思考和設想』種種的地獄，種種的鬼怪，盧那察爾斯基甚至自己『設想了』……唔，我說得柔和一點，宗教的概念；可是認識論的任務也就包含在這裏面，是要指出這一類設想的非真實性、幻想性、反動性。」（「列寧全集」，第十三卷，六十四頁）。

跟着還要提醒一下，亞溫拉利烏斯的這種理論，不是一種什麼「新的」發見，而是複習主觀觀念

論很早以前的論綱，還在亞溫拉利烏斯很久以前，主觀觀念論者費黑特就這樣斷定物體不依賴我們的意識就不能存在：「我們時常自己設想，像努力認識這種物件的理智一樣」。（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六十二頁引文）。

暴露這種議論的詭辯是不困難的：「如果我們自己『設想』，那末我們的在場就是想像的，而地球在人類以前就存在却是真實的」。詭辯家把真實的和想像的混合了並視同一律了。

亞溫拉利烏斯立場的破產，表現得那樣顯明，在他以後，他的最著名的繼承人之一彼佐爾特都走不通。彼佐爾特對自己建議了走出困難中的出路。照彼佐爾特說，地球過去和現今存在的因果聯繫的事實，是地球在有人類以前就存在的證據。當他求助於表現地球過去狀態和現在狀態之間「同一標誌的一定聯繫」的時候，他就用別種說法發表了相同的意見。好像從唯物論的立場也不應當反駁這種斷定。可是彼佐爾特不過剛剛提出了關於這事的問題：那樣的因果性，好像一下就把唯物論者的獅皮蒙在觀念論者的驢耳上了。彼佐爾特宣佈因果性不是物體本身固有的客觀法則性，而是跡先的概念。即是人類理智的屬性。這就是說，在他看來，地球過去不是本身存在着。地球過去的存在，是由人類的理智能力負責，在主體本身所固有的理智特性的幫助下，（像康德所說的，是在跡先的悟性範疇的幫助下），來思考現象的聯繫。換句話說，如果亞溫拉利烏斯重述了主觀觀念論者巴克利的話，那末彼佐爾特就踏着批判的觀念論者康德的足跡前進了，他雖然也對批判論實行了讓步，可是在關於因果性的問題中，（也如同在自己全部的認識論中一樣），完完全全是一個主觀觀念論者。這樣看來，

「彼佐爾特沒有解決他所承認的亞溫拉利烏斯那裏有的矛盾，——列寧說，——却更加攪得混亂了，因爲只有一種方法才能解決：承認被我們的意識所表現的外在世界是不依賴我們的意識存在着。」（「列寧全集」，第十三卷，六十五頁）。

第三個經驗批判論者維里的企圖是更不合理的，維里既不滿意亞溫拉利烏斯的解決，也不滿意彼佐爾特的解決。維里從最初就沒有提出特別「確切的」判斷，在地球存在的早期階段上，當人類不在的時候，任何蛆蟲都能夠執行事件觀察者的作用。可是當時要對他說明，和這種論據的不合理無關，有過那樣的時代，當時不僅沒有蛆蟲，而且一般的有機生物都不存在，那時維里就提議完全不要對過去煩心，却要滿足「經過的時機」：「難道哲學家應當害怕生命的奔流嗎？……我對自己說：拋開對體系的穿鑿吧，抓取時機吧，……那個時機，牠是你所遭歷的並且只有牠才給了幸福。」（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六十六頁引文）。完全顯然，拒絕了亞溫拉利烏斯和彼佐爾特觀念論公式的維里，自己很以極端主觀觀念論的形態來結束了。

經驗批判論者答覆自然在人類以前是否存在的問題所有三種企圖，就是這樣結束了。敘述了這些無成果的企圖的總結，列寧說：「我們面前出現了三個經驗批判論的卜卦者，他們累得額上流汗努力使自己的哲學和自然科學調解起來，努力修補獨在論的缺點。亞溫拉利烏斯重述費黑特的論據，用想像的世界來代替實在的世界。彼佐爾特離開費黑特的觀念論，却跑到康德的觀念論旁邊去。維里忍受由「蛆蟲」來的失敗，揮動着手，並突然伊唔着真理：或是唯物論，或是獨在論，或是甚至除現在的

時機以外對任何什麼都不承認。」（「列寧全集」，第十三卷，六十六頁）。

素描了一下，西歐的馬赫主義者在理論範圍中，處理關於自然在人類以前存在的單純問題的一切企圖是怎樣可恥地結束了，列寧指出了「本國的馬赫主義者」，首先是巴柴羅夫和華倫梯諾夫，在這個問題中怎樣弄得紛亂。這些著作家（由召還派的和清算派的陣營中出身的），爲着和唯物論鬥爭，選擇了普列哈諾夫的著作做標的，同時細心地避免和科學共產主義及辯證唯物論的奠基者馬克斯及恩格斯論戰，不去觸犯唯物論者費爾巴哈，「如同大家知道的，馬克斯和恩格斯經過費爾巴哈做手段，由黑格爾的觀念論達到了自己的唯物論的哲學。」（「列寧全集」，第十三卷，六十八頁。）俄國馬赫主義者這種戰術的手法，惹起了使問題混亂的希望，把讀者的注意由這裏引開去了：藉對普列哈諾夫曖昧的和不正確的公式化的批判而確實唯物論地提出問題。在普列哈諾夫那裏，的確是不顯明、不正確、有錯誤，可是在這些藉口下，不能放過唯物論的根本問題。馬赫主義者們攻擊普列哈諾夫不顯明和不正確的公式化，故意由普列哈諾夫的著作中，除去他說出了正確思想的地方，例如下述的他的判斷：「觀念論說：沒有主體就沒有客體。地球的歷史指出了：客體存在比主體出現得早得很，即是比那種以顯明的程度具有意識的有機體出現得早得很——發展的歷史指明了唯物論的真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六十七頁）。

爲了不使馬赫主義者藉口普列哈諾夫的錯誤而避免直接答覆，列寧直接對他們提出了問題：「普列哈諾夫說：對於觀念論，沒有主體也就沒有客體，而對於唯物論，客觀是不依賴主體存在着，主體

在自己的意識中是多少正確地反映客體的，這些話對嗎？」（全書六十八頁）。因為什麼終於馬赫主義者把普列哈諾夫「號稱唯物論的唯一代表呢？」（全書六十七頁）。因為什麼他們完全一聲不響地避開唯物論者費爾巴哈呢？費爾巴哈以下列的方式討論了和人類出現以前的自然問題有聯繫的唯物論與觀念論。「自然，牠不是人或意識的對象，當然，對於思辯哲學，或就最低限度說，對於康德的觀念論，好像物自體、抽象缺少實在性，可是那個自然恰好就是那樣的，也就對觀念論帶來了破產。自然科學必須把我們引到那樣的地點，當時還沒有對於人類生存的條件，當時自然，即地球，還不是人類眼睛和人類意識的對象。……觀念論能夠對抗議：可是這種自然是你想像的自然……。當然，可是不能由此引申下去，說這種自然在一定的時代實際不存在。」（「列寧全集」，第十三卷，六十八頁）。

爲了使問題紛亂，爲了抹去觀念論與唯物論之間的區別，巴柴羅夫和他的戰友們求助於他們所選取的手法。他們把自己的觀念論放在那種基礎上叫做實在論，即是把自己的感覺和被感覺的物體所固有的「樸實實在論」視同一律，他們強給唯物論一種見解，說「物體」就本身說不依賴牠們對人的感覺器官所顯現的作用就不存在。

巴柴羅夫和他的戰友華倫梯諾夫的這些論斷，或是故意的說謊，或至少也是哲學的無知。

事實上，現實中「樸實實在論」或人的率直的常識所固有的正確信念，是物體不依賴感覺而存在。第二種論調也是不合理的，因為唯物論斷定：物體是不依賴人是否感覺牠們的作用而存在。

列寧指名這些搗亂者嘆息說：「馬赫主義者的先生們，這不是哲學，而是無聯繫的字句排列呵。」

（「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七十頁）。

像這樣，列寧從馬赫主義者的頭上奪去了假面，指出了他們用怎樣的手法企圖抹去唯物論與觀念論不可調和的對立。

揭穿馬赫主義者們欺騙的巧妙性的那種工作，在別個問題的關係中，即在關於思維和腦子的聯繫中，也是必須做的。

五 人是不是用腦子思索

對於健全的思考以及對於唯物論哲學，答覆標題所提出的問題是最簡單的：思維是和腦子聯繫着的，思維是腦子活動或機能的現象。恩格斯敘述費爾巴哈及自己所有的對這個問題的見解的時候說：「那個物質的——、被我們在感覺上所體會出來的世界，我們自己也屬於這個世界，牠是唯一實在的世界」，「我們的意識和思維，好像他們是超感覺的，却是物質的、肉體的器官、腦子……的產物。物質不是精神的產物，而精神却只是物體的高級產物。」（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七十一頁引文）。恩格斯在別地方又說過：「思維和意識是人的腦子的產物。」（全書全頁）。

對這個問題，唯物論的立場就是這樣的。

觀念論站在直接對立的立場上斷定說：物質，也就是說腦子，是精神或意識的產物。經驗批判論

學派的首腦亞溫拉利烏斯拒絕唯物論的觀點。可是他並不願公開地站在觀念論的立場上，對他應當遮蓋痕跡。做着一種他在和觀念論戰鬥的樣子，他提議拋棄這個問題。正是用這種方法，他斷定說：人們達到對外在世界的否定，把外在世界變為感覺或表象，即是達到哲學的觀念論。亞溫拉利烏斯自己以為是和觀念論沒有關係的，因為擁護一切處在我們面前的一律的實在性。（「元素」、「感覺的複合」）。

反對唯物論，亞溫拉利烏斯提出了由關於世界的自然概念的退却加以責難，這種關於世界的自然概念，是對唯物論加入了一切在人的腦子中直接觀察出來的「投入」。這樣發生了新的遭到惡劣批評的「投入作用」的理論，照這種理論說，「唯物」論的哲學研究感覺、表象和思維在腦子中的「投入」，在腦子中不能公開地用科學的觀察。因此亞溫拉利烏斯提議放棄那種思維在腦子中的「投入」，而同意牠的觀察，照這種說法，無論腦子，無論思維，都是同等價值的「元素」，或率直說感覺。

這一切詭計和戲法，完全被列寧揭穿了。列寧說過：「那種詭計，完全是詭辯，對牠，我們看出了那種惡劣批評的同格的例子。亞溫拉利烏斯把讀者對觀念論詭計的注意引開去了，同時事實上又用一點別的話來辯護同樣的觀念論：思維不是腦子的機能，腦子不是思維的器官，感覺不是神經系的機能，不，感覺，這是「元素」，在一種聯繫中只有心理的，在別種聯繫中（雖然也是『同樣的』元素，可是）物理的。用新的紛亂的術語，新的虛張聲勢的話句，所表現的那種似乎新的『理論』，亞溫拉利烏斯只是蹲在一個地方，並回歸到自己基本的觀念論的前提。」（「列寧全集」，第十三

列寧說過：俄國的馬赫主義者波格達諾夫，上了教授們的哲學的「釣鉤」，相信似乎亞溫拉利烏斯是在用自己的「投入作用」論對觀念論鬥爭，並且說明因為什麼發生承認兩種獨立的存在——精神和肉體——的二元論。波格達諾夫斷定說：我們僅能直接觀察物質的肉體，關於別人的體驗，我們只能成立假設，別人的體驗對於我們，是要想像地「置身在他的肉體裏面，投入他的有機體中。這已經是多餘的假設，並且甚至是惹起了許多矛盾的假設。」（「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七十二頁引文）。

波格達諾夫夥同亞溫拉利烏斯，提議放棄那種「投入作用」，因為牠產生了精神和肉體的二元論。他沒有注意亞溫拉利烏斯所設想的「投入作用」論，實際上是傾向反對唯物論關於這事的論斷：「思維是腦子的機能，感覺是人的神經中樞的機能，即是爲了破壞唯物論而否定生理學最基本的真理」。

（「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七十三頁）。這樣看來，對那種亞溫拉利烏斯所製造的精神和肉體二元論的克服，是使用否定不依賴意識的客體的方法，對二元論作觀念論的克服。列寧作了一個總結算說：「關於『投入作用』的學說，是牽強附會的觀念論的胡說和矛盾的自然科學的糾纏，自然科學是不屈不撓地主張思維是腦子的機能，感覺、即外在世界的肖像，是在我們身上，是物體影響我們的感覺器官而惹起的。對精神和肉體二元論實行唯物論的排除，（即是唯物論的一元論），是在於精神不依賴物體就不存在，精神是第二次的東西，是腦子的機能，是外在世界的反映。對精神和物體二元論實行觀念論的排除，（即觀念論的一元論），是在於：精神不是物體的機能，所以精神是初次的東

西，『環境』和『我』只有在同一『元素合成物』的不可分割的聯繫中才存在。除這兩種直接對立的排除精神和物體二元論』的方法外，不能有任何第三種方法，如果不算折衷論，即是唯物論和觀念論不可解的糾纏的話。」（『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七十三頁）。

如果亞溫拉利烏斯找到了對於某些輕信的馬赫主義者的這一類的食餌，那末哲學專家就是更明敏的，並且一下就發現了亞溫拉利烏斯的狡計，胡亂地揭出「一切可能的『最新的』和『獨創的』體系中唯物論和觀念論沒有聯繫的破片。」（『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七十五頁）。列寧說過，這裏事件的本質，是在於每個哲學專家都辯護自己所有的「駁倒」唯物論的方法，並且就對敵手的關係說來是最不講情面的。

當馬赫主義者毫無保留條件宣言在認識論中擁護主觀觀念論的時候，就關於思維和腦子的聯繫的問題的矛盾、折衷論、紛亂，顯現得特別鮮明。英國的馬赫主義者比爾遜就屬於這一類，他承認唯一存在的只有「感覺的知覺」，同時却跟着自然科學說，不懷疑人是用腦子思索。議論中的矛盾，在他那裏是以赤裸裸的形態出現着。一方面，比爾遜斷定說：「在我們親屬的神經系的範圍以外，意識沒有任何的理解力，……不合邏輯地斷定說，意識或意志是在物體以外存在着。」（『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七十五頁）。從另一方面，在比爾遜看來，物體不外就是「感覺出來的知覺」。列寧說過：「比爾遜那裏的紛亂，達到了驚人的程度！物體不外是一羣感覺出來的知覺……這就是說，感覺和思維是初次的東西，物體是第二次的東西。不，缺少物體意識就不能存在，並且甚至缺少神經系意識都

似乎不能存在呵！即是，意識和感覺是第二次的東西。水在地上，地在鯨魚背上，鯨魚在水上。馬赫的『元素』，亞溫拉利烏斯的同格和投入作用，都一點也沒有排除這種紛亂，而不過使事實模糊，使用學術——哲學上的隱語做手段，來遮蓋着痕跡吧了。」（全書全篇）。

這樣看來，無論經驗批判論者——亞溫拉利烏斯以及和他完全同意的馬赫，俄國的馬赫主義者也一樣，——怎樣努力避免人家責難他們是主觀觀念論，他們對這件事都沒有成功。由主觀觀念論而來的不可避免的結論——獨在論，即是那種「奇怪的理論」，照史達林正確的表現說，是「在於人相信外在世界的存在，只相信有『我』自己。」（史達林：「和杜倫特的談話」，見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的「真理報」）。

馬赫主義的哲學鑽進了這樣的牛角尖裏。

波格達諾夫企圖證明，他自己是在批判地改造馬赫主義，却把馬赫主義反動的特色更加挖深了，並且就實質說來，是從觀念論的立場來批判牠，由馬赫主義中把唯物論最後的殘餘驅除完盡了。

例如，照波格達諾夫說，物理的和心理的不是兩種各別的、無關的法則性（像經驗批判論者說的），而是一種經驗組織的兩個階段。心理的，這是個人的經驗，物理的是集體的經驗。

完全顯然，在這種關係中，波格達諾夫是決然轉到了主觀觀念論的立場上了，雖然用「馬克斯主義的」語調說到「集體的經驗」。

第二章 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二）

——世界認識性的問題——

一 不依賴意識的物自體是不是存在

我們在前面就已經看過了；爲着理解哲學的鬥爭，恩格斯把哲學家分爲兩大陣營，對牠規定兩種基本的哲學流派——唯物論與觀念論，有着怎樣巨大的意義。我們也相信，尤其是根據馬赫主義的實例，一切超立唯物論和觀念論以上，抹除區分這兩種流派的不可通行的界線的一切企圖，都是沒有結果的；避開哲學的基本問題——物質或精神那一種是初次的東西，意識對存在、思維對物質有着怎樣的關係——的努力，也都是沒有結果的。

哲學陣營之間的鴻溝，就哲學的一切問題進得很深了，然而不是採取這種單純的形式：這種分割直接出現在眼前。這也是惹起有意的或無意的紛亂的條件，牠有在和馬赫主義的情況中同樣的目的，即是塗抹唯物論與觀念論之間的區別的任務。

在這種關係中，對於哲學根本問題的別方面應當加以特別的注意。這種根本問題，如同我們已經知道的，是在於什麼是初次的東西：物質或精神，物質或意識。這個問題的第二方面，是關於意識或我們關於物質的知識對物體本身有着怎樣的關係的問題。我們是不是實實在在並正正確確認識物體呢？與格斯說過：「關於思維對存在的問題，還有別一方面：我們關於我們周圍的世界的知識對這個世界本身有着怎樣的關係呢？我們的思維是不是有能力認識實在的世界呢？我們是不是有能力在自己關於實在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給現實正確的反映呢？」（恩格斯：「費爾巴哈論」，十八頁）。

對這個問題，唯物論哲學是毫不動搖地答覆得肯定的。事實上，如果我們的認識不能提供關於物體的正確表象的話，那末人就似乎沒有能力在其中確定方針，他的活動就會和實際世界發生矛盾，對人自己的有機體也就會有損害和毀滅的結果。

就這個問題，哲學界中似乎發生了力量的重行配置。看得出來，不僅唯物論對所提出的問題是答覆得肯定的：「絕大多數的哲學家，——恩格斯說，——對牠都是答覆得肯定的。」（「費爾巴哈論」，十八頁）。與格斯指出絕對觀念論者黑格爾的立場，有資格做這樣肯定答覆的實例。可是對於絕對觀念論，却認為認識不是因爲人和自然相互影響、人類實踐的結果而使外在世界在人腦中的反映（唯物論）；在他們看來，認識是「觀念的自我發展」，發展的絕對觀念的「表露」，觀念本身的「自我意識」的結果。

照黑格爾的說法，最後的結果，是得出了思維在認識思維。

這樣看來，在這種問題中，也和在第一種問題中一樣，唯物論與觀念論之間有着根本的差異。然而必須注意；黑格爾徹底的客觀觀念論，比前輩的觀念論哲學，尤其是比休謨和康德的不可知論，是巨大的進步，現在我們就要談到牠了。

觀念論者黑格爾的這種進步，首先是在於他要求承認客觀的真理，以後是在於：他在關於認識的問題中是站在歷史的觀點上，並對於認識的過程本身應用辯證法。黑格爾哲學的這種成功，是「純思維」非單純發展的結果。恩格斯說過：事實上，哲學家是在被自然科學和工業偉大的、極迅速的和猛烈的發展推向前進。（「費爾巴哈論」，第二十頁）。因此在觀念論哲學的體系中也侵入了唯物論的內容。恩格斯說過：「在黑格爾的體系中，事情終於達到了那一點，牠，無論就方法說或內容說，都不過是把提出了的唯物論來觀念論地加以思索罷了。」（「費爾巴哈論」，二十至二十一頁）。

在這裏也應當說，只有科學共產主義的奠基者馬克斯和恩格斯，才能夠剖發這種唯物論的內容，由觀念論的外壳中，剝出黑格爾辯證法「合理的」、即是真正有價值的核心理，馬克斯和恩格斯同時創造了辯證唯物論的哲學。

關於這事，「聯共黨史簡明教程」說過下述的這些話。

「說明自己的辯證方法的特性，馬克斯和恩格斯通常都是引證黑格爾的話，把他作爲一個使辯證法的基本特色公式化了哲學家。然而這却不是說馬克斯與恩格斯的辯證法是和黑格爾的辯證法一樣的事實上，馬克斯和恩格斯由黑格爾的辯證法中，不過取出了牠的『合理的核心』，而拋棄了黑格

爾的觀念論的外壳，同時把辯證法向前發展了，是爲着對牠賦與現代科學的樣式。」（「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一百頁）。

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資產階級的哲學中，擴大了「回到康德」的呼號，把哲學造成了比黑格爾的哲學大大的退步，尤其是在認識論的問題中。在資產階級的哲學中，認識世界的不可能性，成了支配的觀點。在說到多數哲學家都站在世界可認識性的觀點上的時候，恩格斯特別強調說：「有一夥別的哲學家，他們論駁認識世界的可能性，或就最低限度說，論駁對世界完全認識的可能性。新時代的哲學家中，休謨和康德就屬於這一羣，他們在哲學發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費爾巴哈論」，十八頁至十九頁。）

休謨和康德的觀點存在什麼裏面呢？

「其中，第一是巴克利主義的見解的繼承人。也和巴克利一樣，休謨認爲：在自己的認識中，我們不是和物體有關係，而不過是和感覺有關係。可是同時和巴克利一樣，把神認做是感覺的原因，神創造『思想的靈魂』（即是人）以及他們的感覺，休謨宣佈說，處在感覺範圍以外的東西，是一般絲毫不能知道的。處在這種範圍以外的一切，照休謨的說法，都是不能認識的，因此他的哲學也就得不到可知論和懷疑論的名稱。在康德那裏，形式上有點不同，可是本質上也是包括這些事情。康德不希望把他和巴克利視同一律，並且聲明，他認爲那些對人的感覺器官起作用的物體是感覺的原因。然而這些物體，好像牠們是獨自（或用他的哲學的話說就是『物自體』）存在着，是處在自己對人影響以外

存在着，是絕對不能認識的。這樣看來，休謨和康德在這種關係中有區別：休謨完全不希望知道『物自體』，或懷疑物體本身的存在，並否定證明牠們存在的可能性；那時康德却和他相反，康德承認這些物體的存在，雖然也認為牠們是完全不能認識的。他們共同的是什麼呢？對於他們共同的，是他們的不可知論，即是承認那種達不到的知識領域，把現象，即是把那種被人所感覺出來的東西，由獨自存着的物體作原則上的劃分，這兩位哲學家那裏共同的東西是什麼呢？——列寧提出這個問題並對馬赫主義者——紛亂者說明，——那是他們把『現象』由那種被表現的東西，把感覺由被感覺的東西，把爲我們的物由『物自體』作原則上的劃分，其間，休謨一點也不想去知道『物自體』，關於『物自體』的思想本身，他認爲是哲學上難於容認的……康德允許『物自體』存在，可是宣佈牠是『不能認識的』，是和那些原則上屬於別一領域的現象有原則上的區別的，對於『來世的』……難於達到的知識領域，沒有啓開的信心。」（『列寧全集』，第十三卷，八十三頁）。

不可知論的觀點，從觀念論者黑格爾方面遭到了批判，黑格爾甚至從澈底觀念論的立場上，都指出了不可知論的破產。可是在這裏，事情的本質不單獨僅在學理的論據上。我們關於物體的認識可信或不可信，確實或不確實，最後不是藉學理上的討論來解決，而是藉實踐來解決。舉個例子說，如果我們沒有可能在實踐上檢驗某種新發見的穀粒植物的營養價值；那末關於牠的營養價值的爭論就等於沒有任何的意義，並且是白費時間，創造了工具，發明了取火的方法，人在實踐上證明了自己對自然物體的屬性的理解的正確。馬克斯說過：「人類的思維能否具有對物體的真實性的問題，完全不是理

論的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人應當在實踐中證明真實性，即是自己思維的確實、有力、堅固。關於那種脫離實踐的思維確實或不確實的爭論，是純粹煩瑣哲學的問題。」（「列寧全集」，第十二卷，八十五頁）。

事實上，中世紀煩瑣哲學的完全無結果，就是把真理放在實踐檢驗以外的、關於真理的爭論的空洞性的鮮明實例。例如，從煩瑣哲學的原理出發——「自然不能忍受空虛」——或不從這種原理出發，關於唧筒中的水會不會昇到任意的高度的爭論，就是完全沒有結果的。意大利的學者所做的實驗證明了，唧筒中的水只能昇到一定的高度（約十公尺），依於空氣的壓力或依於空氣柱的重量而定，這個空氣柱是把自己的壓力傳達到被吸入唧筒中去的水上面的。自然科學和技術學供給了多到無數的這一類的例子。

恩格斯說過：「對於這種哲學的狂想，也和對於一切其他的狂想一樣，最決定的辯駁是在實踐中，即是在實驗中和工業中。如果我們能夠用這些來證明我們對於某種自然現象的理解的正確性：我們自己把牠造成、由牠的條件中把牠排取出來，強迫牠服務我們的目的，那末摸不到邊的『物自體』就達到了結束。在動物和植物體中所構成的化學物，留下有這一類的『物自體』，當有機化學還沒有把牠們一個接着一個準備好的時候；那種『物自體』變成了爲我們的物，例如茜草色素，茜草染料，我們現在不是由那些在田野上培植的茜草根取出來，而是極廉賤地並簡單地由石煤油中取出來。哥白尼的太陽系，經過了三百年，保留是一個假設，是高度可信的假設，可是依然還是一個假設。當時盧

威利厄，根據這個體系的資料，不僅證明了應當有一個直到現在還不知道的行星，而且也用計算儀器確定了這個行星在天界中佔有的地位，在這以後，當加列確實找到了這個行星的時候，哥白尼的太陽系才證明了。」（見「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一〇八頁）。

馬克斯和恩格斯這樣提出問題，使典型的不可知論者休謨和康德，以及一切他們現代的後繼者、新休謨主義者和新康德主義者、而且也有馬赫主義者（馬赫主義者對這個問題和他們沒有絲毫不同），使這些人的一切杜撰的破產完全暴露出來了。

把以前不知道的「物自體」變成爲我們的物，現代化學提供了多到無數的例子。橡膠對於我們是長久不易理解的東西，因爲是由熱帶國家的植物中提取出來，並且對於我們是輪人的對象。蘇維埃的科學，不僅在蘇聯國內發見了橡膠性的植物，而且找到了用澱粉和酒精人工製造橡膠的方法。

關於物體的原子構造的學說，也能用做把假設變爲科學理論的實例。這種學說也經過很久的時間依然是一個假設。當門德勒夫根據這種假設組成了元素的週期系並預言了那時以前還是不知道的化學元素的時候，而以後就在實際上發見了把原子的假設變爲科學理論，原子的存在被許多經驗證明了，而且還發見了比原子更小的那時以前還不知道的物質的極小部份——電子和水素原子核。

由馬克斯和恩格斯的立場，推演出來了如下的對於認識論重要的結論，列寧說過：

「（一）物體是不依賴我們的意識、不依賴我們的感覺、在我們以外存在着，因爲這是無疑的，青草色素昨天就在石煤油中存在着，並且這也是無疑的，我們昨天一點還不知道這種存在，由這種齒

草色素沒有取得任何的感覺。

(二)現象和物體之間，自身中決然沒有也不能有任何原則上的區劃。認識的東西和還不認識的東西之間的區別是簡單的，而那些關於認識的東西和不認識的東西之間的特別界限、關於處在現象以外的物自體（康德）的哲學杜撰，或是關於能夠而且應用如何的哲學格壁來把關於還不認識的、可是在我們以外存在的世界某部分的問題分隔開來（休謨）的哲學杜撰，——這一切都是空洞的廢話，……狂想、捏造。

(三)在認識論中，也和在一切其他的科學領域中一樣，要辯證法地來討論，即是不把我們的認識預定為既成的和不變的，而是要用怎樣的方式由不知區別出來知，用怎樣的方式把不完全的、不確實的知識成爲更完全的和更確實的知識。」（「列寧全集」，第十三卷，八十四頁。）

這一切指出了；物體是客觀地、在我們的意識以外存在着，依照我們發見牠們對我們的感覺器官直接或間接影響的程度，我們就開始認識牠們，或我們開始觀察「物自體」變成「爲我們的物」。列寧說過：「由這——牠是一切人在人的生活實踐中所提供的，牠是自覺地把唯物論奠做自己的認識論的基礎的——而來的唯一的和不可避免的結論：對象、物體、軀體是在我們以外並不依賴我們存在着，我們的感覺是外在世界的肖像。相反的馬赫的理論，（他說物體是感覺的複合），是可憐的觀念論的胡說。」（「列寧全集」，第十三卷，八四頁。）

跟着要說：馬赫主義者不僅自己糾纏在觀念論的理論中，而且企圖搜尋馬克斯和恩格斯之間關於

唯物論的認識論最重要問題的意見不一致。馬赫主義者契爾諾夫負起了這種任務（他是社會革命黨的指導者），他提出了不合理的論斷，彷彿馬克斯不承認物自體的存在。列寧研究了契爾諾夫這種胡說的論斷的時候說：是絕對不可能的，是絕對不需要的。這一切都是這位俄國馬赫主義的代表在哲學史的問題中不可信的糾纏和無學的結果。爲着指出一切馬赫主義者把關於「物自體」的簡單問題，即是把關於那些不依賴意識、可是因爲物體影響人的感覺器官而完全可以認識的物體本身存在的簡單問題，弄得糾纏不清的企圖破產到了怎樣的程度，列寧對唯物論者費爾巴哈及狄慈根的見解的詳細解剖加了特別的注意，狄慈根是一個德國的工匠，他獨立地達到了辯證唯物論的學說。

費爾巴哈嘲笑了那些認爲世界是精神產物的觀念論者的見解，並證明了世界是不依賴我們而自身存在着。這個世界是我們可以認識的，所以康德把一切物體分爲不能認識的「物自體」和可以認識的現象是不成立的。列寧說，現象世界和物自體世界之間那種不合理的鴻溝，是僧徒們所創造的，並把哲學教授們拉到了他們那裏。費爾巴哈說，當然，人們關於物體的表現和這些物體有區別，因爲人自身也和別種自然物體有區別。他說：「人是和太陽、月亮、星宿所不同的實體，人是和石頭、動物、植物所不同的實體，——一句話，人是和那一切被他用總術語——自然所指示的物體所不同的實體，所以，人關於太陽、月亮，星宿及關於一切其他的自然物體的表現……，雖然那些表現也是自然的產品，却是和牠們在自然中的物體所不同的別種產物。」（「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九六——九七頁）。物體，牠們是自身存在着，當然和我們關於牠們的表現有所不同，列寧解釋說：一物自體和爲

我們對物有所不同，因為爲我們的物只是物自體的一部分或一方面，如同人本身一樣，只是在他的表現所反映的自然的一小部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九十七頁。）費爾巴哈用別的實例說明了同樣的思想。他說：「我的味覺神經，如同鹽一樣，也是自然的產物，可是不能由這引申說：像那一樣鹹鹽味簡直就是牠的客觀特性。」（『全書全頁』）。這就是說：感覺是物體影響我們的感覺器官的「親身」，是客觀物體的主觀肖像。費爾巴哈用這一切實例證明了：感覺和物體本身不是同一樣的，可是也不能代替牠說：關於物體的表象和物體本身之間有不可越過的界限，因為這兩樣都是自然的產物，而且是在一樣（表現）中反映着別一樣（物體）。因此列寧說：「現象和物自體之間一切神奇的、精妙的、造作的界限，是一連串的哲學廢話。事實上，每個人都億萬次看見過物自體簡單而且明顯地變成了現象、『爲我們的物』。這種轉變也就是認識。」（『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九七——九八頁）。

辯證唯物論者狄慈根的立場完全是這樣的，他指出了：作爲被我們所表現的物體和作爲牠自身存在的物體之間，沒有根本上的區別。他說：「很容易瞭解，『世界本身』和作爲被我們所表現的世界、世界的表現，前一種和後一種的區別，不會比全體對部分的區別更大……表現和那種被表現的東西的區別，不會比十公尺的道路對全條道路的區別更大，也不會更小。」（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九十八頁引文）。在狄慈根這些辛辣的言論中，包含了完全正確的思想：物體和現象之間沒有任何根本上的界限或「生成的不一致」。狄慈根正確地把那種使「物自體」和現象完全的分裂叫做「不

健全的神秘說」。馬赫主義者，尤其是波格達諾夫，抓住狄慈根表現方法中的缺點，以便把糾纏不清的東西弄到理智中去。波格達諾夫對狄慈根補充了：「物自體」和現象根本上的劃分，承認物體僅是被我們模糊地認識的。他斷定說：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者們也支持這一類的見解。列寧說：這一切，「是一個連串的糾纏不清的塊結」。停留在這種糾纏上是不需要的，因為上面所引述的唯物論者們的一切見解都指出了：波格達諾夫對物體下的判斷是完全和實際矛盾的。對於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之間的聯繫不理解，是波格達諾夫（契爾諾夫及其他馬赫主義者也一樣）就關於世界認識性的問題所發生的糾纏不清的原因。在轉到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這項重要問題以前，——這項問題是被列寧光輝地解決了的和闡明了的，他發展了辯證唯物論的奠基者馬克斯和恩格斯的見解，——還必須對馬赫主義者在關於物體在意識以外存在的問題中所實行的對唯物論的曲解，再說不多的幾句話。

二 馬赫主義者認定外在世界是「感覺的複合」

列寧以自己深刻的思想，對於一般經驗批判論的觀念論哲學，尤其是對於那些「希望做馬克思主義者」的俄國的馬赫主義者，加給了重大的打擊。這些馬赫主義者以及他們的首領巴柴羅夫，爲了和唯物論鬥爭，選取了特別狡猾的手法，這種手法是被列寧徹底揭穿了的。這種手法是包括在這裏面：俄國的馬赫主義者做出了一種姿態，好像他們不是在和唯物論戰鬥，而是在和觀念論戰鬥，即

是在和普列哈諾夫的觀念論的錯誤戰鬥。有什麼關於恩格斯的地方，那末他或是完全迴避，或是這樣來「修改」：把不妥協的唯物論者恩格斯，變成馬赫主義者類型的平凡的經驗批判論者。把普列哈諾夫拋開一邊，在普列哈諾夫那裏，不僅有着不正確的公式化，而且在解釋馬克斯主義的時候也有錯誤，（關於這些事情下面會說到），必須來說明一下巴柴羅夫所實行的對恩格斯見解的曲解的性質。這些曲解的目的，是要證明經驗批判論是真正科學的哲學，以及證明恩格斯的立場是和經驗批判論的立場一致。

爲了揭穿巴柴羅夫的偽造，首先就要想到恩格斯對於有關「物自體」的問題、即是關於物體不依賴我們的意識並在我們的意識以外真實存在的見解是怎樣的。就這項問題，恩格斯根據自己唯物論的立場，剖明了不僅康德的後繼者、而且也有休謨類型的不可知論者的見解的破產。康德的後繼者跟着康德一樣斷定說：「物自體」存在着，可是牠是我們不能認識的。如同我們在前面看見過的，這些見解的破產是被恩格斯用許多光輝的實例證明了的，這些實例指出了不認識的（而就實質說是暫時不知道的）「物自體」怎樣變成了知道得很清楚的「爲我們的物」。休謨的後繼者或休謨類型的不可知論者，完全不承認有任何的「物自體」。「不可知論者前進得不比感覺更遠，他們宣佈說，不能知道那些關於牠們的來源或關於牠們的原件沒有一點真憑實據的東西。」（「列寧全集」，第十三卷，八九頁）。

關於不可知論者的這些論斷，恩格斯說過，牠們事實上是不能用任何學理上的論據加以駁倒。

可是，恩格斯繼續說：在人類作成證據以前，牠們就在活動着。當我們吃完了布丁的時候，恩格斯引用英國的諺語說，我們就提供了牠實際存在的證據或檢驗。「在那時候，當時依照被我們所感覺出來的某種物體的屬性，我們就把它爲自己而使用着，——我們就在這時候，受到了我們所感覺出來的感覺的真和僞的毫無錯誤的考驗。如果這些感覺是不真實的，那末我們關於利用這種物體的可能性的判斷也就必然是不真實的，並且那種利用的一切企圖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引到失敗。可是如果我們達到了我們的目的，如果我們發現物體適合我們關於牠的表現，牠提供了我們使用牠所預期的結果，——那時我們就有了確實的證據，在這些界限內，我們關於物體及牠的屬性的感覺，和存在於我們以外的現實符合。」（恩格斯：「社會主義由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的序言，一七頁）。

恩格斯這種顯明而且十分清晰地公式化的唯物論的立場，似乎不能被任何的歪曲屈服：「物體是在我們以外存在着。我們的感覺和表象是牠們的肖像。實踐提供了這些肖像的檢驗。真和假的區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八十九頁）。

然而俄國馬赫主義的代表者巴柴羅夫，照列寧的說法，他是無益地陷落到了亞溫拉利烏斯的學派中的，企圖用欺騙的方法把觀念論的私貨偷運進去。

藉口批判普列哈諾夫，並假裝做恩格斯的擁護者，巴柴諾夫對馬克斯主義補加了這樣的見解：「直接提供的東西」或「實際上提供的東西」具有客觀實在性。

巴柴諾夫的欺騙，是把「感覺複合」的概念代替「直接提供的東西」的概念而構成的。這種欺騙

被列寧揭穿了，他指出了：馬赫主義者用「直接提供的東西」這句話，來努力一方面矇混不可知論和觀念論之間的區別，另一方面矇混不可知論和唯物論之間的區別。「對於唯物論者，『實際上提供的東西』是外在世界，我們的感覺是牠的肖像。對於觀念論者，『實際上提供的東西』是感覺，其間，宣佈外在世界是『感覺的複合』。對於不可知論者，「直接提供的東西」也是感覺，可是不可知論者沒有走向前去，沒有對外在世界的實在性作唯物論的承認，也沒有對我們感覺以外的世界作觀念論的承認」。（全書九十一頁）。

馬赫主義者巴柴羅夫，違反恩格斯立場的這種明明白白的思想，而對牠補加了不可知論者的立場，對牠強迫加上這種見解，說恩格斯沒有容許走出「感覺出來的知覺」的範圍以外。

列寧指名巴柴羅夫斥責說：可以站着任何方便的立場上，可是不能把恩格斯的話錯誤引用，「而且由恩格斯的話裏十分明白地看得出來，對於唯物論者，實際存在是處在人的『感覺出來的知覺』、印象和表象的範圍以外，對於不可知論者，走出這些感覺的範圍以外就是不可能的」。（全書全頁）。巴柴羅夫跟着亞溫拉利烏斯和馬赫後面，認為直接（實際）提供的東西也包括感覺的主體和感覺的環境，「並且努力用那種對讀者細微的形象，來把這種胡說加在唯物論者恩格斯的名上！」（全書全頁）。

巴柴羅夫的一切欺騙，當他自己假裝做恩格斯的擁護者、對客觀實在性提供自己的公式的時候，就一下暴露出來了。他說：「感覺的表象也就是在我們以外存在的現實。」（全書九十三頁）。可

是這種公式也就把巴黎羅夫的觀念論完全洩漏出來了。列寧說：「這恰好也就是馬赫主義的那種根本的胡說，根本的糾纏和詐欺，因牠使這種哲學一切其餘的蠢辯完全失掉了意義，並且在牠後面，馬赫和隱在的反動主義者及僧侶主義的說教者，內在論者亞溫拉利烏斯接吻了。無論巴黎羅夫怎樣週旋，無論他怎樣狡猾，無論他怎樣會弄外交手腕，來迴避辣手的條目，可是一切都澈底說出口來了，並把自己的一切馬赫主義的本性洩漏出來了。說『感覺的表象也就是存在我們以外的現實』。這就是表示回到休謨主義甚至是巴克利主義去了，是在『同格』的迷霧中隱藏着的。這是觀念論的胡說或不可知論者的遁辭……因爲感覺的表象不是存在我們以外的現實，而不過是這種現實的肖像。」（「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九十三頁）。

列寧無情地嘲笑了馬赫主義者所吐露出來的糾纏，並殘酷地追究了巴黎諾夫曲解恩格斯十分明白的思想，同時把不可知論和觀念論暗中弄到唯物論下面去的一切企圖。他說：「要問，沒有失去理智的人們，以健全的理智和永久的記憶會怎樣判斷呢？彷彿感覺的『表象……也就是在我們以外存在着現實呢』？地球是在我們以外存在的現象。牠一點也不和我們感覺的表象『一致』（也就是說存在），不是和牠在不可分割的同格中存在，不是在別種聯繫中和感覺同樣的『元素的複合』，因爲地球那時就存在了，當還沒有人時候，當還沒有感覺器官的時候，當還沒有在那樣高級形態中組織着的物體的時候，在這種高級形態下，物體的屬性有感覺才是相當明顯的。」（「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九十三頁）。

因爲和巴柴羅夫對恩格斯的見解加以歪曲的連帶關係，還有「形而上地」對唯物論的責難，這是巴柴羅夫由反動的哲學教授們那裏借用過來的。在這下面，巴柴羅夫因爲這事而洩漏了自己和觀念論者的血緣關係；採用康德主義者和休謨主義者所發明的術語，這個術語是爲了便於設定現象和物自體之間原則上的界限。這個術語是一個拉丁字「先驗」，意思是說轉移，正是由現象或感覺到自身所感覺出來的世界的轉移。「由現象，如果想說的話，或說由我們的感覺、知覺等等到存在於知覺以外的物體的轉移，就是先驗，康德說，現在我們容許先驗，不是爲着知識，而是爲着信仰。休謨反駁說：我們完全不容許先驗。康德主義者，休謨主義者也一樣，於是把唯物論者叫做先驗的實在論者、『形而上學者』，說這些人實行着由一個領域到別個有着根本區別的領域的不合法則的轉移。」（全書九十四頁）。

這是自然而然的，由現象到物體的轉移，由對物體的感覺到真正存在着的物體的轉移，是在不斷地被一切健全思想的人們所作成：唯物論自覺地把外在物質世界的客觀存在的這種事實，莫做自己的認識論的基礎。

使巴柴羅夫和反動的哲學家結合在一起的巴柴羅夫的糾纏，目的是要證明馬赫主義不是「形而上學」，而確實是站立在觀念論和唯物論以上的科學的哲學。

不再停留在馬赫主義者所實行的對恩格斯的見解加以歪曲和偽造上，我們現在要轉到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重要問題上去，這些問題會明示馬赫主義者達不到的理解。

三 客觀真理是不存在

關於真理的問題，是認識論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事實上，真理是科學認識的結果，即是發現物質世界運動和發展的法則。獲得這種真理用來爲人們的利益而改造現實，就是科學認識的目的。當科學確立了的時候，即是物體在牠們一切的變化下不會從新發生也不會消滅的時候（物質永在法則），那末這種真理就服務於農業及化學工業巨大成功的基礎。當真理確立了的時候，即是能力（或實行工作的能力，這是運動着的物質的基本屬性）不會因什麼而發生也不能轉變爲什麼或消滅的時候（能力保存法則），那末這種真理的發現，就具備了蒸氣和電力在工業領域中巨大成功的條件。

馬克斯所發見的階級矛盾的毫無妥協性的法則，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不可避免性的法則，用革命的理論武裝了無產階級，並且也是他們在蘇聯戰勝了資產階級的一個必要的條件。

爲着排除波格達諾夫及經驗批判論者一般在關於客觀真理中的糾纏，列寧指出了這裏有兩個方面或兩個問題：第一是關於客觀真理的問題，第二是我們獲得這種客觀真理的程度的問題。他說過這裏有兩個問題：「（一）客觀真理是不存在呢？即是在人的表象中是不是能夠有那種不依賴主體、也不依賴個人、更不依賴人類的內容呢？（二）如果是的話，那末表現客觀真理的人的表象是不是能夠把牠一下就整個地、無條件地、絕對地表現出來呢？或是只能把牠近似地、相對地表現出來呢？這第

二個問題，是關於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相互關係的問題。」（「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〇〇頁）。

對第一個問題的答覆，唯物論的哲學是完全確定的。存在於人的意識以外並且不依賴於人的物體或客體，影響着人的感覺器官並惹起着感覺。感覺是這些客體存在着的物體的肖像。以這些感覺做工具而獲得的真理，牠經過適當的形式的實踐所檢驗，就會提供物體的客觀可信的知識。所以真理就自己的客觀內容說來不依賴於主體。否定客觀的真理，就會引到不可知論、主觀主義、主觀主義的觀念論。列寧說：「即令是由上面引述的一個自然——歷史的真理的實例看來，這種否定的不合理也是顯而易見的。自然科學不許對這事懷疑：牠斷定地球在人類以前就存在是真理。從唯物論的認識論看來，這是完全適合的：不依賴於反映者的被反映者（不依賴意識的外在世界）的存在，是唯物論的基本前提。自然科學斷定地球在人類以前就存在，這是客觀真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〇〇—一〇一頁）。唯物論者費爾巴哈說：「我的感覺是主觀的，可是牠的基礎或起因却是客觀的」。他繼續說，唯物論是由被感覺的世界出發，也和後者一樣，是客觀的真理。恩格斯的立場也是這樣的，他在對不可知論者及一般主觀觀念論者的鬥爭中把牠發展了。

馬赫主義者方面，對於這種就唯物論看來是簡單而且顯明的問題有着怎樣的態度呢？由前面的敘述就已經是明明白白的，馬赫主義或是完全否定客觀真理的可能性，或是攪亂這個問題。因為亞溫拉利烏斯和馬赫承認感覺是我們知識的源泉，「所以他們是站在經驗論（一切知識都是來自經驗）或感

覺論（一切知識都是來自感覺）的觀點上。」（「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〇三頁）。然而，爲了達到唯物論，這是不夠的。我們知道，無論觀念論者或唯物論者都能夠承認感覺是知識的源泉。由哲學史中大家都知道，無論是唯物論者（狄德羅）或觀念論者（巴克利），都是由這種立場出發。他們要由感覺的源泉的問題來區別。對於唯物論者，那些存在於人以外並影響着人的物體，是感覺的源泉；對於主觀觀念論者（對於不可知論者也一樣），感覺是物體的實在性。在感覺範圍以外的一切，或是完全不存在（主觀觀念論的極端形態——獨在論），或是我們完全不能認識的（主觀觀念論的差澀的和卑怯的形態——不可知論）。列寧說：「由感覺出發，能夠沿着主觀論的路線進行，牠會引到獨在論（「物體是感覺的複合或聯合」），也能沿着客觀論的路線進行，牠會引到唯物論（感覺是物體、外在世界的肖像）。」（「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〇三頁）。這些立場是被對於有關客觀真理的問題的態度所確定。

對於不可知論者，更加是對於露骨的主觀觀念論者，不能有也談不到客觀的真理。如果一切「經驗」都歸於主體的感覺的話，那末在他們看來，只有對他的觀念、也就是對他的感覺和表象適合，才能有真理。因爲對客體的不承認，就不能有也不能提出關於客觀真理的問題。對於唯物論者，這個問題有着決定的重要性，因爲唯物論者承認不依賴人的意識的對象的存在；所以他能夠承認那種適合這種對象的、客觀地存在着的真理。「對於第一種觀點——不可知論的觀點或者還要稍稍說到主觀觀念論的觀點，——不能有客觀的真理。對於第二種觀點，即是唯物論的觀點，切實承認客觀真理。」

（「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〇三頁）。

對客觀真理否定，是由亞溫拉利烏斯及馬赫的哲學基礎推演出來，並且用不着奇怪，牠也加入了他們的後繼者——俄國的馬赫主義者波格達諾夫——哲學中的構成部分。由唯物論退却，把波格達諾夫引進了主觀觀念論的陣營中，並且波格達諾夫一切掩蔽自己和主觀觀念論的血緣關係的企圖，都是藉口他不是由主體的意識出發，而是由「人類集團」的意識出發，就本質說來並沒有改變事實。照波格達諾夫說，「真理是觀念形態——人的經驗有組織的形態」。用普通的話翻譯出來，這個公式應當是說：集團的意識或社會的意識，影響個人的意識。能不能由這裏作出結論，說這種集團的意識同時就是合於真理的呢？當然不對。如果同意波格達諾夫的這種定義，那末就會引到承認一切僧徒的宗教胡說都是真理，因為牠們也是『人類經驗有組織的形態』。波格達諾夫在經驗的集團性質中來尋找客觀性的基礎，客觀性，在他們看來，這是一般意識性，並且自然界本身，照波格達諾夫說，是社會調和的、社會一致的經驗，總而言之，是社會——組織的經驗。」（「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〇一頁）。不難看出來，這種定義是純觀念論的，因為「自然界是不依賴人類，也不依賴人的經驗而存在着，……自然界在深沒有人類的經驗的任何『社會性』及任何『組織』的時候就存在着。」（全書全頁）。在波格達諾夫客觀真理的定義下，其中也就不包括着宗教的捏造。爲了辯護這種責難，波格達諾夫想出了如下的保留條件：並非一切「社會的」經驗都是「社會——組織的」。波格達諾夫說，「例如山怪和家神，都加入在那些處在低下文化水準的民族的社會經驗中，可是這種經驗和其餘

的集團經驗不適合，例如在牠的組織形態中沒有包含因果律的聯鎖。」（全書一〇二頁）。

這一切保留條件，沒有解救波格達諾夫對那些處在和僧徒密切同盟中的主觀論者的學說接近，事實是在這裏面。教會的學說在那種意義中也是社會——組織的和一般意識的：牠一直到現在都被人類大部分並甚至是絕大部分遵守着。至於說到這種學說是否會有因果性的聯鎖，那末首先這種宗教學說本身就是非因果性的，是被一定的原因所惹起的，是由社會發展的條件中所推演出來，並且除那以外僧侶主義在一定的歷史情況中並不排斥科學和牠的原因的說明，而只是排斥客觀的真理。波格達諾夫的一切保留條件，不能幫助他隔離僧侶主義。「聯共黨史」這樣說明了：「列寧在責難波格達諾夫、巴柴羅夫、尤世克維契及其他在信仰哲學中對馬赫的擁護者同時，更指出了：他們的見解，和現代的僧侶主義關於真理相對性的議論完全一致。列寧說：『現代的信仰哲學，完全不排斥科學，牠只排斥「對科學過份的要求」，正是只排斥對客觀真理的要求。如果客觀真理存在着（像唯物論者所設想的一樣），如果自然科學，在人的經驗中反映着外在世界，僅僅這一種才有能力對我們提供客觀的真理，那末一切信仰哲學（即是僧侶主義）就都會無條件地被排斥。如果沒有客觀真理，真理（其中也有科學的真理）不過是人類經驗的組織形態，那末這本身就承認了僧侶主義的基本前提，對他們打開了門戶，替宗教經驗的「組織形態」掃出了地位。』（「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〇頁）。

列寧不僅揭穿了觀念論和帶着宗教極端反動主義的觀念論的動搖，而且也嚴厲地竭力指出了唯物論的解決問題對於一切科學的重要性。

列寧所提出的第二項問題，對於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也顯出了巨大的重要性，這項問題即是關於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相互關係的問題，牠是對於一切形而上學的哲學——其中也有馬赫主義——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四 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

對於形而上學特有的，是經過一次動作就有了永久有效的、固定的和不變的概念。恩格斯說：「對於牠，物體或是存在着或是不存在；對於牠，對象不能是自己本身並同時是某種別的東西；肯定的東西和否定的東西是互相絕對排除着。」（恩格斯：「反杜林」，見「馬—恩全集」，第十四卷，二十一頁）。對於辯證家，「一切都在流動着，一切都在變化着」。物體和概念，牠們是在反映着的、對立着的、同時又是互相聯繫着的。肯定的東西和否定的東西是在統一體中聯繫着的。例如磁石的北極和南極一樣。

在關於真理的問題中，也是按那種分別得清清楚楚的對立來思想着。由這裏，在關於真理的問題中，有兩種形而上學的典型：一種承認永久和不變的、絕對的真理；別一種完全否定有達到絕對真理的可能性，把一切的真理都認為是相對的，因此把自己叫做相對主義者。

形而上學的唯物論者杜林，是第一類形而上學者的實例，恩格斯創作了自己一部著名的書（「反

杜林——來揭穿牠。

對於杜林，永久有效的、不變的、固定的真理是一下就存在着，牠留下的不過是發見，這種發見認為是所達到的認識的目的。恩格斯因這些話而嘲笑了杜林的傾向：最後的、決定的、永久的真理。

恩格斯研究一切確定的科學真理的同時，更指出了牠們有着相對的、歷史上規定的性質。反映物體變化着的和發展着的物體聯繫的物理和化學法則就是那樣的，所以牠們本身也遭到了變化。

自然，次次所確定的事實，如果牠的確是確定了的，就是在那種意義中的「永久的真理」：繼續向前的研究不能把牠廢止，或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把牠造成不存在的。恩格斯引用了一個那樣的「永久真理」的實例：拿破倫死於一八三一年五月五日，或巴黎位在法蘭西境內。

因為杜林愛用這些誇張的話，恩格斯像這樣嘲笑了他，同時恩格斯提出了一個問題：人有沒有能力去認識絕對真理呢？即是有沒有能力去取得關於世界及關於本身完全而且週到的認識呢？對於這個問題，作為辯證法的恩格斯像下面這樣答覆了：人的認識沒有任何的界限，人的思維對自己提出的目的及就自己的本性說，能夠認識和包括一切真正存在着的現實。每個人，個別取得的東西，是限於自己可能的認識。因此認識的無限可能性和個人思維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是以人類的歷史活動及對自然與社會認識的無限增加的形式來解決。恩格斯把人的思維就牠自己的本性說來叫做獨立自主的，即是牠具有完全取得真理的無條件的能力。他說：「思維的獨立自主性，是在許多極不自主地思索的

人身上來實現；堅決要求無條件的真理的認識，是在許多相對的誤解中來實現；如同這種獨立自主性一樣，這種認識也只有在人類無窮存在的過程中才能完全實現。」（「馬—恩全集」，第十四卷，八六一—八七頁）。

人類認識的偉大收穫，就是恩格斯這些卓越的認識的確證。我們舉一個實例，人類關於地球及其歷史的認識怎樣增大了。由古代希臘人關於地球有限的表象，把地球看做是位在世界中央的、被海洋環繞着的（雖然在他們那裏也發生過關於地面球狀性的思想）平面圓形體，科學引到了哥白尼的地球繞日運動的學說，關於地面的球狀性的學說，而以後更引到了地球及一切太陽系都是由原始的霧狀體而發生的假說。依照科學繼續向前運動的程度，我們關於地球的知識在變化着、精確起來和豐富起來，可是那些確實的東西和被檢定了的東西卻不會被拋棄，因為牠是關於地球完全和絕對真理的一部分。

「像這樣，人的思維所固有的認識的無限可能性，和個人思維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只有那樣在人類繼續的許多世代中才能解決，牠，對於我們，就最低限度說，是要在無窮的實踐上才能解決。」（「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〇九頁）。

恩格斯用許多例子說明着自己關於這些事情的思想：要通過許多相對真理來接近絕對真理，「真理」和「誤解」的概念僅在窄狹的有限的領域中才能應用，即是在一定的界限中才能應用。例如波意爾關於瓦斯的容積在固定的溫度下對壓力取反比例的法則，在繼續向前的研究下發現了在個別的情

況中是不適用的，並且一般只是在一定的範圍中才是可信的（即是對於在遠離液體化點的狀態中的瓦斯）。在一切情狀中，在這種法則裏包括了真理的一部分，科學繼續向前的運動擴大了這種認識真理的部分。

關於光的自然本性的理論的變更，能夠用做別一個實例。在十七世紀，牛頓曾經提出了光是由於別的微分子構造的假設（微分子說），可是牠是處在和事實矛盾中，並且被光的不可分裂的構造的理論代替了，被求根——胡倫爾把光作為在以大中波狀動搖的擴張的學說所代替了。現代物理學的發明，又重新復活了關於光的微分子構造的思想（福唐），並且確認了對立性統一的辯證法則的正確。列寧把牠作為特別主要的東西，竭力指出了恩格斯關於這件事的認識：是由相對真理構成着絕對真理，也是像接近真理的過程來完成。恩格斯說：「真理和誤解，如同一切在兩極對立中運動着的論理學的範疇一樣，僅在非常有限的領域的範圍內才有絕對的意義。……如果杜林有從辯證法開端的、有辯證法第一個前提的某種記號，他就知道這件事，要怎樣來商談一切兩極對立性的缺點。只有我們在上述的窄狹領域的界限以外來應用真理和誤解的對立，因為把這種對立作成了相對的，所以對於準確的科學表現方法是不適當的。可是如果我們企圖在上述的作為絕對對立的領域範圍以外來應用這種對立，那末我們已經完全遭到了失敗：對立的兩極把每一個都變成了自己的對立物，即是真理成了誤解，誤解成了真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〇九頁）。

狄慈根也是沿着這種道路來解決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聯繫的問題，他，如同上面說過的，在許

多情況中獨立地達到了創立唯物辯證法的方法。他說：「絕對真理我們能夠看見、聽見、嗅着、觸着，能夠那樣無疑地認識出來，可是牠沒有把一切都包括……在認識中。」（全書一一〇頁）。

列寧把這一切辯證法家——唯物論者的論斷，拿在許多清清楚楚的論旨中集了大成，他徹底提供了對於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之間的聯繫的週到的說明。他說：「對於辯證唯物論，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之間沒有不可越過的界限，……以現代唯物論的觀點看來，即以馬克斯主義的觀點看來，我們的知識接近客觀的、絕對的真理的界限，是歷史地約制着的，可是這種真理的存在却是不受約制的，我們接近這種真理是不受約制的。圖畫的輪廓是歷史地約制着的；可是這種圖畫表現客觀存在着的模型却是不受約制的。這些事情是歷史地約制着的：什麼時候及在怎樣的條件下，在石煤油中發現茜草色素以前，或在原子中發現電子以前，我們能夠把物體要點弄進自己的認識裏；可是這些事情却是不受約制的：每一種那樣的發現，都是『無條件地客觀認識』的前進步伐。總而言之，種種意識形態是歷史地約制着的，可是種種科學的意識形態（例如和宗教的意識形態有區別），牠適合客觀真理、絕對的本然，却是不受約制的。」（全書一一一頁）。

對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之間的聯繫不理解，是形而上學思維的結果。形而上學者沒有能力去理解對立的定義的聯繫。形而上學者把真理理解做抽象的，如他們一些人的判斷，這種真理是無論什麼時候及在一切情況中，對於一切時代及對於一切民族都是有力量的。

這樣的見解，和辯證法對真理的理解根本矛盾。列寧指教過：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時常是具體

的，地依於地點和時間的條件，依於一切歷史情況。在和孟塞維克派的鬥爭中，在和種種機會主義者的鬥爭中，列寧時常用對條件及歷史情況的深刻分析的實例，發展了馬克斯主義辯證法的一項最重要的論旨：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時常是具體的。

對於孟塞維克派關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抽象的議論，列寧用對於革命動力的具體分析來和牠對立，證明了無產階級是革命的決定力量、首腦，以及農民是工人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同盟者。

對無產階級鬥爭的天才指導，使偉大的工人階級的戰略家列寧和史達林，提供了辯證法的這種重要論旨的確證。

「聯共黨史」指教了：每一種現象、每一種社會制度和社會運動，都應當「以產生這種制度和這種社會運動的條件的觀點來評價，牠們是和牠聯繫着的。」（「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一〇四頁）。由具體的、相對的真理而積成絕對的真理。在辯證法地解決問題的同時，排斥着種種觀念論哲學的杜撰和宗教空想的捏造，可是和那同時却沒有使科學變成教條，變成凝固的論旨，這種教條或凝固的論旨關閉着繼續向前深刻研究的道路。

關於土地的球狀性的學說有資格拿來用做實例。早在十五世紀的末葉，科學思維的代表者就已經知道土地有着球狀的形態。作為兩種扁平的橢圓形的地球形態的更正確的定義，在十八世紀才得到了。在現今，關於土地的科學，提供了更加正確的地球形態的定義，把這種形態叫做地球體，附有水

陸在地球表面的分配的記錄。在這一切的學說中，什麼是相對的真理和什麼是絕對的真理呢？行星們的準確形態的定義是相對的；牠是作爲在太陽週圍自由運動着的天體存在着，這是絕對的，科學會使我們對地球形態的知識更加精確起來，可是牠沒有絲毫動搖並且以完全的確斷，來排斥一切關於創造地球及其他東西的宗教瞎說。

辯證唯物論和相對論之間的界限在這裏表現得很明確。對於相對論者，科學研究的結果是可疑的：這種相對的真理是在牠的主觀性的意義中；對於辯證唯物論者，這種結果相對的，是在接近客觀真理的程度的意義中，客觀真理本身的存在是沒有任何可疑的。

列寧對馬赫主義者說明：在區別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的事件中表面上的不定性，是對立的概念的辯證法的相互關係特有的特性，同時說過：「牠（即是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的區分）好像是相當『不定的』，以便防止把科學變成這種字的惡劣意義中的教條，變成一種死的、凝固的、硬化的東西；可是牠同時又好像是相當『規定的』，以便用最決定的和不能反復的形式來由信仰哲學、不可知論、哲學的觀念論以及休謨和康德的後繼者的詭辯劃清界限。界限是在那裏，你對牠不注意，對牠不留心的時候，就會跌進反動哲學的泥沼裏。這是辯證唯物論和相對論之間的界限。」（「列寧全集」，第三卷一一一頁）。

資產階級哲學的代表，尤其是亞溫拉利烏斯和馬赫的後繼者，把相對論，即是承認一切認識的相對性，作爲自己的特殊功勳。俄國的馬赫主義者就是沿着這條道路進行，並以自己的相對論驕傲。列

寧對這些想做馬克斯主義者的馬赫主義者說明：相對論是作爲一個因素加入在辯證法中，可是辯證法不是引到相對論。「辯證法，——如果黑格爾已經說明的，——在自身中包括相對論、否定、懷疑論的因素，可是不是引到相對論」。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唯物辯證法，無條件地在自身中包含着相對論，却不是引到相對論，即是承認我們一切知識的相對性，不是在對客觀真理否定的意義中，而是在我們的知識接近這種真理的界限的歷史約制性的意義中。

波格達諾夫在關於真理的問題中完全滑落到主觀觀念論的立場上去了。他在曲解馬克斯主義的時候宣佈說：「在我看來，馬克斯主義是在自身中包括着對任何真理的無條件的客觀性的否定……」。在客觀的東西下面，波格達諾夫不是理解做物體在意識以外實在的存在，而是理解做「一般意識性」、即是一切人對某種什麼論旨的同意。

波格達諾夫及其他的俄國馬赫主義者，在關於真理的問題中的糾纏的一項主要的理論上的原因，是他們不理解人的實踐對於檢定真理的重要性，不理解馬克斯主義的這種論旨：實踐是真理的準繩。

五 怎樣檢驗真理·在唯物論的認識論中實踐的進繩

承認外在世界、物體或客體在人的意識以外並且不依賴人的意識而存在的唯物論哲學，認爲把人關於世界的表象放在實踐上檢驗，是這些表象的正確性的客觀尺度和指標。

早在十八世紀，唯物論者狄德羅，對巴克利的觀念論哲學駁辯的時候，就指出了：雖然把世界變成人的錯覺的那種哲學不合理，駁倒牠却是最困難的，這是哲學的羞恥。這已經指出來了：狄德羅在這裏看出了事情不是在純粹學理的論據中，唯物論與觀念論之間的爭論，是要採取別種途徑來解決。列寧竭力說明這些判斷的時候補充說：狄德羅詳細研究了現代唯物論的見解，「爲着駁倒觀念論，僅僅一種三段論法的論據是不夠的，那種事情不是在學理的論據裏」。（「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十八頁）。換句話說，狄德羅看出來了，駁倒觀念論是要人的實踐本身來担任。十九世紀的唯物論者費爾巴哈，比狄德羅更詳盡地研究了那種作爲真理檢驗的實踐的問題。費爾巴哈反對主觀觀念論的煩瑣哲學把全世界都歸於主體及主體的感覺，他證明了人的實踐駁倒了觀念論的捏造。他說：「人不是抽象的我，而或是男子，或是女人，並且問題是在於世界是不是感覺，能不能和這個問題適合：別人有沒有我的感覺，或我們在實踐上的關係證明了是相反的。觀念論的根本錯誤也就是包括在這裏面：牠提出並解決關於客觀性和主觀性的問題，關於世界實在性和非實在性的問題，僅僅是從學理的觀點而來的。」（全書一一六頁）。列寧認爲這是費爾巴哈的功勞：「費爾巴哈考慮到了人的實踐在認識論的基礎中的一切總和」。（全書全頁）。在這裏，我們不要停留在費爾巴哈見解中的有限性和缺點上，照馬克斯的說法，是他不明白「革命實踐——批判活動的意義」（關於這事下面會說到），而竭力指出：作爲唯物論者的費爾巴哈，把作爲認識論基礎的實踐的準繩，拿來和觀念論對立。

馬克斯和恩格斯所創立的辯證唯物論的哲學，是唯物論發展中的高級階段，在這種哲學中從新提

出了關於實踐準繩的問題。在馬克斯和恩格斯看來，實踐，這不僅是我們關於實在世界的表象正確性的檢驗，而且也是獲取自然法則以迫使牠們爲人類服務（技術和工業）的途徑；這最後是改造世界、改建人類社會的革命活動。早在一八四五年，馬克斯以經典的明確性，在費爾巴哈論中，就正式規定了辯證唯物論哲學的基本論旨，指出了：「關於人的思維能不能具有具體的（或客觀的）真理性的問題，完全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關於那種脫離實踐的思維的實在性或非實在性的爭論，是純粹煩瑣哲學的問題。」（馬克斯：「費爾巴哈論」，五十九頁）。

對於馬克斯和恩格斯，事情不是單純地包括在我們關於實在論的知識的檢驗裏，而且也包括在目的是要改造和改革現實而佔有這種實在物中。馬克斯說：「哲學家不過是種種說明世界的肖像，可是事情是包括在這裏面：是要變更世界。」（全書六十一頁）。

像這樣，對於辯證唯物論，實踐的準繩獲得了新的內容。牠用做唯物論的認識論的基礎，並且這種理論本身成了對行動的指導。列寧發展了馬克斯和恩格斯的辯證唯物論，並把牠提昇到了更高的階段上，同時對那種關於實踐的問題，給了更加向前的深入化，指出了：「實踐高於（理論上的）認識」，因爲牠「不僅有普遍性的實質，而且也有直接效力的實質。」（「列寧全集」，第二卷，二四三頁。）因爲牠不僅擔任那種真實的東西的規定者，而且也擔任那種需要人的東西的規定者。

列寧反駁那種否定客觀真理的馬赫主義者的詭辯時，更指出了實踐的準繩在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中的決定的重要性。他說：「在恩格斯那裏，一切人的生活實踐加入在提供了客觀的真理準繩的認識

論本身中：當我們不知道自然法則的時候，牠不依賴我們的意識並在我們的意識以外存在着和活動着，把我們造成『盲目必然性』的奴隸；我們一旦知道了這種不依賴我們的意志和意識活動着的法則（如同馬克斯重複說過幾千次的），我們就成了自然的主人。支配自然，牠是在人類實踐中表現出來的、是自然現象和過程在人腦中客觀——正確反映的結果，是這種反映（在實踐對我們所指示的那種範圍中）係客觀的、絕對的、永久的真理的證據。」（「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五六頁）。

——這種辯證唯物論的立場，提供了對世界真正認識的堅固基礎。因此一切站在自然——唯物論的立場上的自然科學家，也接近了實踐準繩的重要性的正確理解。這類自然科學家的代表，他沒有被觀念論的哲學解釋所迷惑，在其他的法國哲學家之中，有李意·亞比爾，他像下面這樣討論了科學結論的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無論這種或那種價值，都是牠的客觀價值不可分裂的和嚴格平行的兩方面。說某一種自然法則有實踐的價值……在本質上就是歸着到說這種自然法則有客觀的價值，……客觀的影響預定了適合我們的期望和先見的客體的反動、客體的變更，我們這種影響是根據牠來設計，所以，這種期望和先見，本身就含有檢驗了的客體和我們的活動的因素，……這裏面有各種不同的理論，都是表示一部分客觀的東西的。」（「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四四頁）。李意的這種議論，列寧把牠叫做十足的唯物論的認識論。

馬赫主義完全排斥那種作為認識基礎的實踐的準繩。這不是表示馬赫主義完全沒有看見人的實踐；不，這是表示牠使理論與實踐分裂，而把每一種引到特別的領域。如果在實踐上我們認為關於物

體的錯誤的表象是錯覺，那末照馬赫的說法，這對於科學就沒有意義。如果，他由物理學的領域中舉了一個實例，在水中傾斜地落下的鉛筆好像是彎曲的，那末對於實踐，鉛筆實際上是直的，可是從科學的觀點看來，牠却是如同牠在那時那樣的。馬赫用這種議論來辯護這種不合理：理論和實踐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他討論說：「在這種情形中說到錯覺，從實踐的觀點看來有意義，可是完全不合科學的。在這同樣的標準中，以科學的觀點看來，這個常常辯論的問題——世界是不是真正存在，或牠僅是我們的錯覺，和夢一樣沒有任何的意義。」（馬赫：「感覺的分析」，十九頁）。十分明白，這一類的議論是僧侶主義最初的序論。如果世界不過是像夢一樣，那末這對於僧侶們關於那個作為唯一真正實在性的全能上帝的說教，就是最好的土壤了。這是自然明白的，為什麼馬赫和他的後繼者，在唯物論與觀念論及宗教的鬥爭中，要宣佈科學的「無黨派性」了。這種「無黨派性」，不外就是把自已的「科學」用做僧侶們的基礎的圍屏吧了。

由這一切看來，馬赫把實踐的準繩放在科學範圍以外，放在認識論的範圍以外，成了明明白白的意思。對於他，「實踐是一回事，認識論是完全別一回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一三頁）。馬赫寫過：「實踐上完成某種活動，我們是那樣少有可能避免不用「我」的表現，如同我們不能避免不用物體的表象一樣，而把手伸出某種物體以外去。生理上我們保留是……唯物論者，……可是理論上我們完全不應當遵守這種見解。」（馬赫：「感覺的分析」，二八四——二八五頁）。這樣看來，對於實踐，馬赫準備保留唯物論，在他看來，認識是生理上有用的……心理的體驗，「只有區

別認識和誤解才能成功，可是這一切在馬赫那裏看出來的唯物論的論調，「是和他的觀念論的認識論並立着，而沒有確定在認識論中的這條或那條明確路線的選擇。」（「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四頁）。

馬赫的議論的破產和糾纏，由這裏已經看出來了：「認識能夠是生理上有用的，是在人的實踐中、生命的保全中、外貌的保全中有用的，僅僅是在那時候，如果牠是在反映那種不依賴人的客觀真理」（全書全頁）。可是馬赫對這種矛盾很少動搖，如果在什麼東西裏面必須把實踐和理論分裂開來的話，正是爲了預防唯物論結論不可避免的勝利。「如果把實踐的準繩包括在認識論的基礎中，那末我們就不可避免地會達到唯物論，——馬克斯主義者這樣說。實踐讓牠是唯物的，理論却是特別的東西，——馬赫這樣說」。（全書全頁）。我們看出來了馬赫爲什麼需要這種實踐和理論的分裂。他需要這種分裂是爲了「替不可知論及觀念論掃出地位」，他需要這種分裂是爲了執行資產階級的社會命令——替宗教的極端反動主義準備良好的土壤，他需要這種分裂，照狄慈根的說法，是做一個用難懂的概念論來愚弄人民而受賞賜的奴僕。」（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一三頁引文）。

和主觀論者、不可知論者及馬赫主義者使實踐由理論分裂的一切企圖相反，辯證唯物論把實踐奠做認識論的基礎。列寧說：「生活、實踐的觀點，應當是認識論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並且牠不可避免地會達到唯物論，唯物論把教授們的煩瑣哲學的無窮捏造的險灘都拋棄了。」（全書一一六頁）。這是自然而然明白的，列寧把實踐作爲真理準繩的理解，和那種否定理論真正意義的自利的實用

主義沒有絲毫共同的地方。實踐的準繩是担任對科學研究路線的規定（站在唯物論哲學的路線上），而不是代替這種研究。因此列寧竭力指出了把實踐放在有限的經驗論者的意義中錯誤理解的可能性。他說：「當然，在這下面不應當忘記：實踐的準繩，就事實的本質說，無論什麼時候都無論如何不能完全確認或推翻人類的表象。這種準繩是相當『不確定的』，爲的是不容許把人的知識變成『絕對物』，同時又是相當確定的，爲的是和各種觀念論及不可知論進行無情的鬥爭。如果那種東西經我們的實踐所確認，那就是唯一的、最後的、客觀的真理，——那就由這種推演出來了，承認站在唯物論的觀點上的科學道路，是對於這種真理唯一的道路。」（全書全頁）。

例如波格達諾夫，不願在這種基礎上承認馬克斯的貨幣流通論是客觀真理：牠不能僭稱爲歷史的真理。在波格達諾夫那裏，也有那種確實的糾纏。他把真理的客觀性，即是把馬克斯的理論對客觀的、不依賴人的認識及意識的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適合，拿來和關於真理的歷史性質的問題混在一起了。

馬克斯的剩餘價值理論，牠證明了資本主義的利潤是得自工人的無償勞動，這是客觀的、即是適合實際的真理。這種真理是不是永久的呢？牠在這種意義中是永久的：將來無論怎樣的情況都不能變更過去正確規定了的事實。別一個問題，是這種實際關係會不會永久保存呢？不會，因爲資本主義是歷史的現象，牠是在向着自己的滅亡走去，並且在地球六分之一的部分上澈底建立了社會主義。列寧指着那些想做馬克斯主義者的馬赫主義者說：「沿着馬克斯理論的道路走去，我們就會逐漸更加接近

客觀真理（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把牠包括無遺）；沿着一切其他的道路走去，我們除糾纏不清和謬誤外，就不能得到任何什麼東西。」（「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一七頁）。

列寧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敵人鬥爭，不僅把馬克斯的方法由機會主義的歪曲中弄清潔了，而且以新的具體的內容使牠豐富了，並用做牠的繼續向前發展的源泉。史達林說：「列寧的方法，不僅是馬克斯的批判和革命方法、他的唯物辯證法的恢復，而且是這種方法的具體化和繼續向前的發展」。

列寧在帝國主義及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對自然科學中最新的革命提供了分析，總括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同時也就把馬克思主義提高到了新階段上。這種階段是辯證唯物論發展中列寧的階段。列寧階段的主要點，是使馬克斯和恩格斯闡有理論和實踐以及哲學和政治的聯繫的論旨，關於科學的黨派性的論旨具體化和發展，是把作為哲學的科學的、作為唯物論的論理學或認識論的唯物辯證法的各問題有了繼續向前的深入研究，對作為辯證法的核心對立性統一法則的學說的深入研究。在自己的哲學遺著中，在「論戰鬥唯物論的重要性」的論文中，列寧在理論戰線面前提出了唯物論地改作黑格爾的辯證法及自己的哲學著作的任務（特別是「論理學」概要），提供了那樣改作辯證法最重要的範疇的經典模範。

列寧堅決地排斥了資產階級哲學所固有的論理學、辯證法、認識論之間的分裂，並提出了普列哈諾夫因不理解牠們的統一而來的錯誤。在現代資產階級哲學中，論理學——「關於思維的科學」——恰是和沒有關係的。和這相反，列寧唯物地闡明了黑格爾的這種主旨：「思維的範疇不是人的助

手，而是自然和人的法則性的表現。」（列寧：「哲學筆記」，九十二頁）。牠們不是思維的跡先形態，而是人類全部歷史實踐在意識中的反映。因此論理學和認識論不是哲學思辨的產物：「論理學和認識論應當是由『自然和精神全部生活的發展』中引出來。」（全書九十頁）。像這樣剖發了論理學和認識論之間分裂的不正確。論理學的範疇，本身不外是實際發展的因素或人對自然認識中的因素、法則、形態的反映，——「分出的階段（由自然中分出的自覺的人），即是對世界的認識，是幫助認識牠和占有牠的綱中的關結點。」（全書九十四頁）。因此辯證法的論理學是科學世界觀和革命活動方法的基礎。因此論理學和認識論完全一致，論理學也就是認識論：「論理學不是關於思維的外在形態的學說，而是關於『一切物質的、自然的和精神的的事物』發展法則的學說，即是世界及牠的認識一切具體內容的發展，即是認識世界的歷史的總計、總額、結論。」（全書九十四頁）。可是客觀世界的法則就是辯證法，即是被一切物體所固有的矛盾所約制的發展，而是認識本身也就是這些客觀法則在意識中的反映：「辯證法也就是客觀世界的法則和認識的法則」。黑格爾早就得出了關於論理學、辯證法和認識論的同一性的天才結論。可是對於是一個觀念論者的黑格爾，這種同一性是觀念本身發展的結果。只有唯物論的反映論，才能提供論理學、辯證法、認識論的聯繫的正確定義：「辯證法是世界永久發展的正確反映。」（列寧：「哲學筆記」，一一〇頁）。像這樣在唯物論的基礎上證明了論理學、辯證法及認識論的統一。

因此列寧特別竭力指出了這三種概念——論理學、辯證法、認識論——在馬克斯主義哲學中的統

一，這三種概念，在以前的哲學中，是作為各別的存在來處理。他說：「在『資本論』中，採用了論理學、辯證法和唯物論的認識論（這不需要三個字，這三個字都是相同的）的統一的科學，這是由黑格爾那裏拿來的完全有價值的東西，並把這種有價值的東西向前推進了。」（全書二四一頁）。

辯證法和認識論的分裂，在普列哈諾夫那裏成了他由唯物辯證法向不可知論和觀念論許多動搖的根源。列寧特別竭力指出了辯證法和認識論的統一：「辯證法也就是馬克斯主義（黑格爾）的認識論：這是普列哈諾夫沒有注意到的事情的『某方面』，（那不是事情的『方面』，而是事情的核心），其他的馬克斯主義者更不用說了。」（全書三二七頁）。列寧對辯證法所實行的唯物論的改造，包括了一切重要的範疇。黑格爾努力在精神中來解釋他所發見的對立性統一法則的調和，列寧把這種對立性統一的法則，叫做辯證法的核心和本質。（參閱「哲學筆記」，二一三頁及二六八頁）。和黑格爾的這種念頭相反，列寧發展了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學說，同時指出了：「對立性的統一（一致、同一、相等）是有條件的、暫時的、經過的、相對的。互相排除的對立性的鬥爭，如同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也是絕對的。」（全書三二六頁）。

列寧發展唯物論的認識論，指出了作為真理準繩的實踐的重要性的同時，更主張革命的認識論和革命的實踐有着不可分的聯繫。哲學的科學，同時也是對行動的指導。史達林說：列寧主義中主要的東西，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被列寧提昇到了更高階段上的、及在社會主義建設時代被工人階級的天才領袖和馬克斯——恩格斯——列寧事業的繼承人史達林更加發展了的革命的唯物辯證法，是

這種學說的理論基礎。

「聯共黨史」以那種史達林的深刻和明晰，指出了要怎樣把革命的辯證法應用來解決無產階級政黨一切政治鬥爭問題。以新的力量特別強調了其中理論和實踐統一的重要。

「……科學和實際活動的聯繫、理論和實踐的聯繫、牠們的統一，應當成爲無產階級政黨的導星。」（「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一〇九頁）。

第三章 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三）

——物質和意識——

一 什麼是物質

關於物質的學說，關於物質世界、牠在空間和時間中的無窮性的學說，關於這個世界永遠和無窮發展的學說，是唯物論哲學的奠基石。這種學說，是作為一切人類實踐的集成，作為科學認識世界的結果而發生、成長、形成。

古代世界偉大的唯物論者德摩克利圖就指教過：物質是永遠的和無窮的，並且是按照牠所固有的必然法則活動着。

說明唯物論者的見解，羅馬詩人盧克勒茨在自己的哲學詩「關於物體的天性」中寫過：

「宇宙中任何一方面都沒有界限。

……牠沒有界限、沒有窮盡、沒有範圍……。

在你前面宇宙到處都是無窮地伸展着。」（該書十六頁）。

對於古代的唯物論，是固有着這樣的關於物質永久性的不可動搖的確信：

「如果說物質不是永久的，將來

整個世界就會完全變成一無所有。」（盧克勒茨：「關於物質的天性」，十六頁）。

這樣的確信也是不可動搖的：由一無所有不能發生任何的東西，物質任何的一小部分都不能變成一無所有。

十八世紀的唯物論也指教過：「宇宙，這種一切存在物大規模的結合，對我們到處不過表現是物質和運動。」（哥爾巴哈：「自然體系」，十五頁）。

可是舊的唯物論是形而上學的和機械論的。牠不理解那一切由這一種變成別一種的現象——過程的內在聯繫，不理解物質所固有的發展能力。

馬克斯和恩格斯的辯證唯物論，接合舊唯物論的基本核心，因為發見物質世界的運動和無窮發展的辯證法的法則，而把唯物論提高到了新的階段上。

對於一切唯物論，全部重要的東西是這種立場：物質是在意識以外並且不依賴意識而存在，牠對人的感覺器官顯出影響，同時惹起感覺，牠是在這些感覺中所提供的客觀實在性。這樣看來，這種斷定是唯物論的基本立場：物質，就對意識的關係說，是初次性，意識是第二次的，即是物質的特性或表現。哲學的或認識的物質概念，正是闡明這些立場，研究關於物質特性的問題，關於牠的構造及牠

的運動形態對適當的自然科學的問題（物理學和化學關於有機物 and 無機物說得那樣多）；不能引申起來而把關於物質構造的物理學的理論和哲學的物質概念混同（像馬赫主義者這樣做的），因為這，如同我們以後會看到的，也就把馬赫主義者引到了糾纏不清。對於唯物論，這種論斷是最本質的東西：感覺是被那種不依賴意識的客觀實在性所惹起。列寧說：「對於這種客觀實在性的哲學概念是必要的，並且這種概念是早就、很早就作成了的，這種概念也就是物質。物質是用來表示客觀實在性的哲學範疇，這種客觀實在性是在人的感覺中對人提供出來了的，牠被我們的感覺所模寫、攝影、表現，同時是不依賴這些感覺而存在着。」（「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〇五——一〇六頁）。

這種唯物論的學說，打擊了那些虛構宗教和一切觀念論哲學的僧徒們。因此用不着驚怪，牠時常是僧徒們和觀念論瘋狂攻擊的對象。如同我們在前面就看見過的，巴克利主教就企圖藉口人不僅僅於處理自己所固有的感覺，來推翻那種被宗教所厭惡的關於物質的學說。現代的馬赫主義者也是沿着這條道路進行，像亞溫拉利烏斯一樣斷定說：環境和我是不可分離的，即是，就事情的實質說，是在重述着主觀觀念論者費黑特的論據。馬赫企圖用那種「元素」的概念來代替物質的概念的方法，來「無害」於關於物質的學說，他們所說的「元素」，不外就是感覺。馬赫說：「那種我們叫做物質的東西，不過是各種元素（感覺）一定的合法則的聯繫。」（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一九頁引文）。這是自然明白的，這是那種主觀觀念論，馬赫企圖用新造的術語——「元素」——來把牠遮蓋起來。別一個馬赫主義者，英國的物理學家比爾遜，他不能避免缺少物質的概念，而認為「物質是感

覺的固定可能性」，（見全書全頁引文），即是也把物質歸屬到感覺，並且他無論如何都不願和那種認為「物質是運動着的物體」的立場同意。

以波格達諾夫爲首的俄國的馬赫主義者，相信經驗批判論，彷彿他們的認斷是站立在自然科學最新的發見上。實際上，如同列寧所指出的，經驗批判論簡直回到了舊的主觀觀念論，並且指出了是「誰在率直地、誰在羞澀地用退後的觀念論路線來替代唯物論的基本哲學路線（由存在到思維，由物質到感覺）。」（全書全頁）。這樣看來，完全沒有發現什麼「自然科學最新的發見」：「否定物質，對他是把理論——認識的問題，放在否定我們感覺的外在客觀源泉、適合我們感覺的客觀實在性的意思中，所進行的那種很早很早就大家都知道的解決。」（全書全頁）。

唯物論解決關於世界統一性的問題，也是處在和唯物論的基本學說的聯繫中。物質是用來表示實在的現實性最廣泛的概念，物質以外什麼也不存在。這種學說對於「來世」，對於非物質的、喪失了物體的「靈魂」以及其他宗教幻想的產物，沒有留下任何的餘地。雖然形態是無窮地各種各樣的，世界却是一個。恩格斯反駁不徹底的唯物論者杜林（他永久迷失在觀念論裏）的時候，說明了「世界實際的統一包括在牠的物質性中」。在這下面，他揭穿了杜林用空洞的妙語掩蓋自己的觀念論的企圖。恩格斯說，世界的物質統一性，「不是借助於若干美妙的辭句來證明，而是使用哲學和自然科學長久而且緩慢的發展來證明。」（「馬——恩全集」，第十四卷，四四——四五頁）。

馬赫主義者關於「世界統一性」的想像，也就是對觀念論美妙掩蔽的鮮明典型。馬赫主義者不能

繞過被自然科學一切發展所確認的世界統一性的事實。可是對於這種世界統一性的源泉，他們不是在客觀世界中來找尋，不是在世界的物質性中來找尋，而是在主體中來找尋，在人的思維的特性和性質中來找尋。經驗批判論，以亞溫拉利烏斯出面，宣佈「節約」是思維的根本原則，即是用儘可能少數的原理來說明一切現象。亞溫拉利烏斯在這種「思維節約」的名義下，也就提議在說明世界一切種種現象的時候，要由唯一的原理出發，要由感覺出發，宣佈物質是「被組立起來的」。在這裏用怎樣的方法來達到「世界的統一」呢？是採用把整個世界都歸屬主體的感覺的方法。

十分明白，這些議論不外是企圖在新的揉液下來通過主觀觀念論。在馬赫那裏發見了「思維節約」的原則就是這樣應用的，雖然他作爲折衷主義者的時候也迷失在唯物論上。把認識論建立在主觀的節約原則上的努力，是糾纏不清的原因。能夠並且應當說到思維的正確性，說到地和實際的適合；至於說到「節約」，那末這不過是爲着掩蔽觀念論而想出來的一個術語。跟着就要竭力說：馬赫和他的後繼者利用自己的「原則」，遮遮蓋蓋地由觀念論的一種形態移換別種形態。當馬赫把感覺作爲唯一的實在性來解釋的時候，他就站在感覺論類型的主觀觀念論（巴克利·休謨）的界限以內了。當他把「思維節約」作爲人類智力天生的才能或原則來談論的時候，他就對主體的思維加上了一種有把自己所固有的「原則」加進經驗中的才能。列寧說：「這就是表示，『節約的原則』不是由經驗（等於感覺）中得出來，而是先於一切經驗，如同康德的範疇一樣，構成牠的（經驗）論理條件。」（「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四一頁）。

俄國的馬赫主義者，也像這一樣，企圖使那個關於世界統一性的問題弄得糾纏不清，同時用那種對於恩格斯論證的不明瞭性的哭訴來遮蓋着。

例如馬赫主義者尤世克維契宣佈說：科學是由「存在原則上的同類性和聯繫性」的假定出發，就這個問題重述着那種被恩格斯所揭穿了杜林的胡說。照尤世克維契的說法，這種假定不是由經驗得出來，而是先於經驗。列寧說：「這是連篇的蠢話，因為如果這個主體對印刷的字即令有一點點尊重，那末他就會在那裏面看出一股觀念論的、尤其是康德主義的觀念性質：彷彿能夠有一種論旨，牠不是由經驗得出來的，並且經驗缺少牠就是不可能的。」（全書一四二頁。）尤世克維契的紛亂，目的是藉此拖過觀念論。可是那裏面，事情在這裏是十分明白的，整個問題是在於世界的統一性由什麼地方得來呢？是同觀念論者所做的由思維中得出來呢？或是如同一切澈底的唯物論者所做的由客觀現實本身得出來呢？恩格斯以杜林做例指出過：「相當澈底的哲學都能夠得出世界的統一，或是由思維中——那時牠反對唯靈論和信仰論就是孤立無助的，……並且那種哲學的論證就不可避免會引到欺人的妙語；——或是由那種客觀實在性中，這種客觀實在性是在我們以外存在着，很早很早就認識中叫做物質並被自然科學所研究。」（全書全頁。）

列寧揭穿了經驗批判論以掩蔽自己的觀念論爲目的而企圖拭除物理的東西和心理的東西之間的區別的手法，同時竭力指出了：物質和思維的絕對對立是形而上學。牠是對於確定出發的地位、即是對於答覆什麼是初次的和什麼是二次的那種問題所必要的和正確的，可是在這個範圍以外，物質和意識

那樣絕對的對立就成了不可信的。事實上，意識不是附在無感覺的、被外力所推動的物質中的某種沒有被判明的本質。意識是物質本身的特性，是物質在自己發展的高度階段上而產生的。列寧在這種聯繫中說：「當然，物質和意識的對立，僅在很有限的領域的範圍內才有絕對的意義：除非是在關於承認什麼是初次的和什麼是二次的那種認識論的基本問題的範圍內，才有這種情形。在這種範圍以外，這種對立的相對性是用不着懷疑的。」

物質和意識絕對的對立，不可避免地會引到承認兩種獨立的、自己之間沒有任何共通的實體。在這種情況中就得到了二元論，具有特性的例子是笛卡兒的哲學，牠承種兩個獨立的實體：引申的實體或物質，和思索的實體或精神。

闡明了哲學的物質概念的基本意義的時候，我們現在應當來研究物質的基本特性是存在什麼裏面。

二 物質和運動·空間和時間

「宇宙間一切都是處在運動中，……如果我們留心觀察牠的各部分，那末我們就會看出來，牠裏面沒有一樣東西是處在絕對的靜止中。」（哥爾巴哈：「自然體系」，二十頁。）唯物論的這種見解，是被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者所確立了的。

並且這種見解是完全正確的，是被一切觀察和經驗所確認了的。事實上，不僅行星、太陽及其他的天體，其中也有所謂的「恆星」，都有時是以極大的速度在空間移轉，所以在行星表面上和牠的內部以及在我們地球上的一切物體，都參加在這種運動中。可是除這種外面的和看得見的移轉外，在每種物體中，都在進行着內部的、用直接觀察看不出來的牠的極小部分——分子、原子、電子——的運動。一切自然物體和對象，甚至牠們的固定環境本身，都是處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十八世紀唯物論者哥爾巴哈說：「我們以為處在靜上中的一切，實際上在任何一瞬間都不是停留在同一的狀態中：一切存在物都是在按或快或慢的速度不斷地產生、成長、虧損和消滅。」（哥爾巴哈「自然體系」，二〇——二一頁。）

然而舊唯物論者仍然是停留在機械論的立場上。他們把變化作為量的成長、增加或減少來理解。他們不理解是對對象的質的變化的那種變化。現代的科學，把對於唯物論不過是推測的這種情形，完全確切證明了。簡單物體或化學元素，牠們以前是被認為物體中完全不變的、永久的構成部分，實際上，如同因為輻射及輻射元素的發見對這所闡明的，也在時間中變化着，雖然牠的變化過程是很慢的並且是用直接觀察及肉的感覺器官所不能接近的，而觀察這種變化過程，就要求應用複雜的儀器。

因此唯物論哲學的這種立場——「世界是運動的物質」，沒有物質就沒有運動——完全是不可動搖的和多方面證實了的。這就是因為什麼現代的唯物論承認運動是物質的屬性，即是承認運動是物質存在的基本形態，而且在運動下，唯物論不是理解做物體或小部分的單純轉移，而認為自然中所發生

的一切變化和過程都是斷然的。恩格斯說：「運動，在這個字的一般意義中來觀察，即是作為物質存在的方法來理解，作為物質內部所固有的屬性（質量）來理解，包含着宇宙中所發生的一切變化和過程，自單純的轉移始以至思維止。」（「馬—恩全集」，第十四卷，五三一頁。）

不徹底的唯物論者、形而上學的唯物論者，他們使物質和運動分離，認為物質是被動的和不變的，不可避免地會轉向到觀念論，因為他們就不得不承認那種把物質引進運動中的外在的原因、動力，即是引到承認神。和這種宣佈破產的表象相反，十八世紀的唯物論，雖然也是把運動優先地歸於機械的運動，可是同時接近了沒有物質就沒有運動的思想。恩格斯把這種思想評價很高。他寫過：「一切被我們所理解的自然，組成物體的某種體系、某種總的聯繫，而且我們在這裏是在物體這個字下面來理解一切物質的實在性，自星球始以至原子止，甚至還有以太的小部分，……由這些物體處在相互聯繫中的那種事實，論理地引申出來了牠們是在互相影響着，並且牠們這種相互影響，也就正是運動。在這裏就已經暴露了物質沒有運動就是不可思議的。」（恩格斯：「自然辯證法」，見「馬—恩全集」，第十四卷，五三二頁。）

「聯共黨史」指教過：在「一切現象的聯繫和相互影響中來觀察一切現象，是辯證方法的一項主要的特色。」

「和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不是把自然當作彼此分離的、互相絕緣的、互不依存的物體、現象的偶然集積來觀察，而是當作聯繫着的統一的整體來觀察，在那裏，物體、現象是互相有機地聯繫着

的，彼此依存着並且互相約制着。」（「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一〇一頁。）

對於唯物論者，世界是運動着的物質，而且辯證法的唯物論者，不僅不容許任何一部分沒有運動的物質存在，而且不把運動本身歸屬於物體的單純轉移，而要考察牠們的全部變化。列寧說：「形而上學的，即是反辯證法的唯物論者，能夠接受沒有運動的物質的存在（雖然是在「第一次推動」以前暫時的，及其他）。辯證法的唯物論者，不僅認為運動是物質不可分離的屬性，而且也排斥那種對於運動的單純見解及其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二一頁。）

以這種唯物論的見解看來，相反的情況也是處在直接的聯繫中。如同沒有缺欠運動的物質一樣，也沒有缺欠物質的運動。這就是表示：一切運動，不僅包括物體的轉移和相互影響，而且也包括像思維那樣的最高形態，都是時時和物體的物理——化學變化聯繫着的（腦子就是處在這種情況中），所以極小的物質細片或物質的部分，都是和運動聯繫着的。

機械論者把一切運動都歸屬物質各部分的單純轉移，並且這種見解致使他們對於瞭解高級運動形態的實質沒有能力。恩格斯說：「在自然科學家那裏，時常把運動理解做機械的運動、轉移。移來這種由十八世紀以前的化學者而來的繼承權，也就強有力地使對物體的明理解困難了。物質實際中的運動，這是一般變化。由於這種誤解，推演出來了把一切都歸屬於機械運動的瘋狂努力……，牠抹殺其他運動形態的特殊性質。這不是完全否定這種事實：每一高級的運動形態，都常常是當然和實際的機械運動（外在的或分子的運動）聯繫着的，那也像高級運動形態一樣，同時也惹起別種的運動；化

學的作用，如果缺欠溫度和電力的變化，就是不可能的；有機的生命，如果缺欠機械的、分子的、化學的、熱力的、電力的及其他的變化就是不可能的。可是這些次要形態的存在，却沒有完全包括每種情況中主要形態的實質。我們用不着懷疑，有時用實驗的方式，把思維「歸屬」於腦子中分子的和化學的運動；可是這完全包括了思維的本質嗎？」（恩格斯：「自然辯證法」，見「馬——恩全集」第十四卷，四〇八頁。）

對於觀念論者，運動不是實在的物質的運動，而是感覺更替的過程或「思索的運動」，牠是不需要任何的擔當者的。馬赫主義者比爾遜把這種思想表現得十分明白，他和其他馬赫主義者的不同，是他認為無需遮蔽自己的觀念論。他說：「一切物體都是在運動着，可是不過是在概念中。」（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二〇頁引文。）

這是自然而然的，如果能夠設想沒有物質的運動，那末對於馬赫主義者就不難承認缺欠腦子的思想了，他把牠們引到了完全徹底的主觀觀念論——獨在論。

馬赫主義者們對於空間和時間的見解，是他們在關於運動的問題中的這種立場的直接結果。在關於空間和時間的問題中，也暴露出來了兩大哲學陣營的那種根本分歧，這種分歧是如同我們在意識對存在的關係的問題中，在把物質作為被我們的意識所反映的客觀實在性的問題中所看出過的一樣。

空間和時間，唯物論認為是運動着的物質本身存在的形態，因為運動不能採取異於在空間及時間中的方法來進行。列寧說：對於唯物論者，把物質作為客觀實在性的見解，承認運動是這種物質的基

本屬性，是和那種關於空間及時間的客觀實在性的見解處在不可分的聯繫中。他說：「承認客觀實在性——即是不依賴我們的意識的運動着的物質——的存在，同時，唯物論不可避免地應當承認時間和空間同樣的客觀實在性。」（全書一四三頁。）

並且事實上，唯物論哲學不變地承認空間和時間實在的、客觀的性質，雖然對這個問題的澈底理解僅是辯證唯物論所發展的。空間和時間的客觀性質，是費爾巴哈在對於主觀論者康德的見解的對立中異常竭力指出來了。照康德的說法，空間和時間，這對於天生的智力是一種跡先的「思辯形態」，在這種形態的幫助下，使那些藉印象感覺做手段而取得的東西成爲有秩序。因此，照康德的說法，這些思維形態只能夠用於「現象」，即是只能應用於主體的感覺，至於說到「物自體」，那末牠們就像那樣在空間和時間以外存在着。唯物論者費爾巴哈，指出這種主觀見解破產的同時說過：「空間和時間不是單純的現象形態，……而是存在的根本條件。」（見全書全頁引文。）而且費爾巴哈把「存在」這個字用來表示物質的存在或物質。在這個問題中的一切動搖，都不可避免地表現是對觀念論的讓步，這是恩格斯用杜林的動搖做實例而指出了的，杜林在這種基礎上避開直接答覆關於空間和時間客觀性質的問題：人關於空間和時間的概念是變化不定的。像形而上學者一樣，杜林沒有能力去理解這種事實：人關於空間和時間的表象的變化不定性，是人的認識運動的結果，是逐漸地更完善、更深刻擁有客觀真理的結果。並且在這個問題中，也和在一概關於客觀真理的問題中一樣，只有辯證唯物論的學說，才能夠指示克服種種觀念論的道路，才能指示無限接近真理的道路。列寧說：「如果不堅



「解決地和確實地承認我們所發展的時間和空間的概念在反映客觀——實在的時間和空間的話，那末徹底地圍執哲學中敵視種種信仰論和種種觀念論的觀點就是做不到的。在這裏，也和在一一般的地方一樣，接近着客觀的真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四五頁。）

不承認這種立場，把這種立場弄得糾纏不清，不可避免地引到觀念論和僧侶主義。在不澈底的唯物論者杜林那裏，也偶然發生過這種情形，如同恩格斯指出的，他引到了世界「最後的原因」或「最初的動力」，即是引到了承認時間以外的和空間以外的神，即是引到了極大的無意義、僧侶主義。恩格斯指着杜林的名字說：「一切存在的基本形態是空間和時間，時間以外的存在，是如同空間以外的存在一樣，是同樣極大的無意義。」（「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四五頁。）

在關於空間和時間的問題中，馬赫主義企圖佔有唯物論和觀念論之間的中間的立場。可是有一類馬赫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中公然附和康德的觀念論的學說。例如法國的經驗批判論者普安卡爾，幾乎一字一句地重述着康德的話，他當時說：「自然沒有對我們提供牠們（即是空間和時間的概念），而是我們把牠們提供給自然，因為我們發現了牠們是適合的。」（見全書一五〇頁引文。）英國的馬赫主義者比爾遜，也像那一樣公然表示贊成觀念論。他說：「我們不能斷定空間和時間有實在的存在；牠們不是在物體中被發現，而是在我們……感覺物體的方法中被發現。」（見全書全頁引文。）換句話說，他們完全附和休謨與康德的哲學路線。

至於說到馬赫本人，在他那裏，向觀念論立場的轉移，是用一切方法隱秘着的。馬赫出面反對康

德關於空間和時間的學說，把這種學說看做是「跡先的」東西，即是並非由經驗中得出的人的思辨形態。馬赫證明了這些概念是由經驗中發生出來。可是不過是唯物論般反駁康德的觀念論的情況中才有這樣的論斷，如果對經驗本身是唯物論般來解釋的話。在馬赫那裏，如同我們所知道的，經驗不是人和自然交互作用的結果，不是客觀世界在人的意識中的反映，而簡直是感覺的總和。因此事實上他是站在和康德相同的觀念論的立場上，這種情形被列寧的嚴格分析完全暴露出來了：「如果空間的概念是被我們由經驗中得出來，不是我們以外的客觀實在性的反映，那末馬赫的理論就成了觀念論的。自然在時間中的存在，是人類和人類經驗出現以前幾百萬年所測定了的，指出了這種觀念論的理論不合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四六頁。）

馬赫的二重立場，在他的這種論斷中暴露出來了：「時間和空間是各種物理元素相互的依存性。」全部問題是在這裏面：這些「元素」是怎樣的呢？如果這是不依賴意識的客觀物體、客觀實在性，那時馬赫的論斷就是唯物論的。可是因為他的「元素」不外就是感覺，所以馬赫關於「各種物理元素」的聯繫的妙語是觀念論哲學的掩蔽。在馬赫關於這事的學說中把他的觀念論完全暴露出來了。對於化學的元素或電氣，不能跟着想像牠在立體空間的實在性。雖然馬赫自己也努力對僧侶主義劃清界限，這些僧侶主義是企圖在立體空間以外來替地獄及其他宗教廢障找尋地位的，可是馬赫的全部學說都是觀念論的，並且觀念論者們都很高興地來抓住牠。

俄國的馬赫主義者，尤其是波格達諾夫和巴柴諾夫，不能在馬赫的糾纏中加以清理，他們在關於

這些事情的議論中：空間和時間的概念是在依賴感覺的、生理的知覺所作成，而沉沒了哲學的基本問題：客觀實在性是否在人的概念中被反映？即是不理解唯物論對觀念論顯明的對立。列寧說：「關於這種情形的問題是一回事：人正是利用種種感覺器官來把握空間，並且是藉長期歷史發展的方法來由這些知覺中作成抽象的空間概念，——而那種關於人類這些知覺和概念是否適合不依賴人類的客觀實在性的問題，卻是完全別一回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五三頁。）

不理解這一點，波格達諾夫以爲他對那種難解的觀念論提供了一項公式，說時間和空間「是各種人的經驗的社會一致的形態」，是牠的「客觀性」和共同意見。當然藉這些話不能避開觀念論，因爲宗教也是大部分人類「社會一致的經驗」。事實上，宗教的學說，對任何客觀實在性都不適合。「在波格達諾夫那裏出現了使空間和時間的各種形態去適合人的經驗，去適合他們的認識能力。事實上恰相反：是我們的『經驗』和我們的認識在逐漸地適合客觀的空間和時間，對牠們反映得更加正確和更加深刻。」（同書一五三——一五四頁。）

巴柴羅夫那裏也有同類的糾纏。照列寧的說法，他也和一切馬赫主義者一樣，把兩個問題混合了，即是：我們關於空間和時間的表象的變化不定性的問題，以及關於這些概念客觀的、適合實際的內容的問題；他不理解人和自然只是在時間和空間中存在，那種僧侶們所創造的、多數無知的和被麻醉的人們所擁護的時間和空間以外的實體，是病態的空想、哲學觀念論的狂想、無用的社會制度的無用的產物。」（同書一五二頁。）

三 物質的發展·物質與意識

舊唯物論就已經規定了：運動是物質的基本屬性，世界是運動着的物質。牠已經進一步在廣義中把運動作為物質中所發生的一切變化的總和來理解。可是牠僅僅模糊地看出了物質的發展，基本上還是停留在機械論的立場上。只有辯證唯物論，倚賴十八世紀自然科學中巨大的成功以及唯物論地改造觀念論的辯證法，提供了對物質世界發展深刻的、恰當的、合理的理解。在自然科學中所傳播的進化觀念，和馬克斯與恩格斯所確立的革命辯證法的發展觀念，這兩者之間的深刻區別，被列寧十分周到地闡明了。

列寧指出了：流行的進化觀念，就實質說來，是處在機械論的世界觀的範圍以內，因為在發展下，不過是把物質數量方面的變化、增加或減少作為復算或總計對象已有的性質來理解。辯證法對發展的理解，是承認在一切自然現象和過程中（其中也包括精神和社會），都有矛盾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傾向。「發展是對立性的鬥爭」。這種發展的辯證法的理解，竭力指出了牠的「自動性、牠的原動力，牠的源泉，牠的動因」。（參考列寧著：「論辯證法問題」，見「全集」，第十三卷，三〇一頁。）那時像在機械論對發展的理解下，牠的源泉是在發展着的現象本身以外以「主體」或神的面貌而被發現出來。對物質發展的辯證法的理解，對我們闡明了存在物的新性質、新形態的發生，這些

性質和形態是在物質發展以前的階段上所沒有的。這樣看來，對於現代的辯證唯物論，世界不僅是運動着的物質，而且是發展着的物質。

行星的發光，是無機世界發展的結果。那種真理是科學永久的資產：天體是藉那種起初集積得很稀薄的所謂霧性的物質的發展而發生。現代的自然科學，如同我們在上面看過的，確立了：以前認為完全不變的物體的構成部分——化學元素，因為物質發展的結果而發生着並互相轉變着。

在溫度、壓力、電力緊張性及其他等等的良好條件下，行星上就由無機的自然中形成着有機的物體，由有機物體發生第一個「生物」、有生命的實體，發生命。在有生命的實體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發生了高級動物高度發展一類的「原人」，並且發生了人類社會。

在「有生命的實體」出現的階段上，即是從有生命的蛋白質及最初分化出來的一點有生命的物質發生的時候起，也就發生了有生命的東西對外在的影響起反作用的能力，即是發生了最初的一些感覺元素。和獨立運動及營養平行，也有感覺性，這是有生命的物質、細胞原形質和最簡單的有生命的實體所特有的特性。這種感覺性，在有生命的實體更高級的發展階段上，變成了感覺能力，最後變成了意識（在高級動物那裏）和思維（在人那裏）。

由哲學史中我們已經知道，只有辯證唯物論，才完全科學地和澈底唯物論地解決了意識和物質相互關係的問題。牠指出了：物質是初次的東西，在物質世界發展的一定階段上不可避免地會發生意識，牠是物質的屬性、不可消滅的特性，在物質構造的基礎中，存在着物質發展一切階段所固有的這

種反映能力的屬性發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恩格斯說：「物質的、感覺上感覺得出來的世界，我們自己也屬於這個世界，是唯一實在的世界……我們的意識和思維，好像牠是什麼超感覺的東西，却是物質的、肉體的器官——腦子——的產物。物質不是精神的產物，精神本身卻不過是物質的高級產物。」（見「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一〇七頁引文。）

四 論自然中的因果性和必然性

物質是合法則地運動着、變化着、發展着。多到了無窮的各種各樣的自然現象，不是各別事物的混亂堆積，一切現象都是處在互相聯繫及交互作用中，牠們的變化是合法則地完成着。在自然現象的交替中，我們發現了一定的恆久性和規則性，牠對我們提供了認識這些現象的可能性。「世界是物質合法則的運動，並且我們的認識，是自然的高級產物，只有力量反映這種法則性。」（「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三八頁）。原因和動作的聯繫，即是現象中一種現象（原因）惹起別種現象（動作、結果）的時候各種現象之間的聯繫，是物質世界客觀固有的這種普遍相互聯繫或法則性的形態之一。幾千遍觀察各種現象之間經常的聯繫，例如太陽升起和空氣暖和，以及多到了無窮的這一類的聯繫，使人類接近了對因果性的理解，而且人的活動、人的實踐對人提供了檢驗這種因果性的可能性。當原始

人因兩塊乾木頭的摩擦而取得了火的時候，他就在實踐上發見了這種機械工作的摩擦和熱之間的因果聯繫，雖然這種聯繫的科學理解是人類幾千年發展的結果。

把因果性看做客觀的、物體本身所固有的依存性的見解，是一切唯物論的資產，可是辯證唯物論把這種見解由片面性下解放出來了，指出了：原因和動作的關係，這不過是普遍相互聯繫、法則性的許多形態中的一種形態，不過是各種現象之間多到了無窮的各種各樣的聯繫的環練中的一個環圈。恩格斯說：「原因和動作是一種表象，牠要像這樣才有意義，僅僅應用到既有的個別情況；而且我們觀察這種個別情況，只能在牠和整個世界的一般聯繫中，這些表象在普遍的交互作用的表象中集合起來了並錯綜起來了，在這種普遍的交互作用的表象中，原因和結果經常地變換地位。」（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二八頁引文。）

如果因果性表現着由一般聯繫中各別地取出來的兩種現象的相互依存性，那末必然性就表現着現象發展更深的聯繫，並且是現象內部所固有的這些現象發展的法則。在這裏跟着就要說：偶然的現象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是無原因的，現象偶然的、單一的聯繫是和必然的、普遍的聯繫互相聯繫着的，在牠裏面使我們確信一切發展、那裏的必然性或發展的內在法則，是和表示必然性的外在形態的單一的、偶然的現象錯綜着。

這樣看來，必然的東西和偶然的東西不是絕對的對立性；牠們是互相聯繫着的。列寧竭力指出了：形而上學沒有力量理解「偶然的東西和必然的東西的區別的相對性」。對於唯物論哲學決定重要

的，是把因果性和必然性看做物質世界所固有的客觀法則性的見解。唯物論承認不依賴人的意識的客觀實在性，並且認為這種客觀實在性固有着自己已不依賴人的意識的內部的客觀法則性。對於主觀觀念論者，不管他屬於這種哲學中怎樣的派別，都以爲法則性、因果性和必然性不是客觀的，而把意識帶到了自然中。唯物論的立場敵視種種宗教胡說、種種僧侶主義，觀念論的立場不可避免會引到僧侶主義。列寧說：「因爲是明明白白的，事實上，在關於因果性的問題中的主觀論的路線，以爲自然的秩序和必然性不是由外在的客觀世界引導出來，而是由意識、由理智、由論理及其他等等引導出來，這不僅使人的理智和自然分裂，不僅使理智和自然對立，而且把理智作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同時，理智却被認爲是自然的一小部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二七頁。）馬赫主義者在自己的見解中或是附和休謨，或是附和康德，他們在關於因果性的問題中雖然有區別，兩個人却都是主觀觀念論者。對於休謨，因果性有着經驗的起源，並且是習慣的結果。可是因爲「經驗」在休謨看來是感覺的複合，所以因果性本身也是理智的構造，並且絲毫不能說到實際的世界。康德認爲因果性是和經驗或跡先的概念沒有關係的悟性的範疇，這種範疇是對「物自體」不適用的。這樣看來，這兩位哲學家都是主觀觀念論者。列寧說：「休謨的因果性理論和康德的因果性理論之間的區別，是不可知論者之間次要的區別，這些不可知論者都對主要的觀點一致：否定自然的客觀法則性，非難這種客觀法則性，自己就會不可避免地落到某種觀念論的結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三四頁。）馬赫主義者們也就落到了這種在僧侶主義中再生長出來的結論：「在關於因果性問題中的主觀論的路線，是哲

學的觀念論，（對於牠的形形色色，要說到休謨以及康德的因果性理論），即是或多或少鬆弛了的、稀簿了的信仰哲學。承認自然的客觀法則性及這種法則性在人的頭腦中近乎真實的反映，就是唯物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二七頁。）

用不着多大的努力，就能夠證明：經驗批判論關於因果性的學說，有着主觀觀念論的性質。經驗批判論的創立者之一——亞溫拉利烏斯率直地斷定說：因果性和必然性不是什麼經驗中對我們提供的現象（照亞溫拉利烏斯的說法，經驗是感覺的複合），所以不能有也談不到因果性和必然性的客觀性質。因此亞溫拉利烏斯也就認為必然性是關於準確接近預期事故的主觀表象。列寧說：「這是在關於因果性問題中完全確定的主觀論，並且，如果是相當澈底的，那末就不能引到別的結論，而只能引到不承認作為我們感覺源泉的客觀實在性。」（「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三〇頁。）

馬赫對於因果性及必然性的見解，和這種立場完全一致。他也沒有打算去否定自己和休謨的血緣關係，當時就聲明說：「自然中沒有「物理的必然性」，「一切因果性法則的形態，都是由主觀的努力中推演出來，……對於自然，沒有適合牠的必然性。」（全書全頁。）

馬赫主義學派許多其他的代表者，也都有這一樣的見解，而且，在這些人裏面，和休謨的後繼者同時，還能遇到康德的後繼者。如同我們在上面看出的了，休謨和康德在關於因果性問題中的區別是完全不重要的。

英國的馬赫主義者比爾遜，更接近康德的觀點，當時他聲明說：「人是自然法則的創造者」，「人

對自然提供法則的斷定，比自然對人提供法則的反面斷定，意義大得多。」（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三二頁引文。）別一個馬赫主義者彼佐爾特，完全附和康德，當時他把因果性叫做「論理的先驗」，即是認為因果性是主觀的、思維的概念。法國的數學家兼哲學家普安卡爾，也轉到了不可知論的立場上，宣佈說：自然法則，那是人爲了方便而創造的概念的單純象徵或有條件的記號。雖然有這一切細微的差異，一切馬赫主義者在關於因果性的問題中却都是站在主觀觀念論的立場上，在他們這些人看來，——列寧說——「理智、思維、意識是……初次的東西，自然是第二次的東西。」（全書同頁。）在這裏就看出來了，怎樣完成了主觀觀念論者向僧侶主義立場的轉移。在他們看來，理智不是「自然的一小部分、自然高級產物的一種、自然過程的反映，自然却是理智的一小部分，理智是像這樣由普通的、簡單的、大家都知道的人的理智，自然而長成了「異常的」……玄妙的、神的理智。」（全書全頁。）

俄國的馬赫主義者，跟着自己的教師們，重述着他們或多或少糾纏不清的論證。馬赫主義者尤世克維契，說「洛哥斯」（是代表「理性活動」的一個字——譯者）是自然的祖先，即是說神的理智。波格達諾夫把因果性的法則叫做「認識上把現象聯繫成爲不斷的行列的方法，不過是經驗同格的形態。」（全書一三八頁。）

這種聲明的意義是顯然的：在波格達諾夫看來，因果性不是客觀存在的物體和現象本身所固有的，而不過是「認識上」、想像中聯繫自己的感覺的一種方法。波格達諾夫的立場，是主觀觀念論者

的立場。

因此馬赫主義者關於他們「在改善」馬克斯主義的一切虛偽的聲明，就實質說來是對馬克斯主義哲學基礎的攻擊。

列寧說：「我們的馬赫主義者，盲目地信仰『最新的』、反動的哲學家，重述着休謨和康德在關於因果性問題中的不可知論的錯誤，一點也沒有注意到這些學說是和馬克斯主義、即是和唯物論處在如何無條件的矛盾中，一點也沒有注意到他們怎樣沿着傾斜面滑落到觀念論去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三八頁。）

五 在關於經驗的問題中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客觀存在着的 world 是認識的源泉，這個客觀存在着的 world 影響着人的感覺器官。感覺是外在世界的肖像，牠們的正確性，牠們對外在物體的適合性，是藉實踐來檢驗。像這樣，一切唯物論哲學，都把不依賴人的經驗與意識的實際存在着的實在的 world，叫做人的經驗的源泉。觀念論哲學，在關於經驗的問題中，占着直接對立的立場，把人的感覺複合或人的意識狀態叫做經驗。因此，如果提出關於經驗的源泉的問題，就無論什麼人都不會對「經驗」這個術語發生誤解。

事實上，主觀觀念論都特別喜歡說一切知識都是得自經驗。無論是巴克利，無論是休謨，並且甚

至主觀觀念論者費黑特——他沒有打算把整個世界歸結到我或主體——，都說過這一句話。費黑特說：「我嚴肅地聲明，我的哲學的內在的意義、精神，是在於：人除經驗以外沒有一切任何的東西；人只能通過經驗來達到他所要達到的一切東西。」（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二二頁引文。）只要想一下這個主觀觀念論者提出這種經驗怎樣發生的問題，就一下暴露了這種哲學真實的本質。如果我們和澈底的主觀觀念論者有交涉，那末他就聲明：從無論什麼地方都得不到經驗，經驗卻是自身存在的，並且是感覺的複合或意識的狀態。巴克利就是那一類的主觀觀念論者，他在這種情況中對神的萬能表示同意。

唯物論對經驗的理解和觀念論對經驗的理解之間的差異，是嚴格的和不容妥協的。

然而「經驗」這個字，如果不闡明牠的真實的意義，就會成爲遮蔽唯物論與觀念論之間的區別的方法。列寧說：「在『經驗』這個字下面，無疑地也能遮蔽哲學中唯物論的路線和觀念論的路線。」（「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二五頁。）藉經驗這個概念的那種欺騙作用，在經驗批判論的創立者亞溫拉利烏斯那裏可能不只看見過一次。他把「經驗」分爲含有「物質價值」的經驗和含有「思維價值」的經驗。經驗的「物質價值」，不能意味任何別的東西，而只能意味做實際的和不自願意識的物體在意識中的反映。那時我們面前就是唯物論的觀點。可是就在那個地方，亞溫拉利烏斯却聲明說：這是不完全的經驗，真正的、「完全的經驗」等於是「原理的同格」，我和環境不可分的聯繫，即是轉到了觀念論的立場上。列寧說：「經驗也遮蔽着哲學中唯物論的路線和觀念論的路線，而是牠們糾

纏不清的開端。」（全書一二一頁。）馬赫那裏，在對經驗的解釋中也有這一類的動搖。當他勸告由經驗中汲取知識並且說到我們的表象中銘刻着我們在自然中所觀察出來的東西的時候，他是站在自然科學家的自然唯物論的立場上。當他回想到自己著名的元素的時候，那時在他那裏，經驗就是和感覺等量齊觀的東西了。

俄國的馬赫主義者，不知道在這種糾纏不清中加以分解，也就跟着經驗批判論者重述着他們二重意義的「純經驗」的定義。

普列哈諾夫在關於經驗的問題中也容許了很大的錯誤，他參加了和經驗批判論的鬥爭，而且企圖在這下面利用對馬赫主義的批判，來無原則地、爲小團體的目的而對布爾塞維克進行鬥爭。普列哈諾夫指出了：當馬赫主義者把經驗叫做研究的對象而不把牠叫做認識的手段的時候，他們就是唯物論者。

我們早就看出來了，問題完全不是在於經驗是否研究的對象或認識的手段。

如同我們前面在巴克利、休謨及費黑特的例子上所看見過的，完全留在觀念論的範圍內，也可能承認經驗是認識的手段和研究的對象。如果這樣提出問題——實際的物體、不依賴意識而存在的客體是不是研究的對象，這就現出了唯物論與觀念論之間真正的區別。

因爲任何一個經驗批判論者都沒有肯定地答覆這個問題，所以他們把經驗作爲研究的對象的解釋，也絲毫不能使他們由觀念論下解脫出來。因此，當普列哈諾夫宣佈承認經驗是研究對象就失掉了

經驗批判論對唯物論對立的意義時，他就對這種不容妥協的性質做了極大的錯誤。

實際上，經驗批判論本身的基礎是觀念論的。向唯物論方面的動搖，不過證明了經驗批判論所固有的折衷性以及牠的議論中有些糾纏不清吧了。經驗批判論是唯物論的完全對立性，並且是對唯物論敵視的。

在波格達諾夫看來，經驗，那是主觀的體驗，這種體驗是和客觀的、不依賴人的意識而存在的世界沒有聯繫的。照波格達諾夫的說法，客觀的經驗是那種既有的經驗，「依照我們的信念」，爲了不引到矛盾，一切人就都應當站在這種既有的經驗上。

像這樣，用許多人的集體經驗代替個人獨有的經驗，並沒有使事情發生絲毫變化。波格達諾夫的「經驗」的一切元素，都是在意識的範圍中轉來轉去。

波格達諾夫雖然自己聲明就關於經驗的問題和馬赫主義「不同意」，在關於經驗的問題中他却仍是一個馬赫主義者，即是主觀觀念論者。

列寧使牠脫出了資產階級反動攻擊的馬克斯主義哲學唯物論的巨大意義，在「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中」異常清楚地指示出來了。

列寧粉碎了馬赫主義者腐化馬克斯主義、用帶一點掩蔽的觀念論的哲學來暗中代替牠的一切企圖，同時，也就奠定了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黨的理論基礎。

第四章 經驗批判論是觀念論的變種

列寧所實行的分析，以不可反駁的確證證明了經驗批判論的主觀觀念論的性質（現在馬——列主義的敵人也承認）。

現在必須更有系統地來研究，怎樣在歷史上構成了經驗批判論，暴露牠和舊觀念論有着哲學上的血緣關係，看一看這種哲學不可避免地會達到或當然會達到怎樣的結論，或由什麼地方成長出來了經驗批判論。

馬赫哲學研究的出發點，是康德的「批判的觀念論」，這是馬赫自己承認的。他說：「我以極隆重的謝意，應當承認，正是他（康德）的批判的觀念論，是我的一切批判思維的出發點。」（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五九頁引文。）然而康德不能滿足這位經驗批判論的創立者，並且超過了他對巴克利的主觀觀念論的舊式同情。馬赫繼續說：「可是我不能留下來做他（康德）的信仰者。我很快就重新回到了巴克利的見解」，並且後來「達到了近於休謨的見解的那種見解。」（見同書同頁引文。）馬赫自己這樣敘述了自己哲學的道路。別一位經驗批判論的創立者亞溫拉利烏斯，也走過了同樣的道路，用他自己的話說，他也一度從對康德的批判開始。這樣看來，康德觀念論的批判把這兩位經驗批判論者引到了別一種觀念論的陣營中。對康德的批判是從觀念論的立場來實行，並且是從右面

來的批判。爲了評定牠的反動的本質，應當介紹一下唯物論者們怎樣批判康德，或是從左面怎樣對康德批判。

一 從左面及從右面對康德主義的批判

康德的哲學，他自己承認是批判的觀念論，實際上是二元論的哲學。

在這種哲學中，有唯物論的元素和觀念論的元素，是觀念論佔優勢，正是主觀觀念論佔優勢。康德哲學的這種二元性，照馬克斯的定義說，是十八世紀末葉德國卑怯的、凡俗的資產階級的政治二元性的反映。資產階級使用和封建制度及封建制度的意識形態妥協的方法，來努力實現自己的階級利益。在康德的哲學中，這種妥協的立場，是以調和科學與宗教、知識與信仰、唯物論與觀念論的樣式反映出來了。

列寧說：「康德哲學的基本特色，是唯物論與觀念論的調和，唯物論與觀念論之間的妥協，把各種對立的哲學流派結合在一個體系裏。當康德容許我們的表象適合我們以外的某種東西、某種物自體的時候，那時康德就是唯物論者。當他宣佈這種物自體是不能認識的、先驗的、來世的東西的時候，他就當作一個觀念論者出面了。承認經驗、感覺是我們知識的唯一源泉，康德把自己的哲學傾向着先念論的路線，而通過感覺論，在一定的條件下，也就是唯物論。承認空間、時間、因果關係等等的跡

先性，康德又把自己的哲學傾向到了觀念論方面。（「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六二頁。）康德的這種二元性、他的哲學的內在矛盾，說明了從唯物論者方面以及從澈底的觀念論者（包括休謨類型的不可知論者）方面對他批判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因為康德的這種首尾兩端性，所以澈底的唯物論者以及澈底的觀念論者（也就是「純粹的」不可知論者、休謨主義者），都無情地和他進行了鬥爭。唯物論者指出了康德的觀念論的罪過，反駁他的體系的觀念論的特色，證明了物自體的可認識性，物自體和現象之間沒有原則上的區別，不是由跡先的思想法則而是由客觀現實的法則得出因果關係及其他的必然性。不可知論者和觀念論者，指出了康德的罪過是在於他容許物自體，作爲是對唯物論、『實在論』或『樸實的實在論』讓步」。（「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六二頁。）

澈底的觀念論者和「純粹的」不可知論者之間的差異，如同上面已經說過的，是完全不存在的。不可知論者除物自體以外也拒絕先驗論，因為他們除感覺以外不承認任何東西，那時先驗論却假定有認識的主體，這個主體是有着對智力所固有的現成的思維形態和原則。觀念論者不僅把跡先的思辨形態，而且把整個世界一般都歸屬到由智力、由純粹思維得出的結果。這後來引到了把主觀觀念論變成了客觀觀念論。把主體的思維作爲一般思維來理解，把主體變成了「絕對觀念」。

唯物論者費爾巴哈批判康德的首尾兩端性，同時責備康德，因為康德承認物自體在我們的感覺原因以外，也就是宣佈說物自體是不能認識的。從物體本身存在開始，康德後來更把物自體叫做不過是

「想像的本質」，而不是實在性。康德把世界分成了兩個世界：不認識的物自體世界和認識的現象世界，雖然這種現象世界也存在着，可是喪失了「本質」，因為不具有獨立性，而是派生出來的。這樣看來，照康德的說法，是現象存在着，然而不是客觀的實在性，在意識以外就不存在；至於說到物自體，牠們雖然是真正的、「實在的」物體，然而是不能認識的。費爾巴哈嘆息說：「把真理由現實分開，把現實由真理分開，有着怎樣的矛盾呵！」（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六四——一六五頁引文。）費爾巴哈這樣批判了康德拒絕唯物論。

觀念論者從相反的立場批判了康德。

主觀觀念論者費黑特，堅決地批判康德容許物自體，並且提議率直地由康德的哲學中排除這種唯物論的元素。一切主觀觀念論者和不可知論者都沿着這條道路進行了，要求由康德的學說中清除那部分傾向「卑俗的實在論」方面的東西，觀念論者把唯物論叫做卑俗的實在論。亞溫拉利烏斯的批判顯出了完全同樣的特性。他反對物自體並且反對先驗論，是因為在先驗論中，即在雖然是對跡先的必然性和因果性的承認中，他懷疑也有客觀主義的元素。列寧說：「他不是像唯物論者們和康德鬥爭那樣從左面來和康德鬥爭，而是像懷疑論者觀念論者們和康德鬥爭那樣從右面來和康德鬥爭。」（「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六一頁。）

馬赫主義者們這種由康德到巴克利及休謨的回轉的深刻反動性，除俄國的馬赫主義者以外，大家都是十分明瞭的，這些俄國的馬赫主義者，不了解對康德的二重批判，因為普列哈諾夫承認物自體，

而以康德主義來責難普列哈諾夫。藉口批判普列哈諾夫的錯誤，那些「希望做馬克斯主義者的馬赫主義者」，脫離了馬克斯主義，細心地抹殺這種恩格斯已經指出了的事實：唯物論反駁「不能認識的」物自體，「物自體」因為人類的實踐就會變成爲我們的物。

俄國偉大的黑格爾主義者和唯物論者契爾勒塞夫斯基的銳利批判，是從左面、從唯物論的立場批判康德的顯明的模範。列寧說過，俄國這位偉大的著作家、費爾巴哈的學生，對於康德的學說做了卓越的批判，叱責康德不是擁護實在論，而是擁護不可知論和主觀論，不是擁護對物自體的認可，而是擁護那種對於我們的知識是得自這種客觀源泉的無知。」（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九四頁引文）。

契爾勒塞夫斯基指出了康德關於這事的立場的破產：感覺出來的知覺的形態（空間和時間）是主觀的。「在契爾勒塞夫斯基看來，也如同一切唯物論者看來一樣，我們所感覺出來的知覺的形態，是和實際的形態一致，即是和對象的客觀——真實存在一致……。物自體是實際地存在着，並且對於我們是完全可以認識的，無論在自己的存在中，無論在自己的屬性中，無論在自己的實際關係中，都是可以認識的。」（「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九四頁。）康德認爲是在指揮自然法則（把自然理解做「現象世界」），即是斷定思維法則僅有主觀的意義；「在契爾勒塞夫斯基看來，如同一切唯物論者看來一樣，思維法則不僅有主觀的意義，即是思維法則反映着對象客觀存在的形態，是和這些形態完全一致，而不是和這些形態有差異。」（同書同頁。）在他看來，「如同一切唯物論者看來一

樣，存在着自然的客觀因果性或必然性。」（同書同頁。）堅決的和不妥協的唯物論者「契爾勒塞夫斯基，把對唯物論的種種背棄及轉入觀念論方面和不可知論方面，叫做形而上學的胡說。」（同書二九五頁。）雖然遭到沙皇制度的殘酷迫害和充軍，雖然受到兇狂的檢查壓迫，契爾勒塞夫斯基仍然做到了對觀念論加以銳利的唯物論的批判。列寧說過：他「是俄國唯一真正偉大的著作家，他從五十年代起一直到八十年代，都做了站立在純粹的哲學唯物論的水準上，並且排斥了新康德主義者、實證論者、馬赫主義者及其他的糾纏者的可憐的胡說。」（同書同頁。）

在充軍的各年間幾乎完全隔絕了西歐的科學，俄國的落後不能不在契爾勒塞夫斯基的世界觀上留下痕跡，他因為俄國生活落後的關係，不會，更正確說是不能提高到馬克斯和恩格斯的辯證唯物論。」（同書同頁。）

一切糾纏不清的俄國馬赫主義者們，不知道去攝取契爾勒塞夫斯基對康德所做的唯物論批判的高貴結果。馬赫和亞溫拉利烏斯的觀念論的狂想，他們由康德那裏清除了唯物論，這種唯物論正是科學最新的原理。

列寧說：「費爾巴哈、馬克斯和恩格斯的一切學派，都是由康德走向左轉，而達到了完全否定種種的觀念論和種種的不可知論。而我們的馬赫主義者，却是跟着哲學中反動的傾向走，跟着馬赫和亞溫拉利烏斯走，他們以休謨和巴克利的觀點來批判康德。」（「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六七頁。）列寧以無情的諷刺語調排斥了俄國馬赫主義者（巴柴諾夫、波格達諾夫、尤世克維契等人）、反動的

資產階級哲學後繼者的企圖，他們想假裝穿着馬克斯主義的衣裳。列寧說：「當然，跟着怎樣適當的思想反動主義走，是一切公民神聖的權利，尤其是一切知識份子神聖的權利。可是如果有一些人，他們和哲學中馬克斯主義的基礎本身根本決絕，然後開始周旋、糾纏、假裝、確信他們「『也是』哲學中的馬克斯主義者，他們『幾乎』和馬克斯一致，不過有一點要對牠『補充』，——這已經就是完全使人不愉快的小擺設了。」（同書一六七——一六八頁。）

二 經驗批判論的哲學戰友（新實證論、內在學派及其他）

資產階級的哲學，初初一看，是各種互相批判、互相鬥爭的流派最雜亂的混合物。然而這一切流派，實際上牠們自己之間是有着極密切的血緣關係。牠們大家都對唯物論抱有同等程度的憎惡，並且直接或間接擁護僧侶主義及觀念論的頹廢哲學。列寧說，牠們各種各樣的名稱，是「那種用來掩護腐敗物的虛偽招牌，像歐洲資產階級政黨的虛偽招牌一樣。」（「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七五頁。）無論牠們用怎樣的名稱來裝飾自己，牠們仍然是某種形態的主觀觀念論。如同我們在上面看過的，一種流派接近康德，第二種流派接近巴克利或休謨，第三種流派企圖由這些學說創造混合物。列寧說：「必須注意，就事件的本質說，康德和休謨或巴克利折中的結合是可能的，要那樣說是在各種的比例中，特別竭力說着混合物中的一種元素或別種元素。」（「列寧全集」，第十三卷

一六九頁。)經驗批判論和資產階級哲學其他流派的血緣關係，經一切經驗批判論者及馬赫自己所承認，他們認爲自己「很接近」內在學派，而從別方面說，法國的新實證論的代表者，認爲這種事情是馬赫的功績：「馬赫的實證的科學，和新批判主義者的觀念論一致。」(見同書一七三頁引文。)雖然有這一切事實，雖然經過經驗批判論者公開的承認，俄國的馬赫主義者却寧願抹殺並迴避這種學派的觀念論，而有時甚至要說這一切哲學的反動主義者的「實在論」和「樸實的實在論」。對於他們所特有的性質，是不能公然說這些哲學的極端反動主義者所指教的東西。列寧說：「我們的馬赫主義者害怕直接並鮮明地實實在在來談論內在論者。事情是在這裏面：內在論者是最顯明的反動主義者、信仰哲學悞率的說教者，一身都完全是人間的極端反動主義。他們裏面沒有一個不是把自己關於認識論的最大的理論著作，引到辯護宗教，引到辯護某種中世紀的事物。」(同書一七四頁。)他們中間有一個(列克列爾)，爲了辯護自己的哲學，而藉口說他的哲學是在滿足「一切宗教情緒的理智的要求」；別一個(蘇比)確信：內在哲學雖然否定一切超出直接經驗範圍以外的東西，却仍然沒有想去否定神和來生，並且甚至責難了那種使教會由國家分離的「無意義的言論」。

這一切僧侶的和哲學的反開化主義的代表者，對唯物論進行戰爭，尤其是對自然科學家的唯物論進行戰鬥，自然科學家大多數都是站在自然唯物論的立場上。這一切代表者之間的區別，是在於：他們中的一個人，如馬赫，用這樣的說詞來掩蔽這種鬥爭：好像是在保禦「實證論」，是在和「形而上學」鬥爭，其間，他們是把唯物論叫做形而上學；而別一個人却公然起來擁護僧侶主義，並藉此來破

壞一切隱藏僧侶主義的企圖。這些公開的反開化主義者之一，法國的哲學家列模佛，他是所謂的新批判論（由休謨和康德的學說而來的混合物）的代表者，認為物理學家馬赫的功績，是馬赫關於損害對自然科學的結論的信心的那種著作。他說：「到處都達到了新鮮力量的運動，為破壞對自然科學無誤性的盲目信仰而工作，並且重新開始尋找到一種深入神祕事物的途徑，尋找進入真理所在地的更好的入口。」（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七三頁引文。）無怪馬赫這位戰友的哲學引來了天主教僧侶們的狂歡。

在這裏必須說，這些各種各樣的觀念論者和不可知論者的團體中，有一羣不可知論者，恩格斯在一八九二年把他們叫做「害羞的唯物論者」。這絕大部分是自然科學家、自然唯物論者，他們藉口自己的不可知論，藉口對那種不是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東西的不認識，來保護自己免除因無神論而遭到的責難。英國的自然科學家厄克斯爾就是這一羣的代表，他並且使用了「不可知論者」這個術語。當然，厄克斯爾作為資產階級尊貴社會的代表，他拒絕了唯物論者的名稱，可是當他說到科學和科學發展的利益的時候，那時他就不避嫌疑地表示贊成唯物論。他說：「難道對這一點可以懷疑嗎？科學更加向前進步，那末用唯物論的公式或表象，就會把一切自然現象表現得更加廣闊並更加澈底。」（同書一七〇頁。）當最後在他面前提出這樣的問題——他屬於怎樣的陣營——的時候，就暴露了這位「害羞的唯物論者」的階級立場。他寫過：「如果我不得不在絕對的唯物論和絕對的觀念論之間加以選擇的話，那末我就不得不採用絕對的觀念論。」……「這種精神世界的存在，是我們確切知道的

唯一的東西。」（同書一七一頁引文。）

不可知論者、馬赫和經驗批判論的後繼者，離開這位『害羞的唯物論者』遠得很。如同我們看過的，他們和僧侶主義的說教者有着密切的血緣關係。內在論者蘇比爾特·卓爾德然，他是馬赫的哲學戰友，證明了他的獨在論和來世的信仰處在一起，而且直接進入牠裏面。他說：『我的個體的『我』，只能在理論上和世界分離，可是在時間和空間中不能分離（這就是等於亞溫拉利烏斯的『原理的同格』——著者註）。因此我的個體的『我』，不可避免地應當存在着，並且在我死後，整個世界也不會馬上跟着他消滅。』（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七七頁。）

俄國的馬赫主義者，爲什麼想方設法來掩蔽主觀觀念論和僧侶主義之間的密切聯繫呢？

這要用這些事實來說明：俄國的馬赫主義者，是小資產階級和知識階級的代表，他們傾向隱藏着現代經驗批判論哲學的階級性質和黨派性質。

列寧說：『『原理同格』，『感覺複合』及其他馬赫主義俗惡的話，是對某些人的信仰職務服務呵！』（同書一七七頁。）即對反動的資產階級服務，這些資產階級是和僧侶們的反開化主義結成了密切同盟的。

列寧說：『馬赫主義，僅僅在俄國的馬赫主義者一小羣人那裏，是特別用於知識階級的閒談，可是在牠的祖國，就對信仰哲學的關係說，牠的從僕的作用是公開宣佈了的呵！』（同書一七八頁。）

三 經驗批判論向什麼地方成長着呢

列寧所實行的對經驗批判論哲學深入的和銳利的分析，以不容反駁的明確性指出了，這種哲學是各種各樣的、互相矛盾的、自己之間沒有聯繫的立場的折中混合物。經驗批判論者克服唯物論和觀念論的企圖，僅僅把唯物論和觀念論的基本立場引到了糾纏不清和混淆。可是批判經驗批判論的任務，却不因確立這種事實就以爲包括了一切。必須闡明這種哲學是在向怎樣的方向發展，牠怎樣在自已周圍集合了力量，牠最後變成了什麼，以及牠服務什麼階級的利益。「經驗批判論，像一切思潮一樣，是活着的、成長着的、發展着的東西，牠向某一方面成長的事實，比長期的討論更能幫助解決關於這種哲學的真正本質的根本問題，……判斷一個哲學家，不應當根據他掛在自己身上的招牌（『實證論』，『純經驗』的哲學，『一元論』或『經驗一元論』，『自然科學的哲學』以及其他），而應當根據他們事實上在怎樣解決根本的理論問題，他們是和什麼人手挽手前進，他們學得了什麼以及他們對自己的學生和後繼者指教了什麼。」（『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七八頁。）

這種對經驗批判論作爲對一種思潮的考察，一下就暴露了牠的反動的本質，牠和僧侶主義的結合及在牠身上的再生長。如果亞溫拉利烏斯和馬赫本人還沒有由自己的哲學中作出有利於宗教和神道的結論，那末他們忠實的後繼者和學生就在他們以後把這事做成了。這些經馬赫認可的學生中的一個

——肯斯·科涅利烏斯，他完全接受馬赫主義的基本論旨（感覺、元素），也僭望克服唯物論以及觀念論。這位官許哲學的代表不滿意唯物論，是因為牠把人變成了傀儡。『沒有什麼說得，——這位反開化主義的學者代表沉思着，——牠（即唯物論）會同決定我們的自由的信仰，損害了我們的行爲和我們的責任的習慣價值的全部評價。牠對於我們死後生命繼續的思想也的確沒有留下餘地。』（同書一七九頁。）這位担任教授職位的巡警，勸告要以對於義務和美的不朽價值，對於我們內部和外部『神的基源』的崇敬的精神來教育青年。』（同書一七九頁。）

這些反開化主義的學者的公開發言，使關於這種哲學的反動服務什麼人的利益的事情，沒有留下極小的懷疑。雖然是這樣，那位希望做馬克斯主義者的俄國馬赫主義者波格達諾夫，不僅沒有注意這種真正的反動，而且還暴露了明確的斷定，說在馬赫的哲學中，對於神、意志自由及靈魂不死的觀念絕對沒有並且也不能有地位。波格達諾夫在這種情況中是追隨着那些資產階級哲學的代表，他們斷定說：由主觀觀念論論理上不能達到關於神、意志自由和不死的結論。在這下面是十分顯明的，他們大家都都強情地忘記了這種歷史的事實：毫無例外的各種觀念論，其中也有主觀觀念論，不可避免地會達到以某種形態承認這些超自然的本質。這是在巴克利和休謨、康德和費黑特的哲學上所確認了的。顯然不是和論理的方法（在這種情況中是形式論理的方法）完全適宜的。哲學史對我們指出了：和僧侶們的反開化主義鬥爭，只能從唯物論的立場來實行。列寧說：『對於這種觀念（即是神、意志自由、靈魂不死的觀念——著者）『不能有地位』，尤其是在這種哲學中，牠指教說：只有感覺的存在物才

存在着，世界是運動着的物質，每一個人和大家都知道的的外在的自然世界是唯一客觀的實在性，即在唯物論的哲學中。」（「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八〇頁。）

俄國的馬赫主義者們，當科爾涅里烏斯指示了馬赫這些忠實的後繼者會達到什麼的時候，他們就起來拒絕他。可是對這一件事沒有研究得「成功」或不願去研究的奧地利的馬克斯主義者佛利得利赫·亞得列爾，一九〇八年他在社會主義的雜誌「鬥爭」上，注意到了德國工人把科爾涅里烏斯的著作看做「容易讀的、博得高度推薦的作品」。（同書同頁）。毒害工人意志的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討厭的作用，那時就被列寧加上了烙印。他說：「通過馬赫主義，把露骨的哲學反動主義者及信仰哲學的說教者，拖來做工人們的教師了！」（同書同頁。）

作為一種思潮的馬赫主義，和觀念論及公開的僧侶主義的密切聯繫，在馬赫所有的後繼者及戰友們那裏決然地暴露出來了，是和他們觀念論的論證的細微差異沒有關係的。「在一切緊要的觀點中」經馬赫承認的哲學家克利比特爾，主張「意志自由」並把馬赫叫做「康德事業的成就者」。著名的生理學者慈根，也是經馬赫對他表示同意的，重述着巴克利所愛好的論旨：「外在的客體不是牠本身存在着，而是在我的理智中存在着」。掩蔽或遮藏這種事實的種種企圖，不外是教授們的欺騙事業，彼佐爾特就是他們的模範。這位「害羞的觀念論者」，「批判」觀念論，可是最後達到了康德的先天說。換句話說，這位「反對觀念論的戰士」指教了，要怎樣更細心地來偽裝觀念論。美國的哲學家卡魯斯，自命是馬赫的崇拜者和朋友，他同時編輯兩個雜誌：「一元論者」是討論哲學的，「公開論

壇」是從事宗教宣傳的。他在這裏主張「意志自由」，宣傳「科學的神學」，並且熱烈地批評自然唯物論者——自然科學家愛斯特·希克爾，因為他「挺身而出……做一個現存教會的敵人，同時高興使牠們的高度發展感到困難。」（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八四頁。）列寧說：「十分顯然，我們前面是一位美國文壇騙子們的公司的指導者，他們正在從事着用宗教的鴉片使民族結合起來。」（同書同頁。）馬赫也是卡魯斯主編的雜誌「一元論者」的經常撰稿人。列寧用諷刺的語氣指摘說：「把馬赫和克列印比特爾，歸入這個公司的會員中，顯然，是由於小小的『誤解』吧。」（同書同頁。）

這樣的答覆，對於列寧所提出的問題——經驗批判論向什麼地方成長着呢？——提供了生命。經驗批判論，是和唯物論鬥爭的一種形態，牠的任務是要把自然科學由自然唯物論拉轉到觀念論。執行這種資產階級的社會法令的時候，經驗批判論露出了自己和僧侶主義的血緣關係，並且僧侶主義是在牠身上再生長着。

四 波格達諾夫的「經驗一元論」是什麼

傾向和唯物論鬥爭——首先是在哲學和自然科學中——的資產階級的哲學思潮——經驗批判論，對俄國小資產階級知識階級的意識形態顯出了有力的影響，我們在契爾諾夫（社會主義者——革命

家）、尤世克維契、華倫梯諾夫（孟塞維克）、巴柴諾夫、波格達諾夫及其他的召還主義者、「左翼」取消派、孟塞維克叛徒的例子上看出來了。

主觀上希望做一個革命家並且加入布爾塞維克的波格達諾夫的哲學立場，實際上是完全拒絕馬克斯主義並且轉到了觀念論的陣營中。波格達諾夫對經驗批判論所作的修正，絲毫也沒有變更他的哲學的觀念論的本質，他的哲學達到了率直的僧侶主義，雖然波格達諾夫個人情緒上是無神論的。

波格達諾夫把自己的哲學詐稱唯物論和馬克斯主義的企圖的完全破產，被列寧揭發出來了，列寧以不可反駁的確信指出了。波格達諾夫的哲學是用馬克斯主義的言辭遮蓋着的主觀觀念論。

波格達諾夫宣佈他的哲學——他把這種哲學叫做經驗一元論——是僅僅以「經驗」為基礎的統一的世界觀，完全滿足了唯物論承認自然是初次的東西、精神是第二次的東西的要求。照波格達諾夫的意思說，這應當由牠的發展公式來表明：起初有着「元素的混亂」，比牠高一些就是人的「心理的經驗」，更高就是「物理的經驗」，其間，這種經驗，也就是由牠而發生的對於「習慣上叫做精神」的認識。這樣看來，在波格達諾夫那裏判明了：物理的東西在發展的連鎖中，比心理的東西站得更高，換句話說，即是由心理的東西而發生。列寧說：「這的確是使人吃驚的毫無意義呵！這也就是如同一切種種觀念論哲學所固有的那種毫無意義一樣的毫無意義。」（「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八五頁。）事實上，如果這樣來解釋自然的初次性，那末任何一個觀念論者都可以叫做唯物論者了。「如果這樣應用恩格斯的定義，那末黑格爾也就是唯物論者了，因為在黑格爾那裏，也是把心理的經

驗（在絕對觀念的稱呼下）提出得更早，以後接着提出了「更高的」物理的世界、自然，並且末了提出了人的認識，人經過自然認識絕對觀念。」（同書同頁。）像這樣，無論黑格爾的觀念論，無論一切的其他觀念論，都無論什麼時候都沒有握住實際自然的出發點。牠們都是從「心理的」某種抽象開始：「把這些抽象或是叫做絕對觀念，或是叫做一般性的『我』，或是叫做世界的意志以及其他等等，都是相等的。用這來區別觀念論的各種派別，並且那樣的派別多到了無數。」（同書同頁。）末了沒有一個觀念論者不否定自然，而且自然本身在他那裏是派生的東西，必須某種「精神的」扶助。「觀念論的本質是在於把心理的東西用做最初的出發點，由牠引出自然，以後就由自然引出人的普通意識。」（同書一八五——一八六頁。）這就是說，各種觀念論都不是拿客觀的、實在的現實性做基礎，而是把心理的東西的抽象做基礎，不可避免地會引到僧侶主義。事實上，心理的東西是由物理的東西派生出來的，如果對心理的東西的抽象賦與獨立的、不依賴自然的意義，那末這就是等於承認超自然的本源。列寧說：「大家都知道，什麼是人的觀念，可是缺欠人的觀念和在人類出現以前的觀念、抽象中的觀念、絕對的觀念，却是觀念論者黑格爾神學的捏造。大家都知道什麼是人的感覺，可是缺欠人的感覺、在人類出現以前的感覺，却是一種胡說、死的抽象、觀念論的狂想。」（同書一八六頁。）

不難使人確信，波格達諾夫的圖式，也是這樣的觀念論的狂想。事實上，他是從元素的混亂開始。可是我們知道得很清楚，這些被馬赫想出來的元素，不外就是感覺。發展的連鎖的後一階段，照

波格達諾夫的說法，是人們「心理的經驗」，可是這種論旨和現實根本矛盾，因為在人們心理的經驗以前，在人們出現以前，自然、物理世界就存在了。這樣看來，波格達諾夫的「發展連鎖」中的第一和第二階段，是由心理的東西而來的抽象，並且因為把牠們放在發展連鎖的初頭上而歪曲了現實。列寧說：「沒有缺欠人的感覺。而就是說，第一階段是死的觀念論的抽象。就事件的本質說，在這裏，我們前面不是一切認識的和習慣的人的感覺，而是設想出來的、不是任何人的感覺，一般感覺，神的感覺。在黑格爾那裏，把人的普通觀念，作爲神的東西，牠一下就由人、由人的腦子分離開來了。」

（「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八六頁。）波格達諾夫的圖式的第二階段，也是這樣的抽象及對現實的歪曲。「物理世界，比有機物質高級形態的高級產物的心理的東西的可能出現，更早就存在了。波格達諾夫的第二階段，也是死的抽象，是缺欠腦子的思想，是脫離了人的人的理智。」（同書同頁。）

爲了取得世界的真實圖畫，應當拋棄波格達諾夫的「發展連鎖」最初的兩個階段，而從第三個階段開始，而從「物理的經驗」開始，同時要用實在的、物質的現實本身、不依賴任何經驗的自然本身來代替「經驗」。那時我們就能夠取得世界的圖畫，這種圖畫是真正適合自然科學和唯物論的。即是：（一）物理世界是不依賴人的意識存在着，並且在人類出現以前，在一切人的經驗出現以前很久就存在了；（二）心理的東西、意識及其他等等，是物質的高級產物（即是物理的東西的高級產物），是那種特別複雜的一塊物質的機能，這塊物質叫做人的腦子。」（同書同頁。）

波格達諾夫認爲，他把一切歸屬「初原的元素」、感覺，而排除了種種二元論。唯物論的這種斷

定——心理的東西是由物理的東西內部、即是人體的內部、人腦的內部發生出來，——在波格達諾夫看來是難於接受的。他把自己的立場叫做「換置」的理論。他的本質是在於把物理的物體看做感覺的總體，在元素的形態中，於物理的東西下換置心理的東西。他說：我們的觀點，「是把自然看做複合的無窮行列……牠們也就是我們經驗的元素。」（波格達諾夫：「經驗一元論」，第二卷，三二頁，一九〇七年版。）

所以，照波格達諾夫的說法，在物理的東西下，應當「換置」心理的東西，這種心理的東西是初次的、直接存在着的，因為在牠下面，波格達諾夫斷定不要求換置任何別的東西。他寫着：「換置的領域，和物理現象的領域一致；在心理的現象下，不要求換置任何的東西，因為這是直接的複合。」（波格達諾夫：「經驗一元論」，第三卷，第三十九節。）

這些議論的觀念論的性質是十分顯明的。如果一切物體不外是感覺的直接複合（或感覺的複合），那末那種立場，雖然用盡種種的方法把牠掩蔽起來，却是主觀觀念論。列寧說：「這就是觀念論，因為把心理的東西，即意識、表象、感覺等等，作為直接的東西拿過來，而把物理的東西作為是由牠引導出來的，在牠下面被換置着。世界是被我們的『我』所創造的『非我』，——費黑特這樣說過。黑格爾這樣說：世界是絕對觀念。索潘加歐爾說：世界是意志。內在論者列姆克說：世界是概念和表象。內在論者蘇比說：存在是意識。波格達諾夫說：物理的東西是心理的東西的換置。在各種口令中沒有看出一律的觀念論的本質，那當然就是瞎子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八六——一八

波格達諾夫發展自己的哲學的同時，觸及到了使人吃驚的觀念論的不合理。例如人，在他看來，「最初」是「直接經驗」的複合，僅在後來，在以後繼續的發展中，才對自己及對別人顯出了物理的內體。

列寧說：「正是這種不斷的廢話的複合，僅僅對於這種事情才是有用的：即是引出神的觀念、靈魂的不朽及其他等等。」（同書一八七頁。）「物理的自然本身，照波格達諾夫的說法，『是由直接性質（其中也有「心理的」同格）的複合而派生出來的。』」（同書同頁。）

在這裏，波格達諾夫緊密地接近了宗教的玄想，被列寧以特別的一貫性揭發出來了：「指教說物理的自然本身是派生出來的那種哲學，是極純粹的僧侶主義的哲學。」（同書同頁。）

「如果自然是派生出來的，那末這就是自然明白的，他只能由那種比自然更大、更豐富、更廣闊、更有力的東西派生出來，只能由那種存在着的東西派生出來，因為對於牠，爲了產生自然，應當不依賴自然而存在着。這就是說，某種東西在自然以外存在，並且，在這下面，牠派生着自然。照俄國話說，這叫做神。」（同書同頁。）

觀念論哲學家的任務，是在於：運用種種或多或少模糊的和抽象的概念來掩蔽公開的僧侶主義，而這些概念最後却是表現同一的思想：精神是一切存在的初源。這樣的觀念論的哲學的抽象概念，能夠提出一連串：「絕對觀念、普遍精神、世界意志、在物理的東西下面用心理的東西普遍揆置，——

這都是同一的觀念，不過有着各種的公式化吧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八八頁。）

一切沒有喪失健全思想的人都知道，心理的東西、精神、意志、理智，都是腦子的特性和現象。研究實際世界的實際科學、自然科學，研究腦子的這種特性或機能，研究怎樣發生感覺和表象，牠們怎樣互相配合起來和結合起來，因為人和自然相互影響及社會內部相互影響（即階級社會中的階級鬥爭）的結果，怎樣通過心理生活的全部過程及形成人的意識。如果腦子的機能和腦子本身分離，把觀念、心理的東西、精神看做不依賴自然的獨立存在物，那末結果就取得了觀念論的空想，這種空想的目的是在於模糊和歪曲現實。列寧說：「一切人都知道，自然科學也研究觀念、精神、意志、心理的東西，是當做正常工作着的人的腦子的機能來研究；使這種機能由一定形態的有機物分離，把這種機能變為普通的、一般的抽象，在一切物理的自然下面換置這種抽象，——這就是哲學觀念論的夢想，這就是對自然科學開玩笑。」（同書同頁。）

波格達諾夫覺得，他是藉此使馬赫主義由主觀觀念論解放出來了：用「生物社會組織的經驗」，來代替主體、個人的經驗。然而這樣的代替，在任何的程度中也沒有使他的哲學免除主觀觀念論的危險。十分顯明，這樣的代替，就本質說來沒有改變事實。在唯物論看來，這種社會——組織的經驗，是「由物理的自然派生出來的，是牠長期發展的結果，是由物理的自然的這種狀態而來的發展：當時無論社會性、無論組織性、無論經驗、無論生物，都沒有也不能有。」（同書同頁。）在觀念論看來，事情恰恰相反。在他們看來，這種「社會——組織的經驗」是出發的東西，牠也創造着自己所固

有的內容，或換句話說，牠創造着整個的世界。雖然，這樣的見解和巴克利的哲學少有區別，巴克利斷定說：一切物件，這不過是主體或「有窮的靈魂」的感覺總和，而這些「有窮的靈魂」本身，連同自己感覺的一切總和，都是「無窮的靈魂」或神所創造的。

波格達諾夫把自己的設想叫做「認識的社會主義」，同時希望藉此說：在竭力強調集團的意識而非個人的意識的同時，他把社會主義的元素帶進了認識論裏面。波格達諾夫這種不合理的奢望，被列寧無情地譏笑了，列寧同時指出了：這樣的「認識的社會主義」，也是僧侶們的反開化主義的顯著的代表們——耶穌會的會員們的議論所固有的……耶穌會的會員們也說着：神的觀念是對人類生成的或固有的，神是「社會——組織的經驗」。並且不僅耶穌會的會員，而且也有一連串的觀念論的哲學家，都以某種形態來辯護這樣的立場。列寧說：「想用人類的意識代替個人的意識，或用『社會——組織的經驗』代替個人的經驗，而來消滅哲學的觀念論，這完全等於想用股份公司代替個別資本家而來消滅資本主義一樣。」（同書同頁。）

列寧說：爲了澈底離開觀念論和回到唯物論，波格達諾夫必須做一個「唯一嚴肅的步伐，……卽是全般地拋掉自己的普遍換置。」（同書一九〇頁。）

列寧以充分的證據指出了，波格達諾夫的經驗一元論，是掩蔽得惡劣的觀念論。

他的在物理的東西下面普遍「換置」心理的東西的理論，是絕對觀念論的極壞的版本。

波格達諾夫哲學的觀念論，是和機械論密切地結合着。在這種關係中，他甚至比馬赫和亞溫拉利

烏斯走得更遠。他的「元素」，也和機械論者那裏一樣，是「最後不可分的小部分」，這些小部分是喪失了自動性的，是被動的，並且達到了在意識幫助下的外部的「組織」。波格達諾夫不承認自然的質的發展。照波格達諾夫的說法，發展「不能創造任何就本質說來新的東西，而不過是在那種原先有的元素的形式中作新的和更複雜的組合。」

這種反動的哲學，牠是和唯物論的哲學根本矛盾的，後來成了右派資本主義復辟者的學說「均衡論」及其他反革命理論的理論基礎，這些理論都遭到了列寧事業繼承人史達林破滅性的摧毀。

五 作爲由唯物論退卻的「象徵主義者」或象形主義者的

理論

如同我們在上面已經看過的，哲學關於物質或意識初次性的第一和根本問題，這個問題的別一方面是和牠處在直接的聯繫中。即是，我們的感覺怎樣關係到惹起這些感覺的物體本身呢？唯物論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直接的和確定的：我們的感覺是外在物體及其特性的肖像或拷貝。誠然，這些肖像或拷貝，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對我們提供直接完全的或絕對完成的物體知識。這種知識，是因爲人類發展長期過程的結果，使用人和自然相互影響的方法，使用實踐的方法而獲得，實踐担任我們關於物體的表象的正確性的最可靠的尺度（或基準）。

觀念論拒絕答覆這個問題，因為在牠看來，這個問題就實質說也不存在。巴克利型的主觀觀念論者說：我們的感覺也就是物體本身，用不着去過問什麼感覺和物體或牠們的特性的適合。費黑特型的主觀觀念論者也有相同的斷定，在他們看來，整個世界都歸屬到主體「我」和這個「我」的活動的產物或「非我」。對於客觀觀念論者、黑格爾的後繼者看來，我們的一切感覺和表象，這不過是絕對觀念自我意識發展的階段；至於說到物體，那末牠們不過是這種絕對觀念的外在形態或異在。這樣看來，對於觀念論的哲學，同樣都是不能有關於感覺和被表現的物體適應的問題，因為在他們看來，整個世界或是歸屬到感覺或表象，或是歸屬到觀念。

可是和唯物論及澈底的觀念論平行，如問我們看見過的，還存在着不可知論的哲學體系（康德和休謨的後繼者），他們雖然不否定物體自身的存在（或按最低限度說容許牠們存在），可是宣佈牠們是絕對不能認識的。不可知論者不能承認我們的感覺是真實存在着的物體或牠們的特性的肖像或拷貝。他認為感覺和表象僅是有條件的記號、物體特性的象徵或說是象形。他想藉此說，像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是有條件的記號一樣，我們的感覺不是所表現的物體的拷貝、攝影，而不過是某種客觀物體的記號或主觀的標記。當然，在這下面，物體本身的存在就成了可疑的。

這樣的觀念不能支持一貫地和經常地引到觀念論和唯物論之間的動搖。事實上，如果承認這些「象徵」或「象形」能夠幫助我們在外在世界中正確地確定方針，能夠幫助我們辨別物體之間的關係，並爲了人類的利益而變更這些物體的關係，那末這樣的解釋就會使不可知論者接近唯物論。如果

不可知論者強調物體自身及牠們之間所存在的關係的絕對不認識性，那時他就不可避免地會落入觀念論。十九世紀著名的法國物理學家赫爾姆哥爾茨，就是一個經常動搖於唯物論和觀念論之間的不可知論者的實例，他「像絕大多數的自然科學家一樣，在哲學中是一個不徹底的。他傾向康德主義，可是在自己的認識論中却也沒有一貫地支持這種觀點。」（「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九一頁。）例如他這樣討論着概念（或說感覺和表象）和物體或客體的適應：「我以爲感覺是外在現象的象徵，並且我除牠以外拒絕他們所提出了種種和物體的類比。」（見同書同頁引文。）顯然，這樣的見解是不可知論。

可是以後赫爾姆哥爾茨却把我們的感覺和表象叫做外在對象對我們神經系的作用，即是像唯物論者那樣來討論了。他說：「我們的概念和表象，是一種作用，牠是我們看見的或我們設想的對象對我們的神經系、對我們的意識所實行的。」（見同書同頁引文。）然而他不能堅持這種立場，並且重新開始傾向主觀論，傾向否定客觀的實在性，當時他聲明：我們的表象不外是用來標示客體的象徵，並且用純粹康德主義的論綱來結束這種討論：「觀念和牠所表現的客體，是兩件東西，顯然牠們是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見同書同頁引文。）赫爾姆哥爾茨因爲這些動搖，遭到了唯物論者的批判，也遭到了觀念論者的批判。

當赫爾姆哥爾茨這樣斷定的時候——在我們的感覺的幫助下我們認識客觀的物體特性，——他是站在唯物論的立場上，在這種情況中，象徵論被判明是完全虛偽的和不需要的。列寧說：「象徵論和

那樣的見解（如同我們看見的，是和全部唯物論的見解）不能和洽，因為牠帶來了某人對感覺性不信任，對我們感覺器官的提示不信任。這是用不着爭論的，表現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和模型完全相等，可是表現是一回事，象徵、有條件的記號是另一回事。表現必須並且不可避免地預定有那種『被表現的』客觀實在性。『有條件的記號』、象徵、象形是概念，這種概念，帶有完全不需要的不可知論的元素。」（同書一九三頁。）因此「象形主義的」或「象徵主義的唯物論」，或赫爾姆哥爾茨的半唯物論，被唯物論者以澈底唯物論的名義所排斥了。

觀念論者完全別樣地批判了赫爾姆哥爾茨。他們不能對他寬恕他的唯物論的見解。他們攻擊赫爾姆哥爾茨不應該承認客觀存在着的物體，攻擊他不應該承認客觀的法則性和客觀的真理。馬赫著名的學生和戰友、經驗批判論者和內在論者，正是從這種觀念論的立場來破壞赫爾姆哥爾茨。

普列哈諾夫，也在關於我們的感覺和表象對於客觀物體特性適應的重要問題中，佔着錯誤的立場。他附和俄國著名的生理學家塞契諾夫的觀念，塞契諾夫是一個自然科學的唯物論者，可是容許了這句話：我們關於對象的表象是有條件的記號。普列哈諾夫自己的見解，是在一八九二年像下面這樣公式化了：「我們的感覺，這是那種在實際中所發生的東西達到了我們知識中的自己的一種象形。象形不是和牠所傳達的那種事件一樣的。可是牠們能夠完全忠實地把事件本身傳達出來，也能——這也是主要的——把牠們之間所存在的那種關係傳達出來。」（見恩格斯著：「費爾巴哈論」，普列哈諾夫的註釋，一一八頁。）普列哈諾夫一八九九年在「再論唯物論」的論文中發展了這同樣的見解，他

在那裏說：「我們關於物體的形態和關係的表象，不會多於象形；可是這些象形是在正確地標示這些形態和關係，並且這足夠使我們能夠研究物自體對我們的作用及輪到我們自己影響着他們。」（「普列哈諾夫全集」，第十一卷，一四二頁。）普列哈諾夫像這樣不過承認我們的表象和客觀的物體特性之間的某些適應，而我們的表象却是客觀物體特性的表現。普列哈諾夫在這同一篇論文中別一種錯誤的公式是和這聯繫着的，這種錯誤公式是：「空間和時間是意識的形態，並且……因此牠們第一件區別的特性是主觀性。」（同書同頁。）這當然是深刻的錯誤，因為事實上空間和時間是物質存在的客觀形態，所以牠們第一件區別的特性是客觀性，即是不依賴意識的獨立性。

由這裏很顯明，象形論不可避免地會引到什麼，正是會引到承認我們的感覺、表象和概念的主觀性，即是會引到觀念論。

誠然，普列哈諾夫後來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可是他這種承認不過是在術語上的，即是口頭上的。在這裏我們不談這種問題：普列哈諾夫的這種錯誤不是偶然的，並且是和他別種向不可知論方面的動搖處在密切的聯繫中的。

必須說，俄國的馬赫主義者，他們中間尤其是巴柴諾夫，批判普列哈諾夫這種錯誤的同時，自己却轉到了主觀觀念論的立場上。巴柴諾夫用自己的這種論斷來和普列哈諾夫的見解對立：「感覺的表象也就是在我們以外存在着現實」，即是從主觀觀念論的立場上來批判普列哈諾夫。列寧說：「結果我們得出了：普列哈諾夫在敘述唯物論的時候做了顯明的錯誤，巴柴諾夫却使事情弄得完全糾纏不

清，他把唯物論和觀念論堆在一起，把觀念論的胡說來和象徵論或象形的唯物論對立，好像『感覺的表象也就是在我們以外存在着的現實。』由康德主義者赫爾姆哥爾茨那裏，也像由康德自己那裏一樣，唯物論者向左走，馬赫主義者向右走。」（「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九五頁。）

六 從左面及從右面對機械唯物論的批判

在馬赫主義者用來攪亂關於唯物論和觀念論對立性的問題的各种手法中，馬赫主義者對機械唯物論及俗流唯物論的批判，不是佔着最末的地位。俄國的馬赫主義者，批判普列哈諾夫的時候，說普列哈諾夫的罪過是在於他的見解和俗流唯物論者畢涅爾的見解一致。事實上，在俗流唯物論者畢涅爾那裏，也和在一切俗流唯物論者那裏一樣，有着許多重大的缺點，也和在他的先驅者、十八世紀的機械唯物論者那裏一樣。這些缺點中最重要的是：他們是形而上學者，即是反辯證法者。列寧說：「馬克斯和恩格斯時常非難惡劣的（主要是反辯證法的）唯物論，可是他們是以最高級的、更發展的辯證唯物論的觀點來非難牠，而不是以休謨主義或巴克利主義的觀點來非難牠。」（「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九六頁。）俄國的馬赫主義者却完全是別一回事。他們不是從唯物論的立場，而是從觀念論的立場來批判機械唯物論的缺點。列寧說：「我們的馬赫主義者無窮的姿態及他們根據哥爾巴哈等人及畢涅爾等人的理由的羞態，就是表示完全並且專門把砂子擲到公眾的眼睛裏，來掩蔽全部馬赫主義由

一般唯物論基礎的退却，害怕直接並明白和恩格斯算賬。」（全書全頁。）

恩格斯批判了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十九世紀的俗流唯物論者畢涅爾、伏赫特、莫勒索特，而且也批判了費爾巴哈的不徹底性、把唯物論的世界觀由關於自然的學說而擴張到關於社會——歷史現象的學說上去的無知。恩格斯不是因為唯物論而批判他們，而是因為他們的唯物論的不夠深刻和徹底而批判他們。對於機械唯物論的缺點和有限性，恩格斯首先是說他們見解的機械性，即是說他們把機械學的尺度應用到化學的、尤其是有機自然過程上去。在和這些缺點的聯繫中，有着舊唯物論第二項有限性，這是在哲學中的形而上學性，即是不懂辯證法。並且，末了，舊唯物論的第三項有限性，是不懂把唯物論擴張到社會——歷史現象上去，即是牠不理解歷史唯物論，並因此在說明社會現象的時候轉到了觀念論的立場上。

可是，在批判舊唯物論的這些缺點的同時，恩格斯不僅沒有拒絕唯物論，反而鞏固了唯物論，並且使牠發展了，同時把牠變成了辯證唯物論。列寧說：「專門是對這三件東西，專門是在這些範圍以內，恩格斯拒絕了十八世紀的唯物論以及畢涅爾等人的學說。就一切其餘的、更加切要的唯物論的問題來說，……一方面是馬克斯和恩格斯，別方面是舊的唯物論者們，兩者之間沒有也不能有任何的差異。」（「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九七頁。）

恩格斯也完全和這一樣批判了不徹底的唯物論者杜林，的確不是因為他的唯物論，而是因為他由唯物論退却。

馬克斯和恩格斯的任務，是在於：批判不徹底的唯物論者杜林的錯誤，杜林替僧侶主義留下了一條逃路，預告了虛偽的觀念論的見解的擴張。列寧說：「無論是馬克斯和恩格斯，無論是狄慈根，都是在那樣的時期出現在哲學舞台上，當時在一般先進的知識階級中，尤其在工人團體中，是唯物論支配了。因此是十分自然的，馬克斯和恩格斯不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放在對舊東西的重述上，而是放在唯物論重大的理論發展上，放在牠對歷史的應用上，即是放在造成唯物論哲學的建築物的頂層上。是十分自然的，他們限於在認識論的領域中改正費爾巴哈的錯誤，譏笑唯物論者杜林那裏的庸俗，批判畢涅爾的錯誤……，竭力指出這些在工人中間最普及的著作家正是特別缺乏辯證法。」（全書一九八—一九九頁。）

馬克斯和恩格斯批判畢涅爾、莫勒索特及其他的俗流唯物論者，不是因為唯物論，而是因為他們使唯物論單純化和流俗化，是因為他們不懂由絕對觀念的外壳中剝出牠的「有價值的果實」，即是黑格爾的辯證法，以便把牠唯物論地加以改造。

因此，「只有哲學反動主義者的學生們才能……對讀者來這樣表現事實：好像馬克斯和恩格斯不了解什麼是唯物論者。現時，馬克斯主義的叛徒和偽造者——考茨基及社會民主黨其他的理論家，正在對這件事加緊努力。

馬赫主義者，當說到狄慈根的哲學的時候，也造成了如同在關於馬克斯及恩格斯對唯物論的態度問題中同樣的混亂。這位在工人中間成長出來的德國的哲學家，獨立地達到了辯證唯物論，並且

真正是一個唯物論者，雖然他不是時常避免了錯誤和某些概念的混亂的。狄慈根十分正確地表現了觀念論哲學的性質，是那些作爲授與了學位的僧侶主義的從僕的官方教授們及僧侶主義的掩護。狄慈根是完全唯物論地並和恩格斯完全同意地提供了唯物論哲學本質的定義。他說：「哲學的唯物論者的特性，是把具體世界立做始基、首腦，而把觀念或精神看做是結果，——那時，像反對者就是按宗教的方法由言詞中引出物體……，由觀念中引出物質世界。」（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〇〇頁。）馬赫主義者們努力避開這位哲學家的這種唯物論的立場以及許多別的唯物論的公式，却去抓住他的個別的錯誤以及不可靠的公式。例如狄慈根十分正確地斷定說：物質和精神之間的差別不是過份的，是相對的，而因爲形而上學的唯物論是有缺點的、不可靠的，使他不懂辯證法地來解決關於思維對物質的關係的問題。可是狄慈根不確實地表現了這種思想，他說過：自然科學家「僅在自己的領域以外才能是觀念論者」。這是那種像斷定「感覺的表象是物質的」一類的紛亂。狄慈根想證明感覺的表象實際上是和物質的運動（腦子的物理——化學的和生理學的過程）聯繫着的，他不正確地表現了這種思想，因爲把思想和物質視同一律了。列寧說：「把思想叫做物質的，這就是表示做了一項對於唯物論和觀念論混合的錯誤步伐。」（全書一九九——二〇〇頁。）當狄慈根努力和俗流唯物論隔開的時候，他是動作得十分正確的。可是當他在這種基礎上提議「擴大」物質的概念，在這種概念中包括一切實際的現象，所以也包括我們的認識能力的時候，他就把紛亂帶進了關於意識對物質的關係的問題裏。列寧說：「這種紛亂，他僅僅有力量在『擴大』唯物論的外觀下使唯物論和觀念論混淆不

清。」（全書二〇一頁。）

馬赫主義者們就是抓住這一類的錯誤和不正確的公式，來努力確定狄慈根的見解對馬赫的見解的近似性。

馬赫主義者們忘記了並且努力抹殺了那種事實：狄慈根在自己一切根本的見解中都是唯物論者，並且正是馬克斯和恩格斯學派的辯證唯物論者。他們抹殺那種情形：狄慈根是對僧侶主義毫不妥協的敵人，並且揭發了他的學術的形態——觀念論的哲學。

因此那些狄慈根の後繼者，對作為哲學家的狄慈根做了一件惡劣的服務，他們努力確定狄慈根對經驗批判論的近似性。列寧說過：俄國的馬赫主義者們，避開了狄慈根的唯物論的認識論。「抓住了他由唯物論的退却，抓住了他的不明顯性和紛亂。反動的哲學家很高興狄慈根，是因為他有些地方有紛亂。什麼地方有紛亂，馬赫主義者們也就跑到那個地方去，這已經是自然而然的了。」狄慈根の後繼者不懂把狄慈根的錯誤和紛亂由他的十分之九正確的唯物論的立場區別開來，列寧對他們警告說：「由馬克斯到『狄慈根主義』和『馬赫主義』的道路，是走到泥沼裏去的道路。」

第五章 自然科學中的革命和觀念論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葉自然科學的巨大成就，是恩格斯的這種立場的充分的確證。「自然是辯證法的試金石」。一八四二年邁爾所發見的能力保存及能力各種形態轉變的法則，是關於一切自然現象的普通聯繫和交互作用的學說的顯明確證。

恩格斯說：「現在證明了：一切無數的在自然中活動着的原因，牠一直到現在，都是看做所謂的能力的種類——機械的能力、熱、輻射（光和輻射熱）、電氣、磁力、結合和分解的化學能力——中的某種不可理解的和不可思議的存在來處理的，都是同一種能力存在的特殊形式或形態，即是運動的形式或形態。我們不僅能夠指出自然中經常發生的能力由一種形態向別種形態的轉變，而且我們甚至能夠在實驗室中和在工業中像這樣把牠們再生產出來：若干數量的一種形態的能力時常適合着一定數量的某種別的形態的能力……。自然中一切運動形態的統一，現在已經不是單純的哲學論斷，而是自然科學的事實。」（「馬—恩全集」，第十四卷，六四九——六五〇頁。）

第二項極重要的發見，可是已經是在生物學的領域中，這是世黑登和世溫諾姆對於有機細胞的發見，這種細胞是作為生物學的單位，用牠來構造複雜的有機體的組織和器官。「包蔽着有機體的發生、成長、構成的過程的那種秘密的遮蔽物被撕去了。一直到現在都不可理解的奇異的東西以過程

的形式出現了，牠是依照那種按本質說是對於一切多數細胞的有機體同一的法則而發生出來的。」（「馬—恩全集」，第十四卷，六五〇頁。）

鞏固了唯物論世界觀的基礎的第三種自然科學的發見，是達爾文的發展理論。直到這種發見以前，確立了一切有機體的發生的統一性的生物學的科學，不能說明什麼決定着這些有機體無數的形形色色。恩格斯說：「對於這個問題，十九世紀自然科學第三種偉大的發見——達爾文首先理成了體系的和創立的發展理論——提供了答覆。」「無論這種理論部分地、甚且整個地在將來會臨着怎樣的變化，牠現在已經就比較滿意地解決了所研究的問題。主要的特色，是指出了有機體由不多的簡單的形態，到逐漸更多的各種各樣的和複雜的形態，如同我們在我們的時代對牠們觀察出來的，末了是會到達人類的發展的系列；這不僅提供了現存的有機生命的代表者的說明，而且也對於人類的前史、對於研究牠的發展的各種階段奠下了基礎，這種發展是由簡單的沒有機構的、可是體驗着刺激的低級有機體的原形質開始，以至會思想的人的腦子爲止。」（「馬—恩全集」，第十四卷，六五〇——六五一頁。）

這樣看來，唯物論的世界觀取得比上一世紀更加深入、更加鞏固的根據。同時，和舊唯物論相反，牠就本質說來成了辯證法的，因爲確立了一切自然現象的普遍聯繫和交互作用以及物質的無窮發展。

二十世紀初葉自然科學的發展，對自然辯證法帶來了新的顯著的確證。形而上學的思維在物理學

領域中的最後藩籬，是關於簡單的化學物或元素的不變性的學說。一切自然物好像都是由有限數目（九十二種）的簡單的、不可分解的和沒有能力互相變化的元素所構成。化學元素中的偉大革命——輻射能——的發見，及化學元素的統一性和可變性的證明，對這種見解加給了澈底的打擊，這些化學元素以前認為是物質最後的、簡單的、不可分解的構成部分。自然科學跟着每種新發見而來的進步，提供了世界物質統一性的新證據，提供了科學共產主義的創始者關於自然也是和歷史一樣服從辯證法的運動法則的學說的確證。

唯物論的世界觀，因此應當成爲全體自然科學家的共同資產。事實上，事情却遠不是像那樣的。資產階級的自然科學，反映着自己的代表者的階級的意識形態。受了觀念論哲學精神教養的自然科學家，沒有能力正確地唯物地來總括自然科學的成績。恩格斯說：這對我們證明了，「那些許許多多的自然科學家，他們在自己特殊的科學的範圍中是無情的唯物論者，而在這種範圍以外他却不僅是觀念論者，而且甚至是虔敬的、正統的基督教徒。」（「馬——恩全集」，第十四卷，六五二頁。）這一切把資產階級的自然科學的理論思維引到了糾纏不清和缺乏聯繫性，這種自然科學在十九世紀的末葉和二十世紀的初葉採取了馬赫主義者的混亂形態，這種混亂形態是藉那種對於一切馬赫主義者共同努力「駁倒」唯物論而聯合起來了的。

抱着反動情緒的自然科學的代表們，努力利用科學的發見來適合觀念論的利益。例如巴斯特對於微生物的生命性中發酵的原因的發見，被利用來支持關於生命在自然中發生的不可能性的形而上學的

活力論的見解。關於種種孤立的自然體系趨向均衡狀態、而且牠的熱力學函數達到最大限度（熱力學的第二起源）的學說，被用做那種反科學的僧侶們關於「自然的熱的死滅」的結論根據。這種僧侶主義的結論，被恩格斯完全駁倒了，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了：能力不僅數量上不消滅，而且質量上也不消滅，即是牠在實行工作及由能力的熱的形態轉變而為能力的別種形式的時候，不能損失自己的基本特性。觀念論企圖利用物質的電子說來宣佈「物質的消滅」。

這樣看來，對於鞏固唯物論的世界觀提供了資料的科學本身的進步，也能惹起反動的觀念論者的偏愛。觀念論哲學依靠自然科學的發見的企圖，被列寧揭穿了：「新的物理學，或說得正確些是新物理學中一定的學派，和馬赫主義及其他種種現代的觀念論哲學的聯繫，是沒有極小的懷疑餘地的。」（「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〇六頁。）他又說：「因此批判馬赫主義的時候忘記這種聯繫是完全不能容許的：「解剖馬赫主義同時漠視這種聯繫，——像普列哈諾夫所做的，這就是表示譏笑辯證唯物論的精神。」（同書同頁。）

列寧所提出的任務，是在於：對物理學家的學說的認識論方面加以闡明，確定自然科學家中間理論的混亂怎樣引到了各種流派或學派的發生，以及每種這樣的學派是以怎樣的哲學世界觀做基礎。他說：「我們的任務……限於明細地敘述這些流派分歧的本質是在什麼裏面，以及牠們對於哲學的基本路線站在怎樣的關係中。」（同書同頁。）

一 新物理學的危機

新物理學的卓越的發見（沒有看見過的光線、輻射能、元素的轉變、物質的電子說），動搖了舊習慣的表象。新現象不能以舊時確立的原理來說明，並要求牠們根本的破壞。如果在十九世紀的物理學中是古典的、牛頓主義的力學原理所支配，那末在新的物理學中，這一切原理就都遭到了疑惑。因此許多優秀的物理學家指出了物理學嚴重危機的標誌，照法國著名的物理學家安利·普安卡爾的表現說，是進到物理學一切基本原理動搖和疑惑的時代的標誌。他藉口質量概念中的根本變化來支持自己的思想，這些概念都是和牛頓主義的力學的一切基本法則——如萬有引力法則、作用和反作用相等的原理、以及古典力學一切其他的法則——的公式化聯繫着的。在這種古典的力學中，認為質量永在的原理是確乎不可動搖的，觀察這種質量是和運動着的物體的速度沒有關係的。當新物理學由觀察運動着的地體和行星那裏所看出來的普遍的和不大的速度，而轉到研究和光的速度相等的巨大的速度的時候，那時就不得不放棄質量永在的原理。例如依照物質的電子說的說法，那時認為是物質不可分的最後的小部分的原子，實際上牠是由更加小得多的小部分所構成，在這小的小部分中裝着陽電和陰電。在對否定的小部分或陰電的關係中，實驗確定了，牠們是以巨大的速度環繞原子核運動着，這種速度約合光的速度三分之一的部分，如同大家所知道的，光的速度是按一秒鐘三十萬公里很難想像的速

度擴張着。在這些速度下，應當注意電子的二重質量：固有的或機械的質量和以太的惰性，以太對運動着的電子筒裝包顯着抵抗。這種表現以太惰性的附加的質量，叫做電磁質量。正確的實驗和計算，證明了電子的機械質量等於零，並且牠一切質量都歸着到電力質量，這種電力質量不僅是依從速度而變化，而且也依從運動的方向而變化。這樣的判斷，如同以後判明的，必須也擴張到原子的肯定的小部份（陽電）上，並且像這樣引到拒絕質量永在的原理。

由這些新的事實，對於認識論會得出怎樣的結論呢？被辯證方法武裝了的唯物論者——物理學家，應當說，改正舊的概念和表象應當引到形成新的概念，這種新概念是更好、更完全、更正確地包括現實的。觀念論者普安卡爾引到了別種結論。他這樣論斷着：一下就要拋掉舊的表象，這就是表示牠們不是自然的攝影，不是自然的拷貝，不是那種在意識以外通過着的過程或對象的表現，而簡直是這種意識的產物或象徵。這種討論的過程指出了，物理學家怎樣就會墮落到觀念論去。法國別一位物理學家亞比爾·李意，提供了新物理學中見解的危機和物理學動搖的完全圖畫，他研究着理論物理學中混亂的原因。在十九世紀起初三分之二的期間，照他的意見說，物理學家對一切重要點自己之間是一致的。「相信對自然純機械的解釋，接受物理學不過是更複雜的機械學、即分子機械學」的見解。（「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〇八頁。）和實證論者及休謨主義者一樣，這位著者不理解這種機械世界觀的破產，是在於其中把一切運動和變化都歸屬到簡單的機械移動。機械論的見解的危機，應當引到辯證唯物論代替機械唯物論。實際上却是別樣進行了。資產階級自然科學代表者的絕大部分，都

達到了別種結論。他們批判機械論的世界觀的時候，同時引到了這樣的見解：科學恰好是創造象徵的公式、記號或符號的藝術，而因為對於各種學派這些象徵和記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牠們是純精神的產物、人的意識的產物。這是自然而然的，反動的憎侶主義利用這種危機來加強擁護信仰或信仰哲學的說教。亞比爾·李意指出了這些現象，以實證論者的資格却沒有能力對牠提供清晰的特性說明及解剖他們的哲學思想。列寧說：「在哲學關係中，『現代物理學危機』的實質，是在於舊的物理學在自已的理論中發見了『物質世界實在的認識』，即是發見了客觀實在性的反映。物理學中的新思潮，僅僅在理論中看出對於實踐的象徵、記號、符號，即是否定那種不依賴我們的意識及對他反映的客觀實在性的存在。如果李意握有正確的哲學術語，那末他就應當說：唯物論的認識論，牠是被以前的物理學自然而接受的，被觀念論的和不可知論的認識論所代替了，違反觀念論者和不可知論者的希望，被信仰哲學所利用了。」（同書二〇一頁。）

李意把所有的物理學家分成了三種學派：純概念主義的學派；機械論的或新機械論的學派，這種學派繼續被多數物理學家所支持；以及批判的學派（這一派是普安卡爾所領導）。因為第三種學派，即是批判的學派，牠不是獨立的，他不僭望創立自己的世界觀，所以跟着就要說到兩條基本路線的對立。這兩條基本路線中的第一條路線，李意像下面這樣說明了牠的特性：「傳統的機械論建築了物質世界的體系」。物理學「是由實在的材料和實在的西門士來建築建築物。物理學家握有物質的元素、牠們活動的原因和方法，牠們活動的實在法則。」（見同書二一〇——二一一頁引文。）就實質說來，

李意在這裏提供了自然唯物論派的特性說明，可是機械論的唯物論，牠沒有提高到辯證法的水準。別一種流派拋棄了理論本體的價值，換句話說，就是不承認理論是實在的現實性的反映，而把理論叫做人的意識的產物、純粹的抽象。像這樣，雖然有李意不清晰的區分和他的別種不正確性，由他自己的敘述中却表明了：「新的」學派和舊的學派的對立是觀念論對唯物論的對立。列寧說：「現代物理學危機的本質，是在於舊的法則和基本原理的破壞，對意識以外的客觀實在性的拋棄，即是用觀念論和不可知論代替唯物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一—頁。）構成理論關係中的危機的一切困難的中心點，是這種見解：新物理學對舊的物質表象一點也沒有保留下來。物質消滅了——可以這樣表現，——就造成這種危機的困難的許多特殊問題的關係來說，是根本的和典型的。（同書同頁。）

二 「物質消滅」的表現是意味什麼

物理學中的新發見，牠指出了：物質小部分的質量，依於這些小部分運動的速度，也依於牠們的電子的裝包，引到了這些小部分的電氣本性的結論。因此物理學家起來說用電氣代替物質，而由這裏引到了這樣的結論：原子物質化和和物質消滅了。觀念論者十分高興地去抓住這個公式，他們以為像這樣就對可惡的唯物論帶來了致命的打擊。現在馬赫主義者也加入了反開化主義者的這種合唱，這些馬赫主義者確信：電氣——照他們的見解看來即是一種能力——代替普通的物質，就駁倒了唯物論，

並且引到了所謂的能力論的世界觀的勝利。這一切事實對我們提供了充分理解列寧的這種卓越的論說的可能性：科學本身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中，正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條件中的進步，惹起了反動派的偏愛。

事實上，科學的進步、物質構造領域中的卓越的新發見，應當引到改正機械論的表象，應當引到唯物論的高級形態——正是辯證唯物論——代替機械唯物論，辯證唯物論對於科學發展的巨大意義，是馬克斯和恩格斯根據十九世紀自然科學的成績而指出了的。事實上却別樣進行了。絕大部分的物理學家，他們沒有能力去理解自然科學中的革命，都動搖到了觀念論和不可知論的方面。

他們不理解：「物質消滅」在實際上是表示我們對物質認識的深刻化，及拒絕機械論對物質的理解。照舊的機械論的見解來看，物質是被動的，具有固定不變的質量。新的見解斷定是這樣的，這種情形是早就被辯證唯物論確定了的，即是：物質是自動的，時常處在運動中，並且因此有能力完成工作。把普通的物質引到電氣的包裝，這是表示物質和能力彼此不可分開，而是如同物質和運動互相聯繫一樣聯繫着。換句話說，物理學家叫做能力的東西，是物質運動的一種形態。因此所謂的「物質消滅」，對於唯物論和觀念論的根本不一致沒有關係，或說對於唯物論和觀念論在認識論的關係中的差異沒有關係。當物理學的代表們用電氣包裝或電氣的小部分來建造物質世界的時候，他不僅因此提供了別種異於舊機械論的世界圖畫，而且無論在怎樣的程度中也不能證明：原子、電子或電氣包裝是主體的感覺，並且不依賴主體就不存在。列寧說：「唯物論和觀念論，是因這樣或那樣解決我們認識源

泉的問題，認識（和一般心理的東西）對物質世界的關係的問題而區分，而關於物質構造的問題，關於原子和電子的問題，是僅僅涉及這種『物質世界』的問題。」（『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一三頁。）物理學中的新發見，實際上不是說到『物質消滅』，而是說到物質世界那些方面完全的統一，這些方面是在物理學中用『物質』、『電氣』、『能』的概念來表示的。在現在，在列寧闡明物理學中發見的意義以後經過了三十年，他的天才的預見被新的發見證實了。現在一切物理學家都認為這些情形是有證據的：質量（更正確說是「靜止的質量」）轉變為輻射，即是（普通的物體）普通固定的原子（當時明明白白地現出着物質的這種特性，如不滲透性、惰性、質量）轉變為物體的那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中，是牠的生產工作的能力、活動性出現在第一位上。從別方面說，也就確立了相反的過程，把輻射轉變為具有靜止的質量的微分子。

列寧解釋說：「當物理學家們說『物質消滅』的時候，他們是希望藉此說：到現在以前，自然科學把自己對物理世界的一切研究，都歸屬到了三種最後的概念——物質、電氣、以太，現在只留下兩種最後的概念了，因為做到了把物質歸屬到電氣，……代替十來個元素，所以做到了把物理世界歸屬到二個或三個元素，……所以自然科學辦到了物質的統一，……這就是那種關於物質消滅、關於電氣代替物質及其他多到了使人頭昏腦亂的言論的真實內容。」（『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一三頁。）由這裏看出來了：物質消滅的表現，證明了實驗科學的代表們無能力理解，我們對客觀世界認識的過程是在什麼裏面。列寧說：「『物質消滅』，這是表示那種我們在現在以前對牠所知道的限度

消滅了，我們的知識進得更深了：物質的這種特性消滅了，這種特性以前好像是絕對的、不變的、初原的（不可滲透性、惰性、質量、及其他），牠現在被暴露出來了，是相對的，只是物質的某些狀態所固有的。因為物質唯一的『特性』，哲學唯物論和對牠的認識聯繫着，這種特性是客觀實在性，是在我們的意識以外存在着。」（同書同頁。）在這下面，在唯物論者看來，這種說物質是在意識以外存在的表現，是表示物體在空間和時間中存在着，被發展着，影響着我們的感覺器官，並在我們的意識中被反映出來。

馬赫主義被判明沒有力量克服「物理學的危機」，因為牠不理解新發見的意義，不理解正是這種發見之創造了拒絕那種關於物體不變本質的形而上學的、機械論的表象的必要前提，才創造了物理學家握有辯證方法的必要前提。列寧說：「承認某種不變的元素，『物體不變的本質』及其他，就不是唯物論，而是形而上學的，即反辯證法的唯物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一四頁。）馬克斯和恩格斯的辯證唯物論，認為科學的對象是無限量的和無窮盡的，自然在自己所有的部分中是無數的，極小的原子或電子也是無窮盡的。因此馬克斯和恩格斯對機械唯物論進行了毫不妥協的鬥爭，而且由這裏推演出來了有用辯證唯物論來代替機械唯物論的必要，却不拒絕唯物論，馬赫主義者墮落到了拒絕唯物論。列寧說：「爲了以唯一正確的觀點，即是以辯證唯物論的觀點來提出問題，就應當問：電子、以太是不是也像客觀的實在性一樣很早就人的意識以外存在呢？對於這個問題，自然科學家也應當如同他們毫不動搖地承認自然在人類及有機物出現以前就存在一樣，毫不動搖地答覆並且

經常地答覆一個是字。這也就有利於唯物論解決了問題，因為物質的概念，如同我們已經說過的，在認識論上除表示不依賴人的意識而存在的及被人的意識所反映的客觀實在性外，不能表示任何別的東西。」（同書同頁）

只有辯證唯物論才保證了科學在唯物論基礎上的無限發展，因為正是唯物辯證法才指出了：自然中沒有絕對的界限及一舉就永久提供了的不變的本質；牠指出了：發展是被對立性的鬥爭所約制，因此牠規定了一切科學論旨的相對性質，並因此在新的發見中看出了不是「科學的危機」，而是牠繼續向前的運動的新源泉，逐漸更加深入地認識世界。列寧說：「以『健全思想』的觀點看來，不可用秤稱的以太變成可以用秤稱的物質，以及可以用秤稱的物質變成不可用秤稱的以太，一點也用不着吃驚，在電子那裏，除電磁質量以外，一切別的質量都不存在，這也沒有什麼『奇怪』，機械的運動法則僅限於一種自然現象的領域以及牠們服從更深刻的電磁現象的法則，這也沒有什麼『異常』，以及其他等等，——這一切都不過是辯證唯物論的過分的確證。」（同書同頁）。

能夠容許馬赫主義，根本是因為自然科學的代表們不知道也不希望知道辯證法。在黑格爾以後的時期，他們對於辯證法是懷疑的，因為把牠和舊的錯誤的哲學視同一律。自然科學拒絕了能夠克服機械唯物論的缺憾的唯一工具，並且墮落到了觀念論。列寧說：「新物理學迷入了觀念論，主要正是因為物理學家不懂辯證法。他們和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即是機械的唯物論）鬥爭，和牠的片面的『機械性』鬥爭，——並且在這下面，也把小嬰兒跟着水一同放出去了。否定直到現在還不知道的物

質的元素和屬性的不變性的同時，他們滑落到了否定物質，卽是否定物理世界的客觀實在性。否定最重要和基本法則的絕對性質的同時，他們滑落到了否定自然中一切客觀的法則性，滑落到了宣佈自然法則是簡單的約制性……『論理的必然性』及其他。主張我們知識的近似性質、相對性質，他們滑落到了否定近於忠實地、相對正確地被認識所反映的那種不依賴認識的客體。』（「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一四——二一五頁。）

這就是因爲什麼俄國的馬赫主義者有關於這事的一切議論：說新物理學排斥「物體不變的本質」、固定的實體，這表現出來了他們不懂辯證法，辯證法不承認「永久不變」的物體或本質的存在。列寧說：「以恩格斯的觀點看來，只有一件是不變的，這是人的意識（當人的意識存在的時候）對於不依賴他而存在的和發展着的外在世界的反映。無論怎樣的別種『不變性』，無論怎樣的別種『本質』，無論怎樣的『絕對客體』，就幫閑的教授們的哲學對這些概念怎樣描寫的意義說，在馬克斯和恩格斯看來都不存在。」（同書二一五頁。）形而上學把本質理解做某種對意識難理解的、不明瞭的、潛在的物體屬性；在形而上學看來，實體是和普通的物體分離的牠們不變的基礎。這些形而上學的見解，早就被辯證唯物論完全駁倒了。辯證法採用本質的概念，並沒有把牠由物體的外表或現象分割開來，而是把牠們放在不可分割的聯繫中來觀察。實體，這是物體的基礎，這種基礎不是躺在物體以外，而是物體所固有的，這種物質、牠的各種各樣的運動形態，創造着世界一切多種多樣的形象。這就是說，一切物體所固有的一般的「屬性」，——牠們的物質性——，不是和這些物體分開存在

着，而且因爲物質世界是處在無窮發展的過程中，所以也不能有不變的、一舉就永遠提供了的本質。列寧說：「物體的本質或實體也是相對的；牠們不過是表示人對客體認識的深入，並且如果昨天這種深入沒有超過原子，今天沒有超過電子和以太；所以辯證唯物論主張，逐漸進步的人類的科學，對自然所有一切認識的標誌，都是有着臨時的、相對的、近似的性質。電子、也和原子一樣，是無盡藏的，自然是無窮的，而且牠是無窮地存在着，這也就是對於牠在人的意識和感覺以外的存在唯一確實的、唯一無條件的承認，並且使辯證唯物論由相對主義的不可知論及觀念論區別出來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一五頁。）

列寧以意大利著名的物理學家李希做例，指出了資產階級的學者，怎樣無意識地和自然而然地動搖於辯證唯物論和實證論及他的不可避免的主觀觀念論的結論之間。這位學者不同意那種不過是爲了「便當的」假定或象徵而暫時承認原子和電子的流行趨勢，他站在自然唯物論的立場上，認爲原子和電子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可是他不想沿着機械唯物論的道路前進，而辯證唯物論却仍是他所不知道的。列寧說：「如果這位物理學家，熟識了辯證唯物論，他的有關於舊形而上學唯物論的錯誤的認識，也許就會成爲正確的哲學的出發點。可是這些人在其中生活的一切環境，使他們離開了馬克斯和恩格斯，而拋到了惡俗的官方哲學的懷抱裏。」（「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一六頁。）

前面敘述過的法國物理學家李意，也暴露出來了同樣的沒有能力堅固地站在唯物論的立場上，並且害怕用唯物論的話來表達，他承認自文藝復興時期開始的物理學家的一切發展，都是沿着唯物論的

道路前進，他把唯物論叫做機械論。李意用「機械論」這個字來代表的東西，由他對各種問題的一切論述有得出來，實際上是一種唯物論。他把這樣的一切物理學家叫做機械論者，這些物理學家把物理現象理解做實在的、客觀地發生的物質運動，然而他却寧願不去說這些物質運動。他這樣說：不僅十九世紀一切傑出的物理學家，如吉爾哥夫、希特茨、波爾茨曼、馬克塞爾、赫爾姆哥爾茨、克爾文、都是沿着機械論（即唯物論）的道路前進。他宣佈新的物理學家也是「純粹的機械論者」（即唯物論者），他們確立了物質的電力說，並且進到了否定質量的固定性，同時宣佈牠是運動機能。他們都是機械論者，因為他們都是把實在的運動做出發點。（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一六頁引文。）當李意就唯物論的本質承認電子的物理學的時候，他是十分正確地討論了（雖然他用「機械論的」話代替了「危險的術語」，把一切唯物論者叫做機械論者）。他說：「電子的物理學，雖然牠的基本原理不是由機械學中拿過來，而是由實驗的現成的電氣理論中拿過來，就精神上說却是機械的，因為……牠使用着固有的……物質的元素，以便提出物理的特性及牠們的法則……。如果牠不把物理現象作為機械現象特殊情形來觀察，那末牠就是把機械現象作為物理現象的特殊情形來觀察。」（見同書二一七頁引文。）舊的機械學有的事務，是關於天體和地體比較緩慢的運動；新的物理學有的事務，是關於那種想像不到的迅速的、就自己的速度說來近於光的速度（一秒鐘三十萬公里）的運動，而且「把物質歸屬到電氣的小部分」。李意的這一切議論，指出了他正確理解物理學中新發見的本質，這種發見確認了唯物論，却不是機械唯物論，機械唯物論是把各種運動歸屬到不變的和固定的質量的單純

「轉移」當李意說到物質電子說的擁護者出面「反對玄想者（即馬赫主義者）」的時候，那末他就藉此證明了物理學中唯物論和觀念論的鬥爭。列寧說：因此，「無論李意和物理學家們怎樣和唯物論決絕，他親到牠的時候，却仍然是毫無疑感的：機械學是緩慢的實在的運動的攝影，而新物理學是巨大迅速的實在的運動的攝影。承認由客觀實在性而來的攝影、近似的拷貝，這裏面也就是唯物論。」公開地走上唯物論的道路，在這下面克服先前的唯物論的形而上學性和機械主義性，用辯證唯物論代替這種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論，資產階級的學者是沒有能力的。列寧說：「不應當剛剛忘記這一點：除一切形成的小市民根性反對唯物論的一般偏見以外，最優秀的理論家還要假裝做和辯證法完完全全不認識。」（同書同頁。）

三 能不能思想着那種沒有物質的運動

我們在第三章第二節中已經看過了，唯物論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如同沒有缺欠物質的運動一樣，也沒有缺欠運動的物質。思想缺欠物質的運動的種種企圖，是觀念論。俄國馬赫主義者也不了解這種簡單的真理，列寧說：他們不了解哲學觀念論與物質由運動分離的聯繫是在什麼裏面。爲了闡明這種聯繫，列寧指出了：承認缺欠物質的運動，等於承認自己所有的感覺是唯一的實在性，即是完全的和沒有出路的獨在論。他說：「我們要想像一下澈底的觀念論者，我們以爲他們是站在那種觀點

上：即整個世界是我的感覺或我的表象及其他等等（如果拿來「沒有人的」感覺或表象，那末由這不過變更了哲學觀念論的外形，而沒有變更牠的實質）。觀念論者也不想否定世界是運動，即是我的思想、表象、感覺的運動。關於什麼在運動着的問題，觀念論者拒絕這個問題並且認為是不合理的：是在進行着我的感覺的更迭，表象消滅和出現，並且僅僅是這樣。我以外什麼也沒有。運動着也就是完全停止。不能設想更『節省的』思維。並且無論用怎樣的論證、三段論法、定義，都不能駁倒獨在論者，如果他們澈底實行自己的見解的話。」（「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一八——二一九頁。）

我們已經知道，作為「革命實際活動」、作為世界變更、作為把物自體轉變為我們的物的實踐，是這種見解的反駁。在唯物論者看來，關於物質的客觀實在性的立場，是出發的立場，而人自身是物質世界的一部分，和這種物質世界相互影響着，而且人的意識是物質世界的反映。列寧說：「唯物論者和觀念論哲學的擁護者的根本區別，是在於：人的感覺、知覺、表象及一般的意識，是客觀實在性的肖像。世界是被我們的意識所反映的這種客觀實在性的運動。表象、感覺等等的運動，適合着我們以外的物質的運動。物質的概念，除表現在感覺中對我們提供的客觀實在性以外，不能表現任何別的東西。」（同書二一九頁。）所以思想缺欠物質的運動的種種企圖，等於承認那些運動着的和互相更迭着的思想和感覺獨立的存在，這是顯明的不合理，唯物論的哲學不能和牠妥協，可是牠對於觀念論是完全接受的。一切自然而然站在唯物論立場上的一切物理學家，應當把這個問題在自己面前提出來：如果「物質消滅了」，那末留下了思想嗎？如果牠也隨同物質消滅了，那時一般就沒有留下什麼東西

了。如果思想還留着，那末牠就被判明了，具有人的頭腦以外、物質以外、時間和空間以外的獨立存在，那末任何一個正直的科學代表者，只要他的頭腦沒有受到觀念論哲學方面來的預先的改造，就當然不會對地表示同意。承認缺欠物質的思想的獨立，就是表示完全轉向了觀念論。列寧說：「哲學的觀念論獲得基礎是很簡單的或很複雜的；很簡單的是：如果事情是公開地歸結到獨在論（我存在着，整個世界不過是我的感覺）；很複雜的是：如果在活人的思想、表象、感覺的同時取得死的抽象化：沒有人的思想、沒有人的表象、沒有人的感覺、一般思想（絕對觀念、普遍意志等等），作為放在自己的物理自然下的不定心理元素的感觉，以及其他等等。……以唯物論的觀點看來，這些區別是完全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出發點。重要的是思想着缺欠物質的運動的企圖拉扯着脫離了物質的思想，這也就是哲學的觀念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一九—二二〇頁。）

波格達諾夫由唯物論（自然科學家的自然唯物論）轉到觀念論，是在於：他在奧斯特華里動力論的影響下，（照列寧的說法，這是一位偉大的化學家和渺小的哲學家），同意思想着缺欠物質的運動。奧斯特華里的動力學，是在物理學家頭腦中所發生的紛亂的鮮明實例，如果沒有設定物理學對物質的理解和哲學對物質的理解之間的區別的話。事實上，奧斯特華里停在物理學的地基上，把能力理解得就本質說和物質沒有任何的區別。物理學的事務，是處理各種能力，如熱、電、光等等，牠們互相轉變着。動力論斷定說：除能力以外什麼也不存在，緩慢的物質本身也要歸屬到能力，因為是運動着的電氣小部分的複雜結合。如果是像奧斯特華里所斷定的，那末能力就不需要物質的擔當者，並且

是自身運動着。

奧斯特華里的任務，是以克服唯物論和觀念論爲目的，他不理解，在唯物論看來，重要的是不承認物質某種個別的性質，而物質的基本「性質」，是在空間和時間中的客觀實在性。如果能力是不依賴人的頭腦而存在着，如果牠一切的轉變是在空間和時間中完成，那末牠就是客觀實在性，即是哲學意義中的物質。列寧說：「如果能力是運動，那末你們不過把困難由主辭移到了賓辭上，不過把物質是不是在運動着的問題，改成了能力是不是物質的問題。能力是不是在我的意識以外，不依賴人和人類而轉變呢？或這不過是觀念、象徵、有條件的記號等等呢？」（「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二二頁）。動力論的哲學不會解決這個問題，並且滑到了觀念論。這事的發生，是因爲奧斯特華里爲着克服唯物論和觀念論之間的對立，而提議對這兩個概念——物質和精神——用一個能力的概念來代替。如果站在這種道路上，那末這就是表示承認意識是一種有力量轉變爲別種能力的能力。可是在那種情況之中，不遠就要得到這種結論：意識能夠是「能力」的出發狀態，使用轉變的方法，由牠發展着其餘各種能力。雖然奧斯特華里也沒有作出這種結論，而使用更曲折的方法轉到了觀念論，當時他說：「什麼是一切外在現象能夠表現的呢，是能力之間的過程，這種情形比一切都更簡單地說明了我們意識的過程本身正是能力論的，並且把自己那樣的性質轉讓給了……一切外在的經驗。」（同書同頁。）這是自然明白的，奧斯特華里用這些話指出了，他運用動力論來克服唯物論和觀念論的企圖，把他引到了最普通的主觀觀念論。列寧說：「這是純粹的觀念論，說我們的思想不反映能力在外在世

界中的轉變，而是外在世界反映着我們意識的『性質』！」（同書同頁。）

在奧斯特華里的哲學中，這如同幾乎一切馬赫主義者所有的特性一樣，是把唯物論和觀念論混亂了。當奧斯特華里作爲一個物理學家說到能力的時候，他注意客觀地存在着的、在人的頭腦以外的能力在時間和空間中的轉變，那時他是站在自然唯物論的地基上。當他對意識加上那種有把自己的「能力論的性質」轉讓給外在世界的能力的時候，他成了觀念論者。

波格達諾夫在對「一元論」的傾向中起來批判奧斯特華里的這種混亂，然而不是從唯物論的立場出發，却是從觀念論的立場出發。列寧說：「發生了這樣的新奇現象：奧斯特華里的學生波格達諾夫，成了馬赫的學生，起來責難奧斯特華里，不是因爲奧斯特華里沒有在能力上堅持徹底唯物論的立場，而是因爲奧斯特華里在能力上容許了（有時甚至是奠做基礎）唯物論的見解。」（同書二二三頁。）波格達諾夫不滿意奧斯特華里把「由經驗的事實之間的相互關係的純象徵中引出來的『能力』……實際變成了經驗的實體、『世界的實體』。」（同書同頁。）把能力變爲「純粹的象徵」，波格達諾夫雖然有自己的全部保留條件，他却依然是和一切經驗批判論者、象徵主義者及其他的觀念論者加入在共同公司中。列寧說：「由『舊的』唯物論，即是由自然科學家的形而上學的唯物論，波格達諾夫不是走向辯證唯物論去，他在一九〇六年也像在一八九九年一樣不明白，而走向觀念論去，走向信仰哲學去，因爲沒有一個現代信仰哲學有教養的代表，沒有一個內在論者，沒有一個『新批判論者』以及其他等人，不起來反駁『方法論上的』能力概念，不起來反駁把能力作爲『經驗的事實之間

的純象徵』的解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二三頁。）在這三個例子上，再一次又暴露出來了，種種「克服」唯物論和觀念論、運用新術語的捏造來避開基本的哲學問題的企圖，會歸結到什麼。列寧說：「在『動力論』的術語中，和在『經驗』及其他的術語中一樣，也能表現唯物論和觀念論（或多或少澈底的、窮極的）。能力論的物理學，是思想着缺欠物質的運動的新企圖的來源，這就是就分解那時認為不能再分解的物質小部分及發見那時沒有看見過的物質運動形態的情形說的。」（「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二四頁。）

四 新物理學中的兩種流派、英國的唯靈論

爲着闡明那種和物理學的新發見有聯繫的在哲學文獻中吵得頭昏的鬥爭的意義，列寧有系統地研究了二十世紀初葉歐洲全體物理學家中兩種流派的鬥爭。同時，這兩種流派中的一派，繼續着十九世紀自然唯物論的物理學家的唯物論的趨向，別一派公然轉到了觀念論的立場上，並和露骨的僧侶主義勾結，雖然有這一派的個別的代表抗議，這些個別的代表不願加入哲學和宗教非開化主義者的公司中。

物理學中客觀的、即唯物論的流派的代表，英國的物理學家李克爾，在一九〇一年英國自然科學家的大會上，清清楚楚地規定了物理學中兩種流派的分歧。他說：「爭論的問題是在於：那種真做最

普遍的科學理論的基礎的假設，應不應當作爲我們周圍的世界構造的正確敘述來觀察，或是僅僅作爲便利的假定來觀察。」（見「列寧全集」，二二四——二二五頁引文。）李克爾本人毫不動搖地贊成第一種論斷，即是認爲物理學的理论是客觀實在性的表現，並用這來擁護自然唯物論的立場。他正確地反駁了馬赫主義者的論據，照馬赫主義者的意見說，原子和電子看不見，所以彷彿牠們應當承認是「純粹的概念」。李克爾證明了：藉許多這一類的科學事實——某種物理學的對象不易接近直接觀察的事實，這不能是有利於說牠們是非實在性的論據。李克爾說，如果在現今的時期，科學還沒有能力說這些物質的小部分不是物質的特殊形式，或不過是這些小部分在其中浮沉的「基本環境」或「宇宙光子」的特殊狀態，那末由這裏不能引申說牠們在現實中不能以某種樣式存在着。因此李克爾剛毅地主張原子、電子、光子的實在性、客觀的存在。他說：「可以表示同意，無論關於原子在其中生存的宇宙，無論關於光子在其中生存的宇宙，我們還不能構成整個完全的圖畫，可是，……雖然我們的某些理論有着近似的性質，……原子理論……就主要的基本的東西說，是信得過的，……原子，在唯物論者看來，……不僅是幫助的概念，……而是物理學的實在性。」（見同書二二六頁引文。）李克爾的一切議論指出了，他以多數自然科學家的名義，保禦自然唯物論的立場。列寧說：「他的立場的本質，是說物理學的理论是由客觀實在性而來的攝影（逐漸更加正確的攝影）。」（同書同頁。）可是這位物理學家不理解物理學的物質概念和哲學的物質概念之間的差異，即是不理解：爲着有利於電磁的實例而拒絕「機械論的」世界圖畫，不是拒絕唯物論。他不理解那種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的相互

關係。列寧說：「對這位物理學家缺少的，僅僅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識（自然，如果不算那種很重要的對生活的適應的話，這些適應迫使英國的教授們把自己叫做『不可知論者』）。（『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二六——二二七頁。）」

英國的唯靈論者（即是拿靈魂作爲說明世界基礎的觀念論的代表）約爾德站在相反的立場上，和其他的不可知論者——觀念論者一樣，因這事責難唯物論者：說他們走出了經驗的範圍（這些觀念論者把經驗理解做感覺的複合）。約爾德從自己方面規定了物理學中兩種流派之間的區別，作爲「物理學的實在論者」（即是自然唯物論者）和「物理學的象徵論者」（即是觀念論者）之間的區別。約爾德聲明：這兩種學派都是由感覺的經驗出發，「可是一派假定地逐漸更加接近最後的實在性，……別一派假定地對於悟性的業務便利的總括敘述的圖式放在複雜的具體事實下面。」這是自然明白的，唯靈論者約爾德，表示贊成第二種學派，而且企圖說服讀者，好像這兩種學派是在處理同一樣的實際資料，把它們之間的一切區別，都歸屬到哲學見解的不同。列寧說：「露骨的和澈底的唯靈者提出問題是十分可靠的和顯明的。事實上，現代物理學中兩種學派的差異，僅是哲學上的差異，僅是認識論上的差異。事實上，主要的不同僅是在這裏面：一派承認被我們的理論所反映的最後的（應當說是客觀的）實在性，而別一派却對這否認，認爲理論不過是經驗的體系化、經驗象徵的體系及其他等等。新的物理學，牠發見了新的物質種類和這種物質運動的新形態，就舊物理學概念破壞的情形，提出了哲學的老問題。並且如果『中間的』哲學流派的人們（『實證論者』、休謨主義者、馬赫主義

者)不會明確地提出爭論的問題，那末公開的觀念論者約爾德就把一切遮蔽物拋掉了」。(同書同頁。)列寧說：率直的和公開的觀念論者約爾德，捉住了自然唯物論的弱點並在對牠們的批判上奠定了自己的觀念論的結論。第一，他斷定：唯物論不過是因為機械的運動而承認實在性並認為意識是更少的實在的；第二，他聲明說：唯物論是機械論，即是把世界的一切變化都理解做物體或物體不變的小部分的機械轉移；並且末了他宣佈：物理學理論的真實性一次是相對的，那末牠們一般就不是表現實在性。約爾德這一切聲明，擊中了機械唯物論的弱點，可是不能動搖辯證唯物論。事實上，辯證唯物論沒有說意識是更少的實在性，牠是否定觀念論把存在和意識等量齊觀，而不過主張意識和物質、思維和腦子的必要聯繫；而且，辯證唯物論拒絕了機械論的世界圖畫，因為把運動理解做一切物質變化的聯合，其中機械的轉移不過是運動的許多形式或形態中的一種形態。末了，辯證唯物論闡明了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的相互關係，同時證明了真理是客觀的，真理反映着客觀的實在性。列寧就唯靈論者約爾德捏造的證據說：「這自然是全面的胡說，好像唯物論主張意識是更少的實在性、或必須是機械的、而不是電磁的、不是某種還不能測量地複雜得多的、作為運動着的物質的世界圖畫。」(「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二九頁。)唯靈論者約爾德的目的是明明白白的。他需要宣佈自然科學的理論是「工作的假設」，以便煽動物理學界在僧侶們的唯靈論的學說中來找尋最後的真理。列寧說：「現代文明的信仰論(約爾德直接把牠由自己的唯靈論中引出來)，不想也不要求比宣佈自然科學的概念是工作的假設更多的東西。自然科學家先生們，我們把科學讓給你們，你們把認識論和哲學讓給我們

吧，——這就是『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神學者和教授們同居的條件。」（同書同頁。）

這是自然而然的，在唯靈論者約爾德看來，物質的概念是最討厭的，他對這種概念進行堅決的鬥爭。他在自己的論證中，再產生着動力論的論據，同時引到這樣的結論：物理學在世界中除運動外不能找着任何什麼東西。列寧指出了約爾德這種論斷的破產的時候，同時提供了物理學中唯物辯證法簡潔的、十分清楚的特性說明：「唯靈論者相信運動是和物質分離。物體的運動在自然中變成了那種沒有固定質量的物體的運動，變成了在不明確知道的以太中的不明確知道的電氣的、不明確知道的裝包的運動，——這種在實驗室中和工廠中所做的物質轉變的辯證法，在觀念論者的眼中（也如同在廣大公眾的眼中一樣，也如同在馬赫主義者的眼中一樣）看來，不是用做唯物辯證法的確證，而是用做反唯物論的論證。」（「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三〇頁。）在他們看來，拒絕機械的世界圖畫，就是表示拒絕唯物論。列寧說：「我們回答說，世界是運動着的物質，就對緩慢的運動的關係說，機械學反映着這種物質的運動法則，就對迅速的運動的關係說，電磁理論反映着這種物質的運動法則。」（同書同頁。）末了，馬赫主義者認為唯物論是潰滅了的，因為新物理學拒絕關於原子不可分性的見解，好像這種見解是唯物論的支柱。列寧對這答覆說：「原子的可分性，牠的無窮性、物質和它的運動的一切形態的可變性，到處都是辯證唯物論的支柱。自然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條件的、相對的、可變的，表現着我們的理智對物質認識的近似，——可是這却絕對不是證明自然、物質本身是象徵、有條件的記號、即我們理智的產物，……人的理智發見了自然中許多不可思議的東西，發見得越多，同

時就越擴大自己對神的支配力量，可是這不是表示自然是我們的理智或抽象的理智的創造物，這種抽象的理智即是約爾德的神、波格達諾夫的「換置」及其他。」（同書二三〇——二三一頁。）

約爾德出面反對唯物論，是因為在唯物論的道路上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走到「神」那裏去。

列寧用憎惡的語氣指摘說：「約爾德先生，您試一試轉身回到盧那察爾斯基和尤世克維契、巴柴諾夫及波格達諾夫那裏去：他們雖然是比您更害羞的，可是都在宣傳着和您完全一樣的東西！」（同書二三一頁。）

五 物理學中兩種流派的鬥爭與德國的觀念論

物理學中的新發見，惹起了觀念論陣營中非常的勝利。著名的康德主義者——觀念論者希爾曼·科根：一八九六年表示了這樣的希望：以「電氣理論判斷對物質認識中發生的偉大變革及物質轉變為能力的方法，引到了對觀念論的勝利」（同書二三一頁）做基礎，觀念論澈底戰勝着唯物論。這種希望的破產，是列寧在唯靈論者約爾德的例子上就指出了的，列寧以致命的諷刺揭穿了觀念論的權謀。列寧說：「物質轉變為能力……，在科根看來是觀念論主要的收穫……。電氣是觀念論的協力者，因為牠破壞了關於物質構造的舊理論，分解了原子，發見了物質運動的新形態，這種新形態是和舊形態不一樣的，是還沒有研究清楚的、沒有觀察清楚的、不習慣的、『奇怪的』形態，能夠把對自然的解釋

扯到非物質的（精神的、想像的、心理的）運動，我們知識的昨天的範圍消失了，物質的小部分是無窮的，——所以，觀念論的哲學家以爲物質消滅了（可是關於物質的思想却保留着）。一切物理學家和一切工程師都知道電氣是（物質的）運動，可是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推動那種運動，——所以觀念論的哲學家以爲能夠用那種富於誘惑的『省事的』提議，來欺騙那些在哲學上沒有教育的人們，這種提議是：你們去思想着缺欠物質的運動好了。」（同書二三一—二三二頁。）

別一個德國的觀念論者，他比科根有着更反動的性質，這是加爾特曼，也和他的其他對唯物論鬥爭的戰友們一樣，歡迎馬赫主義的物理學家向觀念論的轉向。照加爾特曼的特性表現的說法說，新物理學的基礎中是放着三種認識論的體系：實在論的體系，牠承認物理學的現象是物質的運動；動力論的體系（加爾特曼用這來正確稱呼中間的和不可知論的體系）；以及物力論，即是承認缺欠物體的能。這是自然明白的，照列寧的定義說，這位「真正德國的黑色百人團員」，贊成物力論，並且邀請物理學家澈底拒絕實在論者的前提，即是不僅不承認物質的客觀存在，而且不承認空間、時間及因果律的客觀性。列寧說：「加爾特曼正確地感覺到了，新物理學的觀念論正是『摩登』，而不是離開自然——歷史唯物論的嚴肅的哲學轉向，並且他正確地闡明了，因此物理學家爲了向澈底的、圓滿的哲學觀念論作『摩登』的轉變，就應當根本改造關於時間、空間、自然因果律和法則的客觀實在性的學說。不能僅僅把原子、電子、以太認爲是簡單的象徵、簡單的『工作的假設』，——應當把時間、空間、自然法則、整個外在世界宣佈爲『工作的假設』。或是唯物論，或是在一切物理的自然下面普遍

換置心理的東西。」（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二四—二二五頁。）

這一切觀念論的宣傳，有的任務是利用物理學家——自然唯物論者——的動搖，他們沒有能力站在澈底唯物論的立場上。照列寧的表現說，那些被教授們反對唯物論的形而上學的吼聲嚇倒了的自然科學家，都沒有能力克服對外在世界實在性的自然而然的確信。大多數的物理學家都屬於這一羣，十九世紀傑出的德國物理學家，因自己發見電氣擴張法則而著名的肯利赫·希爾茨也屬於這一羣。這位自然唯物論者說明了因爲什麼新物理學寧願依靠自己關於能力概念的議論：正是因爲這種概念免除了具體說明那種還不知道清楚的物體的必要性，像「原子的形態，牠們的結構，牠們的運動」；他希望對以太繼續的研究會闡明「舊物質的本質、牠的惰性和引力」。列寧說：「由這裏看出來了，希爾茨甚至沒有把對能力的非唯物論的見解的可能性拿到頭腦中想一下。在哲學家看來，動力論是由唯物論逃向觀念論的理由。自然科學家，把動力論看做是在那時候敘述物質運動法則的一種便利的方法，如果能夠這樣表現的話，當時是物理學離開了原子，可是還沒有達到電子的時候。這個時期，大體說來現在仍在繼續着：一種假設被別種假設所代替……。觀念論的哲學怎麼會不去暫時利用一下這樣的有利情況呢：『物質』剛巧還要人的理智『去尋找』，所以，恰好把牠作爲是象徵及其他等等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二三頁。）

德國著名的物理學家波爾茨曼，比希爾茨更堅決地和物理學中的觀念論鬥爭了。他也怕把自己叫做唯物論者，可是「他的認識論，就實質說來是唯物論的。」照他的說法，理論是由自然、由外在世

界而來的「描繪」或攝影。波爾茨曼對奧斯特華里的動力論鬥爭了，也對一般馬赫主義的物理學家鬥爭了。他證明了數學的公式和方程式有獨立的意義，而且牠們是在描繪着實在的現實。波爾茨曼主張世界的圖畫必然是原子論的，「那種圖畫，根據一定的規律，會使以立方體放在空間的大量物體在時間中發生變化。自然，這些物體可能是一律的或不同的、不變的或可變的。」（同書二五六頁。）由這些話，也如同由波爾茨曼其他的聲明一樣，是明明白白的，他沒有能力克服機械論的缺點，也沒有能力把機械論提高到辯證唯物論（他不知道辯證唯物論）。因此在他那裏是關於物質構造和性質的機械論的表象占優勢。可是他仍站在唯物論的立場上，並且把以太放在最嚴格的意義中作為物質的東西來觀察，即是剛毅地站在那種主張世界是物質運動的立場上。

這樣看來，德國物理學中各種流派的鬥爭，也證明了是把唯物論和觀念論的對立奠做牠的基礎。列寧說：「所以，就對德國的關係說，也確證了那種就對英國的關係說的唯靈論者約爾德所承認的事實，即是：實在論學派的物理學家，比象徵論學派的物理學家，不更少做到了使近年的發見和事實系統化，主要的差異不過是在認識的觀點裏。」（同書二三七頁。）

遠不是物理學中所有的唯物論路線的物理學家都繼續支持機械的世界圖畫。他們的絕大部分都認識了機械論的缺點（物質「不變的」極小部分的運動），並且表示贊成對物質及世界圖畫採取新的電氣理論。列寧說：「以關於電子的學說做基礎的理論，是在認識世界統一性中的前進步伐；對於牠，物質世界的元素是電氣裝包。」（同書二三八頁。）這些物理學家留在唯物論的立場上，因為在他們

看來，世界是在時間和空間中合法則地進行着的物質運動。這些自然科學家的主要缺點，是完全不認識辯證唯物論。

六 新物理學中兩種流派的鬥爭和法國的信仰論

法國的信仰論者普安卡爾的學說的命運，是觀念論哲學和僧侶主義迅速地抓住了物理學家的動搖的實例。這個法國的馬赫主義者斷定說：科學的真理是有條件的記號或象徵。如果像極端反動的觀念論哲學的代表列魯亞那樣抓住這種思想，那末科學就不能僭望認識客觀真理。牠對於人類活動的一個領域有意義，對於慣用的字義中的實踐有意義，而對於別個領域，跟着就要承認神學的真理。對於普安卡爾由這個不大快樂的同盟者分離開來的企圖，藉口實踐的準繩不能有所幫助，因為，列寧闡明了，實踐的準繩能夠放在主觀的意義中來解釋，也能放在客觀的意義中來解釋。列魯亞也承認這種對於科學和工業的準繩；他不過否定這種準繩證明了客觀的真理，因為這樣的否定，對他爲了承認宗教的主觀真理和科學的主觀真理（除人類以外不存在）並列就足夠了。（同書二三八頁。）這就是因爲什麼普安卡爾要更進一步承認科學的客觀性，承認那種不容爭論的東西，也如同我們對於惹起我們的感覺的「外在對象的實在性」的確信一樣。

像這樣，普安卡爾就要馬上拋棄關於科學理論「象徵論」的空談，只好要求和這位由觀念論的「

僧侶的陣營中來的不名譽的同盟者斷絕關係。列寧用厭惡的語氣指出了他的出了壞名的科學值得什麼：「宣佈唯物論是破壞了的『理論』，這種理論在信仰論第一次的襲擊下就躺到了唯物論的庇護下去了！因爲這種極純粹的唯物論，如果你們以爲是這樣的話，說實在的對象在我們身上惹起了感覺，『相信』科學的客觀性是如同『相信』外在對象的客觀存在一樣。」（同書二三九頁。）

在法國物理學的別一位代表李意那裏，更加浮腫地表現了首尾兩端性和動搖，他也和普安卡爾一樣，努力和那些由僧侶們的反開化主義陣營中出身的同盟者隔離，可是同時却擁護物理學中的「現象論」，即是馬赫主義。作爲一位學者的李意，站在「唯物論的」立場上，當時他聲明說：「經驗是對客體的認識，……經驗是那種提供出來了的東西，……經驗是主體……前面的客體。」（同書二四〇頁。）可是作爲一個站在反動資產階級統治意識形態前面的小資產階級卑怯代表者，李意就企圖用馬赫主義的現象論來遮蔽自己的唯物論，斷定說：科學不過敘述現象，而不是認識物體的本質。這是恩格斯寫過的那種狀態的「害羞的」唯物論。列寧說：「恩格斯是怎樣天才地眼光銳利的，他說明哲學不可知論和現象論的最新類型的擁護者的特性的時候，把他們叫做『害羞的唯物論者』。實證論者兼勇敢的現象論者李意，是這種類型最好的標本。如果經驗是『對客體的認識』，如果『經驗是主體前面的客體』，如果經驗是存在那種在外面存在着的和必然存在着的東西裏面，……那末這就明顯得很，歸屬唯物論了！」（全書二四〇——二四一頁。）說到在物理學中起支配作用的、就自己的傾向說是唯物論的流派的時候，李意把牠叫做「新機械論派」，他斷定說：這種「物理學中的學派，是在那

種意義中相信物理學理論的實在性：是如同人類相信外在世界的實在性一樣的」，在他們看來，「理論希望是……由客體來的攝影。」（全書二四一頁。）列寧根據這種對物理學中新機械論的思潮的特性說明指摘說：「這是說得公平的。這種新機械論的學派的主要特色，不外也就是唯物論的認識論的基礎。無論李意怎樣拒絕唯物論者，無論他怎樣確信新機械論者就本質說也就是現象論者，以及其他等等，都不能削弱這種根本的事實。新機械論者（是多少有一些害羞的唯物論者）和馬赫主義者的區別的本質是在這裏面：馬赫主義者離開那樣的認識論。並且，離開了牠的時候，就不可避免地跌進信仰論裏去了。」（全書二四一頁。）在自己妥協主義的熱心中，努力證明馬赫主義是站在實在論（即唯物論）的地基上，李意就不得不求助於一切可能的詭計了。他像這樣努力照自己的做法來解釋馬赫主義對因果性法則的理解。馬赫，跟着休謨，認為因果性不是物體本身客觀地固有的法則性，而是主觀的習慣，因為在他看來，除感覺以外無論什麼都不存在。這就是李意企圖把這種主觀主義的理論放在客觀主義的意義中來利用，同時斷定說：在馬赫看來，因果性，也和感覺本身一樣，是「普遍意義的」和實在的。

十分顯明，這樣替馬赫辯護，是企圖替他「洗清」主觀論。

列寧確定了：「李意弄得糾纏不清了，是因為他在自己面前提出了不能解決的任務：『調和』新物理學中唯物論學派和觀念論學派的對立。他企圖削弱新機械論學派的唯物論，同時把那些認為自己的理論是由客體來的攝影的物理學家的見解，暗中引到現象論下面去。並且他企圖削弱純概念主義的

學派的觀念論，同時割去這派擁護者的最堅決的聲明，並把其餘的東西放在害羞的唯物論的意義中來解釋。」（全書二四三頁。）

李意唯物論的傾向，是他有過這些表示：要求自然科學家採用自己那些適合不依賴意識而存在着的物體的假定和理論，用對這些客體實驗的方法來檢查自己的假定。因此李意把認識論中實踐的準繩，放在唯物論的意義中來解釋。李意說：「和懷疑論的前提相反，我們有權說，科學的實踐價值，是由牠的理論價值中引申出來……。無論這種價值或那種價值，都是牠的客觀價值的不可分裂的並嚴格平行的兩方面。要說，這種自然法則有實踐的價值，就實質說，就要引到說這種自然法則有客觀的意義。」（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四四頁引文。）李意接着說，我們的理論被客體及我們的活動所檢驗，即是唯物論地討論着。列寧關於李意的這些見解說：「這是十足的唯物論的認識論，並且僅僅是唯物論的認識論，因為別種觀點，尤其馬赫主義，否定客觀的、即是不依賴人和人類的實踐準繩的意義。」（全書二四四頁。）

李意作爲一個就對馬赫主義觀念論的關係說的小資產階級的妥協者，他用一切的方法努力把這種觀念論詐稱做「實在論」，不能澈底站在唯物論的立場上。在種種情況中，他不能迴避物理學中兩種流派鬥爭的事實。「自然，在他那裏，也得到了（在約爾德、科根等人那裏）同樣的東西——承認唯物論的趨向和觀念論的趨向是現代物理學中兩大學派分歧的基礎。」（全書二四五頁。）

新物理學中兩種流派的鬥爭，在革命以前的俄國帶着那同樣的性質，也和先進的歐洲各國一

樣，被反動的觀念論哲學所利用。這是自然而然的，沙俄的警察制度，對於觀念論哲學擦上了雙重反動的、僧侶主義的指印。這在著名的哲學黑色百人團員洛巴丁關於物理學中新思潮的議論中浮雕地表現出來了。列寧說：「真正俄國的哲學觀念論者洛巴丁先生，對於現代歐洲觀念論者的關係，大約是和俄羅斯民族同盟對西方反動的政黨的關係差不多的。這位黑色百人團員的哲學家，以極大的高興，抓住了物理學家世式庚及著名的自然科學家維爾拉德斯基的馬赫主義，他們把一般的世界由科學的方法分離開來，正是爲着可能在物理學的領域中保持科學的方法，在一般世界觀的領域中主張宗教。洛巴丁正是把這種劃分看做是世式庚的功績。洛巴丁指着世式庚的名字說：「他完全沒有想一想，機械的理論暴露出來了爲了科學的目的使牠們結合和創立的最方便和最有效果的方法。因此在他看來，機械論對自然的理解及唯物論對自然的見解，牠們之間遠不一致……。關於物體的初原和末尾的問題，我們精神的內在本體的問題，意志自由的問題，靈魂不死的問題，以及其他等等的問題，在我們理解力的實際緯度中，不能使牠（即科學）屬從權勢，——因爲，牠作爲研究的方法，是局限在自己對物理經驗的事實適用的自然界限中。」（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四六頁引文。）

在哲學觀念論者的這些話裏，完全暴露出來了「物理學的觀念論」和率直的、公開的僧侶主義同盟的意義。

俄國的馬赫主義者不理解：對於流行的經驗批判論的哲學的熱中，會把他們引到什麼地方去。

七 「物理學的」觀念論的本質

列寧提供了新物理學中唯物論和觀念論鬥爭的特別深刻和鮮明的概觀的同時，轉來闡明產生物理學中理論上的——認識上的危機的原因。他說：「不能有任何懷疑的餘地，我們前面某種國際思潮，牠不是依屬於某一種哲學體系，而是由那種位在哲學以外的共同原因中推演出來的。」（「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四七頁。）馬赫主義，牠宣佈牠是在俄國地基上對「自然科學的最新哲學」的崇拜者，如同我們看過的，實際上不過代表一種流派，這種流派不過是和一種物理學的學派（純概念論的或觀念論的學派）聯繫着的。而且十分顯明，是牠們的觀念論使馬赫主義和這種學派聯合起來了。因爲，無論純概念論，無論現象論，——這不過是表示拒絕客觀實在性的不同的術語。列寧說：「我們所觀察的新物理學的學派的基本觀念，是否定那種在感覺中對我們提供的和被我們的理論所反映的客觀實在性，或是懷疑這種實在性的存在。在這裏，根據一般的承認，這種學派脫離了起支配作用的唯物論的（牠是不正確地叫做實在論、新機械論、物質遺傳論的，並且不是物理學家自己相當自覺地發展了的）物理學家的團體，作爲「物理學的」觀念論的學派而分出去了。」（全書二四八頁。）

在新自然科學的一句插話上，列寧闡明了怎樣能夠取得那樣奇怪的字的結合，如「物理學的」觀念論。費爾巴哈用這同樣的術語說明了生理學家約根·沒列爾轉到觀念論立場上的特性，同時把這種

偏向叫做「生理學的觀念論」。這種「生理學的觀念論」的本質，是在於：生理學家規定了所謂的感覺器官的專門性，即：牠們的能力在不同的影響下有同樣的反應：例如，視神經在各種影響下——機械的、化學的及其他的影響下，會在腦子裏引起光的感覺。由這裏，他們得出了感覺的完全主觀性的結論，由那裏前進一步就達到了物體客觀實在性的否定。

和這一樣，在現代物理學中，因為物理學家沒有能力總括新的、到這時還不知道的物質屬性及牠的運動形態的結果，觀念論和自然科學之間的任何有機聯繫都不能確立。列寧說：「向着反動哲學方面的偏向，是在自然科學一部門中的自然科學家一種學派那裏的某種情況中暴露出來了的，是在科學歷史中的患病時期所通行的臨時的之字路線，發展的疾病首先惹起了舊時確立的概念的大破壞。」（同書二四九頁。）在科學的歷史中，要經常地觀察這一樣的之字路線和成長的危機。這是物理學的「實在論」的代表（即是「害羞的唯物論」的代表）李意所創始，他寫過：「在物理學的歷史中，也和在一切歷史中一樣，能夠區別出來大規模的週期，牠的特性被不同的理論和形式、不同的形態表現出來了。……只要有一個這樣的發見襲來，這種發見是在物理學的一部分惹起了反響的，同時確立了某種根本的事實，這種事實是在這時以前不知道的或沒有完全估價的，那末物理學的全部樣式就會變更；開始着新的週期。在牛頓的發見（萬有引力法則、運動法則）以後，邁爾的發見（能力保存法則）以後，克拉烏齊烏斯的發見（能力分解）以後都是這樣的。我們看見了，在輻射能發見以後，也同樣發生了這種情形。」（見同書二四九——二五〇頁。）

列寧說：調和主義者李意，企圖拭去物理學中唯物論和觀念論之間所有的差異，並且把馬赫及普安卡爾都算做科學中反對僧侶主義的戰士。列寧揭穿了這種詐欺的同時，更指示了一條唯一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能夠克服觀念論。列寧說：「物理學的唯物論的基本精神，也和一切現代的自然科學一樣，只要用辯證唯物論來確實代替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就會戰勝一切種的危機。」（同書二五〇頁。）

是什麼東西在新物理學中惹起了動搖呢？這事的第一个原因，是上述的研究家李意鑒於數學的發展及牠對物理學的優勢脫離了唯物論。一方面是物理學的進步，別一方面是數學的進步，十九世紀引到了這兩種科學的密切接近……，理論的物理學成了數學的物理學……。那時開始了形式物理學的時期，即是數學的物理學的時期，牠成了純粹數學的，即是數學的物理學不是作為物理學的部門，而是作為數學的部門。在這個新階段中，習慣於那種構成他的工作的唯一資料的純概念的元素的數學家，自己感覺到是被粗雜的物質元素所束縛的時候，他發現牠們是不十分順從的，不能不努力儘可能更多的使牠們抽象化，把牠們表現做完全非物質的、純論理的，或甚至完全漠視牠們。那些有着實在的、客觀的資料性質的、即是有着物理學的元素（物體）的性質的元素完全消失了。」（同書二五一頁。）

由這裏也就發生了把一切實在性引到概念、引到思維產物的趨向。列寧說：「這就是『物理學的』觀念論的第一種原因。這是被科學進步本身所惹起的反動的偏向。自然科學巨大的成功、對那種物質同種的相簡單的元素的接近、牠的運動法則容許了數學的改造，產生了數學家對物質的忘記。『物質消

滅了」，留下了一個方程式。在發展的新階段上，恰好是從新取得了舊的康德主義的觀念：理智對自然指示法則。」（同書二五一——二五二頁。）列寧這樣譏笑了真正觀念論者的打算，說觀念論做到了使科學服從自己。他說：「當然，這是反動主義者（是說新康德主義者科根）的荒誕的妄想，並且事實上，除不大一部分專家對觀念論利那的熱中以外，沒有也不能有什麼東西。」（同書二五二頁。）在這裏，列寧特別努力剖出了科學中這種反動的階級本性。他說：「在更高的程度中特有的，是像弱者抓住草莖一樣，有教育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企圖用如何精妙的手段來技巧地替信仰論保存或尋找一點小地方，這種信仰論是因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的粗野、兇暴、無理的野蠻而在人民大眾的下層發生的。」（同書二五二頁。）

物理學家對於人的認識過程本身不理解和無知，是惹起一部分物理學家轉向懷疑論和觀念論的第二種原因。他們不理解認識的相對性。一種物理學理論被別種物理學理論經常的更換，不是牠們的專斷性和主觀性的證明，而不過是證明牠們近於真實的性質。這些自然科學家不理解：藉實踐來檢驗和證明的對現實的認識的每種科學實驗是客觀真理，這種客觀真理是相對的（就牠自己接近實際的程度說），同時也是絕對的（就牠自己客觀的、不依賴人的內容說），這是列寧十分深刻地闡明了的。

「產生『物理學的』觀念論的第二種原因，這是我們知識的相對性、相對主義的原理，牠是以特別的力量把物理學推進舊理論強烈破壞時期的原理，牠也是在不知道辯證法的時候不可避免地吧物理學引到觀念論的原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五二頁。）事實上，如果認識了那樣的物理學

家——馬赫主義者，如普安卡爾、杜根姆等人的議論，那末就不難確信：不理解在認識的相對性後面去發見牠的內容的客觀性，是使他們跌跤的礎石。因此他們宣佈說：「如果種種物理學的法則有着臨時的和相對的性質，這也就是表示牠不是真理的，也不是虛偽的，而是近似的。」（見同書二五四頁引文。）——這幾句話是杜根姆說的。他由這裏得出了結論：一切我們的「概念和假設都是簡單對象……隨意的……構造及其他等等。」十分顯明，這種結論是不知道辯證法的結果。辯證法闡明了：物理學法則的近似性質，是怎樣和牠的絕對的、客觀的內容處在統一中。列寧說：「關於相對論和辯證法的相互關係的問題，在說明馬赫主義理論上的災禍中，幾乎不是最重要的。誠然，在這種理論的孤立無助的基礎中，是躺着資產階級科學代表的階級局限性，牠們不想破壞和宗教的同盟（特別要說這是杜根姆的特性）。所以，密切接近辯證法地說明認識過程的時候，這些學者就沒有能力澈底站在辯證唯物論的立場上了。例如杜根姆，他作爲一個物理學家時候，承認在我們感覺的基礎中是躺着客觀實在性。他說：「我們知道聲音，就對我們的關係說來牠是怎樣存在着，而不是那樣：在產生聲音的物體中牠本身是怎樣的。這種實在性，我們的感覺不過由牠發見了外在的東西和表面的東西，對我們提供了認識聲學理論的可能性。牠們告訴我們，我們的知覺不過在那裏抓住了我們把牠叫做聲音的那種皮相，而在那裏是實實在在地存在着一種週期的、細微的、極快的運動，以及其他等等。」（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五四——二五五頁引文。）杜根姆由這裏作出了那種澈底的結論，說感覺是物體的象徵。如果杜根姆理解感覺不是象徵，不是任意的、主觀的、有條件的記號，而是物

體的肖像，那末他的解釋就會和唯物論者的解釋一致。並且就對認識實在性的過程的理解的關係說，也適合事實。杜根姆說：「物理學的發展，惹起了不倦地提供資料的自然和不倦地認識的理智之間經常的鬥爭……實在性和物理學法則之間的鬥爭，會無窮地延長下去；物理學所確定的一切法則，和實在性對立着，從早到晚都是粗野的辯駁，以事實做工具的辯駁；可是物理學會不屈不撓地修正着、改變着、錯綜着辯駁着的法則。」（見同書二五五頁。）在這裏，杜根姆也接近了辯證法地說明認識的過程，然而沒有說明得澈底。列寧根據杜根姆的議論指出了：「這就是辯證唯物論十分正確的敘述，只要作者堅毅地主張這種不依賴人類的客觀實在性的存在的話。」（同書同頁。）列寧得出了闡明物理學家由自然唯物論經過相對論（認識的相對性）到懷疑論（懷疑世界的實在性）然後由這裏到主觀觀念論的動搖原因的總結的同時，更指出了：不知道唯物辯證法是這些動搖的理論基礎。他說：「今天的『物理學的』觀念論，恰好是和昨天的『生理學的』觀念論一樣，不過是表示自然科學的一種部門中自然科學家的一種學派消落到了反動的哲學，他們不懂直接地並一舉地由形而上學的唯物論提高到辯證法的唯物論。」（同書二五五頁。）

列寧引用著名的化學家那姆塞關於能力構造（即是物質）的論斷，用做自然科學家能夠觸及並自然而然接近唯物辯證法的實例。解決光和電等等的微分子的構造之間的矛盾以及以太的波動的理論之間的矛盾，對於理論物理學是巨大的困難。許多事實證明了電子是（物質的）小部分，許多別的現象說到了對電氣的理解是好像不間斷的以太中的波浪的擴張一樣的。那姆塞企圖像下述的這樣來解決這

種矛盾。「我常常問自己：難道電氣不是震動麼？怎樣能夠用極小的（物質）小部分或小物體（微分子）的移動來說明無線電報呢？我是像下述的這樣對這答覆了：電氣是物體；牠是這些極小的物體，而且當這些小物體離開某種客體而飛去的時候，那末是沿着以太被那種像光波一樣的波浪擴張着，並且這種波浪被利用做無線電報。」（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五五——二五六頁註釋。）這種說明，不過是第一次接近理解物質構造（而且是說光和電）中不間斷性（波動論）和中斷性（微分子論）的辯證法的統一。物理學最近的發展，引到了那時認為分開的物體——物質和能力完全的統一。現在的物理學說到物質的波動論，也說到波動的機械學。在關於牠們的構造的問題中，現代的物理學不得不承認物質的波狀的構造和微分子的構造的統一。就和那姆塞的比較說，他們做了下一步伐，並且在關於以光做例的構造的問題中，他們這樣答覆了：光同時是小部分也是波浪。

物理學這種向着辯證唯物論不可避免的發展，列寧在距今四分之二的世紀以前，就以天才的洞察力把牠確立了，當時任何人都沒有力量指示走出危機的出路。他說：「這種步伐（即是走向辯證唯物論的步伐），現代物理學在做着，可是牠走向自然科學唯一可靠的方法和唯一可靠的哲學，不是直接地，而是曲折地，不是自覺地，而是自然地，同時沒有鮮明地看出自己的『最終目的』，而是藉摸索來接近這種『最終目的』，迂迴着，有時甚至是後退着。現代的物理學是處在產褥中。牠在分娩辯證唯物論。分娩是帶有疾病的。除活的和有生活能力的實體外，牠們還提供了某些不可避免的死的產物、某種廢物，這些東西是要送到垃圾場上去的。整個物理學的觀念論，全部經驗批判論的哲學，以

及經驗象徵論、經驗一元論等等，都是屬於這一類的廢物。」（「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五八頁。）

第六章 歷史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列寧說：「馬克斯的哲學，是集大完成的哲學唯物論。」「馬克斯加深了和發展了哲學唯物論的同時，更把他引到了澈底，把他由對自然的認識，擴張到了對人類社會的認識上。馬克斯的歷史唯物論，是科學思想最偉大的收穫。」（列寧：「馬克斯主義的三個源泉和三個構成部分」，見「全集」第十五卷，三五一頁及三五〇頁。）

史達林主編的「聯共黨史簡明教程」，竭力指出了那種被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企圖爭辯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完全統一、牠們不可分的內在聯繫：

「歷史唯物論，是辯證唯物論的論旨向社會生活研究上的擴張，是辯證唯物論的論旨對社會生活現象的應用，對社會研究上的應用，對社會歷史研究上的應用。」（「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一〇〇頁。）

歷史唯物論或唯物論的歷史觀，這是和觀念論的歷史觀對立的科學理論。這同時也是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綱領的理論基礎。關於作為社會主義社會創造者的無產階級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作用的學說、關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矛盾的毫無妥協性的學說、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不可避免的學說，有唯物論的歷史觀做自己的理論基礎。恩格斯說，牠指出了：「物質

生活的生產方法、約制着社會的、政治的和精神的一般生活過程」，一切社會的和國家的關係、一切宗教的和法律的制度、一切理論的見解，牠們都是在歷史中出現的，只有那時才能理解，當理解了每一相當時代生活物質條件及由這些物質條件引出最初的東西的時候。「不是人們的意識規定他們的存在，反而是他們的存在規定他們的意識。」（馬克斯：「政治經濟學批判」，恩格斯的評論，一八一頁。）

恩格斯繼續說，雖然這種主旨是簡單的，然而不僅對於理論，而且也對於實踐，有着高度革命的結果。牠指出了革命、革命地改造一切敵對主義的社會——經濟機構、即是一切建築在人對人榨取上的社會制度的不可避免性。「在自己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社會的物質生產力進到了和現存的生產關係……、和財產關係的矛盾中，在這時以前，牠們却是在牠內部發展着的。這些關係，由生產發展的形態，變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那時就進到了社會革命的時期。」（馬克斯：「政治經濟學批判」，三十八頁。）

在和這事的連帶關係中，恩格斯指出了：「在我們的唯物論的論綱繼續向前的發展下，在牠對時代性的適用下，一下就對我們顯露出來了一切時期偉大的、極偉大的革命的遠景。」（同書一八二頁。）

沒有什麼奇怪，這種革命的理論成了被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和思想代表者所嫌惡的。然而資產階級反對馬克斯主義的理論的鬥爭，時常都沒有那種公開的和直接的正面攻擊的性質，這種正面攻擊是發

生在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法西斯化的階段上。在以前的各階段上，適應着影響那些動搖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及影響無產階級的某種成層的任務，資產階級的戰略也就選擇了迂迴的道路，同時利用口頭上承認馬克斯主義的方法，來掩蔽自己對馬克斯主義革命理論的攻擊。

在俄國的地基上，歷史唯物論成了從一切觀念論哲學方面來的猛烈批判的對象，其中也包括由人民主義陣營的馬赫主義者方面來的猛烈批判在內——這個人民主義的陣營，是被社會革命黨的領袖契爾諾夫所創導的。

列寧把這些公開的敵人拋到了一邊，他們是很早就遭到了完全粉碎的。反對人民主義的鬥爭，是在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勞動解放社」的時期就開始了的，是列寧於一八九四年在自己的著作「什麼是『人民之友』與他們怎樣對社會民主黨作戰」中光輝地完成了的。「列寧在九十年代完成了在思想上粉碎人民主義，人民主義被擊得粉碎了。」（「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二十六頁。）

因此在工人運動的新時代，列寧集中自己的力量來打擊那些「希望做馬克斯主義者的」俄國的馬赫主義者，打擊那些「馬赫主義者的公會」，這個公會努力用種種方法來說服讀者，叫他們相信馬赫主義是和馬克斯與恩格斯的歷史唯物論一致的。

爲了指出整個經驗批判論的真實的階級本質和理論的面貌，列寧是站在對「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德國經驗批判論者的學術探險」的第一個行列中。

一 在反對歷史唯物論的鬥爭中的經驗批判論

經驗批判論，對哲學的唯物論及社會學的唯物論進行了鬥爭，以哲學唯物論和社會科學唯物論超出了「感覺」的範圍做根據，宣佈牠們是「形而上學的」。因為在經驗批判論者看來，「經驗」是感覺的複合，所以他們的立場是巴克利型的主觀觀念論。就對馬克斯的歷史唯物論的關係說，經驗批判論的立場也完全是那一樣的，他們宣佈馬克斯的歷史唯物論也是「形而上學的」，正是因為馬克斯主義在自己研究歷史過程的基礎中，是放着客觀的、物質的、人們的社會生活，這些社會生活規定着他們的社會意識。

然而却不能由這裏就引伸說，社會意識輪到自己對產生牠的客觀關係沒有影響。恩格斯說：「依照唯物論的歷史觀說，在歷史過程中，實際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是最後結算中的決定的要素。」（「馬—恩通信集」，三七四頁。）所謂的在物質生產關係上面的上層建築，正是階級鬥爭的政治形態，並且甚至牠們是在鬥爭着的各階級的意識中反映，即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見解以及牠們在獨斷體系中繼續向前的發展，」（「馬—恩通信集」，三七五頁，）都對歷史鬥爭的行程顯着影響。恩格斯說：「那裏實際存在這一切要素的相互影響，其中就最後的結果說，是：經濟的運動，作爲必然的東西，替自己開拓着貫入無窮堆集着的偶然性中去的道路。」（同書同

頁。

「聯共黨史簡明教程」闡明了：「社會的觀念、理論，政治的制度，是在成熟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社會生存發展的任務的基礎上發生出來，後來自己又影響着社會的生存，影響着社會的物質生活，同時創造着對於引到澈底解決社會物質生活成熟的任務及造成牠繼續發展的可能的條件。」（該書一一二頁。）經驗批判論者不理解這種辯證法，提出了自己的反對歷史唯物論的論據，這些論據是主觀觀念論者反對物質的客觀存在的舊論據的重述。

經驗批判論的第二個論據是包括在這裏面：說馬克斯主義蔑視「個人」，馬克斯主義宣佈偉人是不重要的。經驗批判論者的這種斷定，是對馬克斯主義重大的曲解。馬克斯主義承認「個人」，而且闡明了作爲階級意識形態表現者的「個人」的作用的歷史約制性。在經驗批判論者的唇間，却藉口「個人」有那種重要性，這種重要性使世界客觀的發展不存在，而時時存在主體和客體的聯繫。列寧說：「這種論據，完完全全是在重述着經驗批判論的『原理同格』的觀念圈子，即是觀念論的狂想。」（「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六〇頁，）這是在前面就揭穿了的。

而且經驗批判論者還這樣責難馬克斯的理論：說馬克斯的理論是「非生物學的」。這種責難不過證明了對「自然主義」粗野的批判，絕對沒有能力理解發見了人類社會發展所固有的法則的馬克斯主義的方法，而代以把生物界的發展法則機械地移到社會現象的領域中去。

經驗批判論者以下的反駁，是說馬克斯主義的黨派性。這種反駁，是和經驗批判論藉口「無黨派

性」來掩蔽自己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本質的那種努力聯繫着的。

末了，這是從主觀觀念論者方面來的十分自然而然的動作，經驗批判論者敵視馬克斯，是因為馬克斯承認客觀的真理。列寧說：這種經驗批判論者，「一下就感覺到了，並且是十分真確地感覺到了，馬克斯的歷史唯物論和一切經濟學說，都滲透了對客觀真理的承認。」（「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六一頁。）

列寧清算了經驗批判論者伯列意的全部議論，同時指出了：他的「令人難信地俗惡的蠢話」，恰像「穿了亞溫拉利烏斯的術語的服裝的學術滑稽戲」，是由主觀觀念論的哲學經驗批判論來的直接結論。

別一個著名的經驗批判論者彼佐爾特，他不高興「社會民主黨對國家的一切勞動組織的理想」，用「無可言宣的庸俗」寫滿了幾十幾百頁，是爲了保護資產階級的制度避免證實牠是僱傭奴隸制度。這個經驗批判論者說服着讀者，要他們相信工人工資增大的不斷性，以及資產階級社會「道德的進步」，提高到了組織「救世軍」、「道德會」以及和這一類的玩弄羣衆的機關。

列寧清算這位經驗批判論者的全部議論的時候說：「在『新的』、『經驗批判論的』體系和術語的掩蔽下，自我滿足地對破爛不堪的渣屑塗上一點彩色的小市民的無限的愚蠢，這就是被伯列意、彼佐爾特、馬赫的社會學的探險旅行所引到了的東西。」（「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六三頁。）

俄國那些「希望做馬克斯主義者」的馬赫主義者，第一個是波格達諾夫，都倒在這種反動的學派

的影響下。

二 馬赫主義者波格達諾夫曲解馬克斯主義

「馬克斯主義者」波格達諾夫，倒到了經驗批判論的哲學的影響下的同時，更決定用馬赫來補充馬克斯，並以馬赫主義的精神來「改正」馬克斯主義。這就是波格達諾夫怎樣實行這種對馬克斯主義的「修正」：「我們要指出，——他在自己一部著作中說，——社會的形態屬於廣大的一種樣式——生物學的適應……。在自己爭取生存的鬥爭中，人們不能別樣聯合起來，只能在意識的幫助下聯合起來。沒有意識就沒有結合。因此社會生活在自己一切表現中是意識——心理的……。社會性是和意識性不可分開的。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就正確的意義說，這是兩個意義相同的字。」（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六四頁引文。）

對於一切認識了馬克斯的歷史唯物論的基礎的人，是明明白白的，波格達諾夫的論旨是和馬克斯主義完全的決裂，牠表明了在理論關係中轉到了觀念論的立場上。在馬克斯主義看來，社會的存在和社會的意識不是意義相同的。社會的存在規定着社會的意識。列寧闡明了：「由那種情形，而人們加入聯合中的時候，加入牠裏面是作爲意識的本體，無論如何都不能引說社會的意識和社會的存在是意義相同的。加入聯合中，人們在一切相當複雜的社會機構中，——並且尤其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機

構中，——不會意識到在這下面構成着怎樣的社會關係，牠們是照怎樣的法則在發展着，以及其他等等。例如，農民出賣穀物的時候，和全世界市場上的全世界的穀物生產者加入了「聯合」中，可是他不會意識到這一回事，也不會意識到那一回事，即由於交換構成了怎樣的社會關係。社會的意識反映社會的存在，——馬克斯的學說就是在這裏面。」（「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六四頁。）

「聯共黨史簡明教程」十分清楚地闡明了，把哲學唯物論的主旨擴張到研究社會生活、社會發展法則上去的重大意義。

「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中說過：「如果自然、存在、物質世界是初次的東西，而意識、思維是第二次的、派生出來的東西，如果物質世界是不依賴人們的意識而存在的客觀實在性，而意識是這種客觀實在性的反映，那末由這就引出來了：社會的物質生活、牠的存在也是初次的東西，而牠的精神生活却是第二次的、派生出來的東西，社會的物質生活是不依賴人們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觀實在性，而社會的精神生活却是這種客觀實在性的反映，存在的反映。」

這就是說：形成社會精神生活的源泉，產生社會觀念、社會理論、政治見解、政治制度的源泉，不應當在觀念、理論、見解、政治制度本身中來尋找，而應當在社會物質生活的條件中、在社會存在中來尋找，這些觀念、理論、見解等等都是社會存在的反映。」（「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一一〇頁。）

波格達諾夫對馬克斯「修正」的企圖，把波格達諾夫引到了露骨的觀念論。如果把那個真正的觀

念論者、馬赫主義者的戰友、內在論者蘇比爾特·卓爾德然方面對歷史唯物論的辯駁，拿來和波格達諾夫的「修正」比較一下，使人相信波格達諾夫達到了露骨的觀念論就是不很困難的。蘇比爾特·卓爾德然說：「生產的一切物質過程，就對牠的觀察者的關係說，時時都是意識的現象……。在認識論的關係中，（即是從認識論的觀點看來），生產的外在過程不是初次的東西，……而是主觀或多數的主觀；換句話說，生產的純物質過程，（對我們）不能由意識的總聯繫中引出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六五頁引文。）

這樣看來，波格達諾夫和極端的觀念論者站在同一個陣營中，雖然波格達諾夫主觀上是準備保衛歷史唯物論的。波格達諾夫這種採用馬克斯主義的結論的準備也不能變更事實：「因為，——列寧說，——這樣把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看做同一意義的理論，是全面的胡說，是無條件的反動的理論。如果他個人對馬克斯主義和好，對馬克斯主義的舉動和好，那末我們就應當承認，這些人本身也許比他們的理論更好，可是不能寬恕那種在理論上對馬克斯主義的重大曲解。」（「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七一頁。）

波格達諾夫把他的「生物主義」放在對理論——認識上的觀念論的適應中，即是把那種就對生物界的關係說是真實的規律，移用到社會和社會關係上。這種方法的破產是顯明得很多的。雖然人也是由動物界成長出來的，然而人類社會却是一種特殊的新現象，這種現象是因爲人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積極地影響自然的結果而發生的。因此在人類的社會中發生出來了和生產聯繫着的新規律，並且那種規定

動物和植物種類發展的生物學上的對自然環境「適應的法則」，在人類社會的關係中已經沒有了力量。約制着生產發展和階級鬥爭的規律，是具有決定性的規律。波格達諾夫完全背叛着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把生物學的和「動力論」的規律移用到社會上來了。

例如波格達諾夫寫過：「社會淘汰的一切行爲，就是這種淘汰對牠有關係的那種社會合成體的能力的增加或減少。在第一種情況中（即在增加的情況中），在我們前面出現的是積極的淘汰，在第二種情況中，（即在減少的情況中），就是『消極的淘汰』。」（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六七頁引文。）

波格達諾夫這些似乎合於科學的思考，指出了他完全沒有能力理解馬克思的方法，完全沒有能力把馬克思的方法應用到對社會關係的研究上來，並引到了理論的毫無結果，因為代替對社會現象的分析，而得到了把「生物學的」和「動力論的」貨單直接轉貼在社會的過程上。例如討論恐慌的時候波格達諾夫說：「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迅速的增加，無疑地是社會全體能力的擴大，……可是這種過程的不調和的性質，致令使牠造成了『恐慌』、生產力大量的浪費、能力猛烈的削減，——積極的淘汰被消極的淘汰所代替了。」（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六八頁引文。）

十分明顯，這些論斷，就科學關係說，對馬克思的恐慌論恰恰沒有添加一點什麼東西，把馬克思的恐慌論曲解着，因此列寧說他們雖然也是善意的，「因為著者希望證明並加深馬克思的結論」，却是「難堪地使人煩悶的、死的煩瑣哲學……」。這一切企圖，自始至終無論什麼地方都是不適用的，因

爲應用「淘汰」的概念……，把能力、動力學的清單等等應用到社會科學的領域中，是一句毫無意義的話。」（全書二六八頁。）

「生物學的」方法的破產，是被馬克斯剖發出來了的，他指出了：把生物學的知識移到社會上，對於認識社會現象不能提供任何的東西，不過是用做不學無術的掩蔽吧了。這是自然而然的，這種「不學無術」有着一定的階級的意義，——是在這種似乎合於科學的理論的幫助下，來和那種發見了資本主義社會運動和滅亡的法則的、唯一正確的、革命的馬克斯主義的理論進行鬥爭。

馬克斯在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七日致庫格爾曼的信中，根據在著名的經濟學家和哲學家倫格的書中把生物學的規律移到社會上的原故寫過：「倫格先生做了一件很偉大的發見。一切歷史都應當引到一個偉大的自然法則下。這種法則包括在『爭取生存的鬥爭』的一句話裏。……而這句話的內容就是馬爾薩斯關於人口的法則，或趕快說是關於人口過剩的法則。這樣看來，代替分析歷史上出現在種種不同的一定社會形態中的『爭取生存的鬥爭』，而把事情引到這樣：把一切具體的鬥爭都趕到『爭取生存的鬥爭』的那句話下面去，而且又把這一句話趕到馬爾薩斯關於人口的說辭下面去。不能不承認，這種極深刻的方法，就是對於高傲的、算做科學的、誇張的不學無術及思考的懶惰。」（「馬爾恩書信集」，一六五——一六六頁。）

列寧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特別的確證，一步一步剖明出來了，由革命的馬克斯主義的社會理論出發，及用「生物學的」和「動力論的」說辭來代替牠的意義。馬克斯主義在哲學領域中的歷史任務，

是要把唯物論建築到「頂層」，即是發見唯物論的歷史觀。

列寧說：「馬克斯和恩格斯，是由費爾巴哈而長大，並且是在和那些手藝惡劣的人們的鬥爭中而成人，當然對於唯物論哲學頂層的建築加了極大的注意，即不是對唯物論的認識論，而是對唯物論的歷史觀加了極大的注意。因此馬克斯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說『辯證』唯物論，比說辯證『唯物論』竭力得多，說『歷史』唯物論，比說歷史『唯物論』固執得多。」（「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六九——二七〇頁。）

至於說到那些「希望做馬克斯主義者」的俄國馬赫主義者，在資產階級哲學轉向認識論的問題及觀念論復興的影響下，從事着「從下層」復興觀念論，即是在關於自然的學說的領域中（因為把自然變成了「感覺的復合」）和在認識論的領域中從事復興觀念論，同時保存「上層」，即是在關於社會的學說的領域中，「歷史唯物論當然是卑俗的並且是被觀念論強烈地損害了的。」（見全書二七〇頁。）

十分明顯，「下層」拒絕馬克斯主義並用觀念論來代替牠，當然不可避免地會把這一類馬赫主義者引向修正主義，並且引到了修正主義，引到在「上層」對馬克斯主義的偽造。列寧這樣揭穿了波格達諾夫主義：「逐漸更加精巧地偽造馬克斯主義，逐漸更加精巧地把反唯物論的學說偷偷地放到馬克斯主義下面去，這就是在政治經濟學中、在策略問題中、在一般哲學中，如同在認識論中一樣，在社會學中的現代修正主義的特性。」（全書二七〇頁。）

這條由在認識論問題中的理論動搖，及在關於社會的學說中用「動力論的」學說代替革命的唯物辯證法，而到率直的修正主義和政治的機會主義的道路，在蘇伏羅夫的「社會哲學」中指示出來了，他是俄國馬赫主義者羣中出面反對馬克斯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的一個人。蘇伏羅夫在用「均衡論」暗中代替階級鬥爭的事件中，及在宣傳階級利益妥協的事件中，屬有優先的發言權。他爲了創立「社會哲學」，在「馬克斯主義哲學綱要」一書中這樣寫過：「階級鬥爭傾向確立各種社會勢力之間的均衡形態……。社會的不和、敵視及鬥爭，就本質說是消極的、反社會性的現象。社會的進步，就牠的基本內容說，是社會性、人們的社會聯繫的加大。」（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七四頁引文。）

這種說教是在對什麼人服務，這是十分顯明的。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者，用種種方法暗示這種思想：階級鬥爭「傾向確立各種社會勢力之間的均衡」。這種公式表示什麼呢？是不是希望權取制度永遠不朽呢？實際上，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會引到推翻權取者和樹立無產階級專政。因此用不着奇怪，資產階級的保護者說了這樣的階級：「階級鬥爭就本質說是消極的現象」。關於這種馬赫主義者的社會學是對什麼人有利的問題，沒有留下極小的含糊性。現在法西斯主義的思想代表者正在宣傳這件事（階級妥協），同時掩蔽着金融資本血腥恐怖主義者的獨裁。

列寧所做的對俄國馬赫主義的社會學的分析，充分暴露了「反動的認識論與社會學中反動的掙扎努力」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全書二七四頁。）

三 哲學的黨派性·馬赫主義與宗教

列寧在自己卓越的書中檢討了唯物論和觀念論在一切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問題中的鬥爭，更以不可抗拒的確證指出了：哲學是階級鬥爭中的武器，唯物論的哲學是科學共產主義的創始者所鍛煉的無產階級最銳利的武器。列寧說：「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天才，恰好就是在這裏面：經過很長的時期，幾乎經過半個世紀，他們發展了唯物論，把哲學中一個主要的流派推向前進了，不是盤旋在重述已經決定了的認識論的問題上，而是引到了澈底，指出了應當怎樣把同樣的唯物論引進社會科學的領域中去，把那些誇大而且自負的蠢話、發『見』哲學中『新』路線、想出『新』流派以及其他的無數企圖，像垃圾、廢話一樣無情地加以排斥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七五頁。）

他們剖現出來了折衷主義的教授們在黑格爾以後的哲學的無成果性、實證論的平凡性質及新康德主義的理論的無力性。他們無情地批判了俗流唯物論者畢涅爾、杜林等人的混亂、不澈底及動搖。「或是貫徹到底的唯物論，或是哲學觀念論的荒謬和混亂，——在「反杜林」的每一小節中都是這樣提出了問題，只有那些帶着一顆被反動的教授們的哲學損壞了的腦子的人們，才會不注意這些問題。」（全書二七六頁。）

他們排斥了「最新哲學」、「實證論」、「實在論」、「不可知論」以及無數其他的學派和小派

的詭計，同時剖現出來了一切觀念論哲學和宗教、僧侶主義的密切的血緣關係。「馬克斯和恩格斯自始至終都是哲學中的黨派者，他們懂得去發見在一切種種『最新的』流派中對唯物論的背叛及對觀念論和信仰論的寬容……。因此費爾巴哈被他們責難了，是因為費爾巴哈沒有把唯物論引到澈底，是因為他由於個別唯物論者的錯誤就放棄唯物論，是因為他對宗教作戰而目的是要整理或創造新宗教，是因爲他不懂在社會學中剔除觀念論的說辭並做一個唯物論者。」（全書二七七頁。）

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後繼者狄慈根的功績，是對觀念論進行堅決的鬥爭及對辯證唯物論的保護，雖然他對唯物論也有個別的違反和錯誤。他以無情的正直，揭發了哲學妥協主義克服唯物論和觀念論不可調和的矛盾的一切可哀的呼號。狄慈根說：「一切黨派中，最可惡的是中間的黨派……。如同在政治中各種黨派逐漸更加團集在僅有的兩個陣營中一樣，科學也分成了兩個基本的階級……。那裏是形而上學者（狄慈根是指觀念論者說），這裏是物理學家和唯物論者。有着種種名稱的中間分子和妥協主義的騙子，像唯靈論者、感覺論者、實在論者及其他等等，在自己的道路上落到了這種或那種主義中。反動的反開化主義者，自己叫做觀念論者……。那末一切努力使人類理智由形而上學的隱語下解放出來的人們，就應當叫做唯物論者了。」（狄慈根：「社會民主黨的哲學」。）

如果現今在這種視角下來觀察馬赫主義超立在唯物論和觀念論以上的「愚蠢的奢望」，那末就不難暴露出來馬赫主義思潮的反動的階級性質。無論資產階級的教授們的哲學的學術詭計是怎麼樣的，「這些認識論的詭計的客觀作用是一個，並且只有一個，這是：替觀念論和信仰論掃清道路，對牠們

執行忠實的服務。」（「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七九頁。）馬赫主義怎樣和反動的哲學勾結，把現代美國的哲學「實用主義」拿來做例，就容易考察了；這種哲學是完全以馬赫主義做基礎的。實用主義也和馬赫主義一樣，是僅僅以「經驗」做基礎，並且想都沒有想一下，爲了「經驗」和「實踐」的利益而把神和宗教引出去。這樣看來，「最新的」哲學本身是和中世紀最黑暗的殘渣——宗教的反開化主義勾結着。俄國的馬赫主義者，落在以馬赫、奧斯特華里、普安卡爾等人出面的資產階級的科學的影響下，不懂得去理解：在資產階級的科學中，是以密切的錯綜共同存在着客觀認識的因素和階級觀念形態的結論。列寧說：「由這些教授們中沒有一個，有能力在化學、歷史、物理學專門領域中提供最具有價值的著作，說的有關哲學的話一個字也不能相信。因爲什麼呢？是根據同樣的原因，如同沒有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教授有能力在實際的專門的研究領域中提供最具有價值的著作，說的有關政治經濟學一般理論的話也一個字都不能相信一樣的。因爲政治經濟學在現代社會也是和認識論一樣的黨派的科學。在一般和全體經濟學教授們中，都不外是資本家階級的學術代理人，哲學教授也不外是神學家的學術代理人。」（全書二八〇頁。）

在吸收資產階級的科學成果的時候，應當懂得區別客觀有價值的發見以及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者反動觀念論的敵視無產階級的結論。列寧說：「馬克斯主義者的任務……，是要懂得吸收和改造這些『代理者』所做的那種收穫……，並且要懂得剔除他們的反動傾向，要懂得實行自己的路線，並和一切敵視我們的勢力和階級的一切路線鬥爭。」（全書全頁。）

俄國的馬赫主義者，不懂得去理解馬赫主義的階級本質，並且完全做了敵視馬克斯主義的觀念形態的俘虜。他們不僅不懂得去暴露經驗批判論被反動的資產階級真正的階級利用，而且由俄國的讀者面前，掩蔽着馬赫主義在牠的許多特出的代表那裏再長成了僧侶主義。而且，盧那察爾斯基在有利於「人的最高潛能的崇拜」和「宗教的無神論」中的出面，是和馬赫主義的觀念論的認識論處在密切的親屬關係中。事實上，在馬赫主義者看來，整個世界都歸結到人的感覺。造神論者附和這種立場，宣佈人是一切物體的基準，並且「崇拜」人的本能的屬性（潛能是可能性或能力性）。這樣看來，人或人類，變成了神。「造神論者」把自己叫做無神論者的時候欺騙了大眾，因為他們希望創造神的新概念，來代替僧侶們的神的舊概念，同時用科學的論據來支持這種的新概念。穿了一件科學——哲學的衣裳的、宗教的反開化主義不顧羞恥的宣傳是什麼東西呢？

列寧說：「盧那察爾斯基墮落到了那種不顧羞恥的東西，不是除去而是產生經驗批判論，這種理論是俄國的，也是德國的……，沒有看出盧那察爾斯基的『人的最高潛能的崇拜』和波格達諾夫的『在一切物理的自然下普遍換置心理的東西』之間觀念上的血緣關係，那當然就是一個盲人。」（「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八二頁。）

俄國的馬赫主義者陷在觀念論中，雖然有他們自己個人的「善意」的衝動，却是站在馬克斯主義修正者和曲解者的陣營中。

經驗批判論對唯物論的敵視，當牠必須決定自己對自然科學的態度的時候，特別浮腫地暴露出來。

了。馬赫主義對自然科學的唯物論鬥爭，馬赫主義把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叫做「形而上學的」，正是因為自然科學的唯物論承認世界客觀實際的存在。自然唯物論，是大多數人和自然科學家，對於外在世界的實在性，抱有哲學的——不自覺的確信。牠和哲學唯物論處在不可分離的聯繫中，這種聯繫被俄國的馬赫主義者抹殺並努力掩蔽着。爲了指出自然唯物論中的有限性及牠應當怎樣使用吸收唯物辯證法而改造成爲辯證唯物論的同時，馬赫主義者却勸牠掃除「形而上學」，這是意味着拒絕承認世界的客觀性並轉到觀念論的立場上。這種向觀念論立場的轉移，和宗教意識形態的接近，是深刻反動的現象，這種現象說明了反動的小市民根性的情緒的特性。馬赫主義反開化主義的、反動的性質，當牠和真正的反動主義者、僧侶們及其他觀念論的反開化主義者站在一個陣營中的時候，特別有力地表現出來了，他們對一位大名鼎鼎的自然科學家希克爾的唯物論見解掀起猛烈的戰鬥，希克爾的書，在勞動者大眾中間流佈了幾十萬部，抓住了德國及歐洲其他各國廣大的工人團體。

是資產階級的知識階級的代表者的希克爾本人，不能和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決絕，捨棄了唯物論和無神論，在僧侶們的宗教的地位上，想出了自己的「自然的」宗教，這種情況，更加强化了反動主義者的狂暴。列寧說：希克爾的這種哲學的天真性，他對宗教的妥協主義及無意和小市民的偏見破裂，更加有力地強烈指出了「他的這本書（「世界之謎」）的總精神、自然——歷史唯物論的不容根絕性、牠對官方教授們的哲學及神學的不容妥協性。」（「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八六頁。）

馬赫主義是站在怎樣的陣營中呢？

在對希克爾的比較中，完全說明了馬赫主義社會——政治的特性。希克爾同情「自由思想」，馬赫事實上却和哲學最黑暗的反動勢力團結一致，這是對於小市民的「自由思想」的一般的特性。列寧說：「哲學中的無黨派性，不過是對觀念論和信仰論面前的卑鄙——遮蔽的從僕主義。」（全書二九〇頁。）

以希克爾做例，鮮明地暴露了自然科學家有站到唯物論立場上去的不可避免性，只要他們沒有澈底被統治的資產階級的反動哲學家們弄得昏迷和混亂的話。

科學知識發展的過程，能夠惹起自然科學家傾向觀念論方面的動搖，並且不可避免地當然會惹起他們傾向資產階級社會條件的動搖。因此生物學的成功，能夠在一部分自然科學家那裏，惹起對科學的論據給予觀念論形態（「生理學的觀念論」）的需要。雖然有這些不可避免的動搖，自然而然的自然——歷史唯物論，卻推翻了觀念論哲學的一切詭計。

列寧說：「自然科學發展的行程，雖然有牠的一切浮動和動搖，雖然有自然科學家對唯物論的不自覺性，雖然有昨天對摩登的『生理學的觀念論』的熱中，或今天對摩登的『物理學的觀念論』的熱中，却仍然拋棄了一切小體系和一切詭計，從新又新地提拔出來了自然——歷史唯物論的『形而上學』。」（全書二八六——二八七頁）。

自然科學家只有在唯物辯證法的幫助下，才有能力免除動搖和半信半疑性，而把自己的唯物論由自然的變成自覺的，替牠掃除機械論的形而上學，把牠作成辯證唯物論。

列寧於一九二二年在自己的哲學遺著中，在「論戰鬥唯物論的意義」的論文中說：我們應當理解，「缺少堅固的哲學基礎，無論任何的自然科学、任何的唯物論都不能支持反抗資產階級觀念的襲擊及恢復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鬥爭。爲了支持這種鬥爭並把牠引到澈底勝利，自然科学家應當做一個現代的唯物論者，做一個對這種唯物論自覺的擁護者，這種唯物論是馬克斯所代表的，即是應當做一個辯證唯物論者。」（「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一八七頁。）

在「唯物論與經濟批判論」中，列寧提供了歷史唯物論基本問題的解決。列寧的巨大著作，對於歷史唯物論的各問題，在牠們一切重要的地方，（哲學的黨派性，理論和實踐的統一，自發性和自覺性，自由和必然，關於發展練條中最重要的一環的學說，以及其他，）創造了歷史唯物論發展中的列寧的新階段。

列寧在自己第一部大規模的著作「什麼是『人民之友』及牠們怎樣對社會民主黨作戰」中，在對人民派的主觀觀念論的鬥爭中，闡明了馬克斯關於社會——經濟構造的深刻科學的唯物論理論的意義。同時列寧更揭發了資產階級科學的「客觀主義」的真正階級的意義，這種「客觀性」是在「合法的馬克斯主義」的代表史特魯夫的立場中表現了的，列寧並且提出了前進革命階級的真正客觀主義來和牠對立。列寧說：「唯物論本身包括着黨派性，牠有義務在估計一切事件的時候都坦率地並公開地站在一定的社會集團的觀點上。」（「列寧全集」，第一卷，二七六頁。）列寧創立了理論和實踐的統一，鬥爭的客觀環境和決定的革命行動的合併考慮，在反對「召還主義者」及左傾托羅茨基主義者

的冒險主義的主觀主義的鬥爭中，並在反對右派機會主義對自發性的崇拜及對生產力發展的宿命論的理解的鬥爭中，替黨鍛鍊好了鬥爭的武器。列寧說：「馬克思主義，因為在對物體的客觀狀態和進化的客觀行程的分析中，有着完全科學的本然面目及對羣衆——當然也是說那些懂得接觸並實現和某一階級聯繫的個人、集團、組織、黨派——的革命能力、革命創造力、革命倡導力的意義作最堅決的承認的那種卓越的合併，而和一切其他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有所不同。」（「列寧全集」，第十二卷，三二頁。）

列寧在無情地鞭責了孟塞維克的反叛的機會主義的同時，更指出了他們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論據的破產，這種論據是建立在關於「生產力的水準」的考慮上的，機會主義者利用牠來辯解他們自己對自發性的崇拜。

史達林主編的「聯共黨史」，以十分充分的和透明的清晰，指出了革命的辯證法的方法與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論，對於無產階級政黨的實際活動，有着深刻而且直接的重要性：

「不難理解，把辯證法方法的主旨擴張到社會生活的研究上去，擴張到社會歷史的研究上去，有着怎樣的巨大意義；把這些主旨應用到社會歷史上，應用到無產階級政黨的實際活動上，有着怎樣的巨大意義。

如果世界中沒有孤立的現象，如果一切現象都在自己之間聯繫着並且互相約制着，那末就明白得

很，歷史中每一種社會制度和每一種社會運動，就不應當像歷史家常常做的那樣，以『永久的公正性』或其他某種先入的觀念的觀點來估價，而應當以產生這種制度和這種社會運動並與牠們有聯繫的那些條件的觀點來估價……。

還有。如果世界是處在不斷的運動和發展中，如果舊事物的死滅和新事物的生長是發展的法則，那末就明白得很，再也沒有『堅不可破的』社會制度，再也沒有財產和榨取的『永久原則』，農民服從地主和工人服從資本家的『永久觀念』。

這就是表示，資本主義制度能夠被社會主義制度所代替，也如同資本主義制度在自己的時期代替了封建制度一樣。

這就是表示，不應當根據那種不再發展的、雖然現在仍是佔優勢力量的社會層來確定方針，而應當根據那種發展着的、有前途的、雖然現在還不是佔優勢力量的社會層來確定方針……。

這就是表示，爲了在政治中不犯錯誤，就應當向前看，而不應當向後看。

還有。如果緩慢的量的變化轉變爲迅速的和突然的質的變化是發展的法則，那末就明白得很，被壓迫階級所完成的革命激變，是十分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現象。

這就是表示，由資本主義轉變爲社會主義，及工人階級由資本主義壓迫下的解放，不是用緩慢的變化的方法所能實現的，不是用改良的方法所能實現的，而只有用資本主義制度質的變化的方法、用革命的方法才能實現。

這就是表示，爲了在政治中不犯錯誤，應當做一個革命家。而不應當做一個改良主義者。

還有。如果發展是按內在矛盾暴露程序來進行，是按以這些矛盾爲基礎並爲克服這些矛盾的兩種對立勢力衝突程序來進行，那末就明白得很，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十分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現象。

這就是表示，應當不去堵塞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而應當把這些矛盾剖現出來並展開起來，不應當去壓制階級鬥爭，而應當把階級鬥爭引到澈底。

這就是表示，爲了在政治中不犯錯誤，應當實行毫不妥協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政策，而不應當實行調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利益的改良主義的政策，而不應當實行由資本主義「長成」社會主義的妥協主義的政策」。

「聯共黨史」繼續以典型的明確性，敘述馬克斯主義哲學唯物論的本質的時候說：

「容易理解，把哲學唯物論的主旨擴張到社會生活研究上，擴張到社會歷史研究上，有怎樣的巨大意義；把這些主旨應用到社會歷史上，應用到無產階級政黨實際活動上，有怎樣的巨大意義。

如果自然現象的聯繫和牠們相互的約制性是自然發展的規律，那末就由這推演出來了，社會生活現象的聯繫和相互約制性也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社會發展的規律。

這就是表示，社會生活、社會歷史不再是「偶然性」的堆積，因爲社會歷史成了有規律的社會發展，而且社會歷史的研究變成了科學。

這就是表示，無產階級政黨的實際活動，不應當以「傑出的人物」的善良願望做基礎，不應當以

「理性」、「普遍道德」及其他等等的要求做基礎，而應當以社會發展的規律做基礎，以這些規律的研究做基礎。

還有。如果世界是可以認識的及我們關於自然發展法則的知識是有着客觀真理性義的確實可靠的知識，那末就由這推演出來了，社會生活、社會發展也是可以認識的，而關於社會發展法則的科學所提供的東西，也是有着客觀真理性義的確實可靠的資料。

這就是表示——關於社會歷史的科學，雖然有社會生活現象的一切複雜性，也能够成爲那種——比如說——像生物學一樣的精確的科學，牠有能力爲了實際的應用而來利用社會發展的法則。

這就是表示，無產階級政黨在自己的實際活動中，不應當被某種偶然的動機所指導，而應當被社會發展的法則、由這些法則而來的實際的結論所指導。

這就是表示，社會主義，由關於人類的美滿未來的空想，變成了科學。
這就是表示，科學和實際活動的聯繫，理論和實踐的聯繫，牠們的統一，應當成爲無產階級政黨的導星。】

唯物辯論法和歷史唯物論的理論，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被列寧提高到了新階段。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繼續向前的發展，被列寧事業的天才繼承人——史達林實現了。

在史達林直接參加下所著作的「聯共黨史」，是理論發展最偉大的總結，這部書，依照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卓越的定義說，是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領域中的基本知識的百科全書。